拉康研讨班 · 第二十四期

无意识的失败即是爱

L'insu que sait de l'une-bévue s'aile à mourre

1976—1977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二十四期研讨班《无意识的失败即是爱》（L'insu que sait de l'une-bévue s'aile à mourre，1976—1977）共12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中文篇名采用法文标题中“无意识 / 失败 / 爱”的一种谐音读法，并非逐词直译。完整法文副标题保留“不知情 / 知道”“一桩失误 / 无意识”“爱 / 猜指游戏”等音形关联；正文与注释仍保留这些法文节点。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 · 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insu que sait de l'une-bévue s'aile à mourre；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L’insu que sait⋯；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76 年 11 月 16 日 5
第2课 · 1976 年 12 月 14 日 31
第3课 · 1976 年 12 月 21 日 63
第4课 · 1977 年 1 月 11 日 93
第5课 · 1977 年 1 月 18 日 110
第6课 · 1977 年 2 月 8 日 135
第7课 · 1977 年 2 月 15 日 184
第8课 · 1977 年 3 月 8 日 197
第9课 · 1977 年 3 月 15 日 218
第10课 · 1977 年 4 月 19 日 231
第11课 · 1977 年 5 月 10 日 246
第12课 · 1977 年 5 月 17 日 256

第1课 · 1976 年 11 月 16 日

好了！有这么一张海报，它宣称……

你们读懂它了吗?

你们从中读出了什么?

“知道着的不知情”（L’insu que sait）[注]，不管怎么说，这听起来都是些吧啦吧啦；它在制造歧义。“知道着的不知情”——接着，我又翻译了 Unbewußt。

> [注] L’insu que sait 字面把“未被知道的东西”与“知道”叠在一起，读音又牵出 l’insuccès（失败）。整期标题 L’insu que sait de l’une-bévue s’aile à mourre 还连续勾连 Unbewußt（无意识）、une bévue（一桩失误）、c’est l’amour（这就是爱）与 la mourre（猜指游戏）；正文保留这些法文节点，不用一个顺口的中文标题抹平它们。

相关知识卡 Une-bévue：从 Unbewußt 到“一桩—失误”

我说，其中有……

从法语部分冠词的用法来说……有“某种 une-bévue（一桩—失误）”。用它翻译 Unbewußt，同任何其他译法一样好；尤其同 l’inconscient（无意识）一样好，因为后者在法语中——顺便说，在德语中也是如此——会同“失去意识 / 不省人事”发生歧义。

相关知识卡 Une-bévue：从 Unbewußt 到“一桩—失误”

无意识同失去意识毫无关系。

那么，为什么不干脆把它译成 l'une-bévue（一桩—失误）呢？

何况这种译法立刻就有一个好处：它会凸显某些事情。梦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构成一桩失误，同失误行为一样；只不过其中有某种我们认得出自己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非得在梦的分析中给自己套上那些规矩呢？

我们在妙语中认得出自己……

因为妙语取决于我所谓的 lalangue……我们在妙语中认得出自己，也会滑入其中……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弗洛伊德对此作过一些不容忽视的思考。

我的意思是，妙语对于无意识的意义，毕竟同一个特定之物相关：那就是对 lalangue 的习得。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 Une-bévue：从 Unbewußt 到“一桩—失误”

至于其他方面，难道应当说，分析一个梦时必须只限于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吗？

这并非不言而喻。弗洛伊德把它定作一条规则；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有许多东西不仅能够追溯得更早，而且属于可称为“无意识自身的织物”的东西。

失误行为是否也必须紧扣已经发生的事情来分析——这一次不是前一天，而是当天发生的事情？这的确构成一个问题。

今年，姑且说，我试图借这个“某种—失误所知道的不知情”，引入某种走得更远的东西，走得比无意识更远：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有一个“内部”，随便把它叫作什么都行，比如“心理”；甚至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写下“内在”（endo）、“心理内在的”（endo-psychique）……那么，这同认同之间有什么关系？

相关知识卡 Une-bévue：从 Unbewußt 到“一桩—失误”

把 ψυχή（psyché）说成 endo，并非不言而喻；我们非得把这个 endo 担到自己身上（endosser），也并非不言而喻……这个 endo、这个内部，同我们通常所说的认同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归根结底，这就是我想放到这个标题之下的东西——这个标题就是为这一次特意造出来的。

因为很清楚，认同正是在一种同一性中结晶的东西。

此外，法语里的这个“……化”（-fication），在德语中有另一种说法：弗洛伊德说 Identifizierung。我曾到某处把它重新找出来，因为我不记得自己办过一整期关于 Identifizierung 的研讨班……

“我不记得”：我倒还记得那一章里有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曾为此用掉整整一年……不过我记得，对弗洛伊德而言，至少有三种认同方式，即：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 第一种是认同，他把“爱”这个定性留给了它——我不太清楚为什么。“爱”是他赋予同父亲认同的定性。

- 另一方面，他提出的那种由参与构成的认同，究竟是什么？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他把它称作、标定为“癔症性认同”。

- 随后还有第三种认同，它由一道特征构成；我从前曾把这道特征……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我毕竟还保留了这个记忆，尽管不知道自己曾用一整期研讨班谈认同……我曾把这道特征称为“一元的”。

这一元特征令我们感兴趣，因为正如弗洛伊德所强调的，它并不是某种专门同一个被爱之人相关的东西。

一个人可以无关紧要，而某道一元特征却被选来构成认同的基础。

这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弗洛伊德认为，借此可以说明对“元首”那撮小胡子的认同；人人都知道，那撮胡子发挥过重大作用。

这个问题很值得关注，因为按照某些已经提出的说法，分析的终点会是同分析家认同。

就我而言，我并不这样认为；不过这毕竟是巴林特所主张的，而且非常令人惊讶。

那么，在分析结束时，人究竟同什么认同？

会是同自己的无意识认同吗？

我不相信如此。

我不相信，因为无意识仍然……

我说“仍然”，没有说“永远仍然”，因为不存在任何永恒……无意识仍然是大他者；在无意识中，问题所涉及的是大写 A 的大他者。

在我看来，若不把无意识置于这个大他者之中，就无法赋予它任何意义。这个大他者承载着能指，并操纵着我们冒失地称作“主体”的东西——说“冒失”，是因为从主体如此彻底依赖大他者的那一刻起，主体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便在这里提了出来。

那么，分析所构成的这种定位究竟在于什么？

它会不会在于认同……

在采取保障、保持某种距离的同时……同自己的症状认同？

我曾提出，症状可以是……

这是可以兑换的，是常见之事……症状可以是性伴侣。

这同我曾说出的东西一脉相承……

我说出了它，而你们并没有因此惊声尖叫……事实就是如此：我曾说，按这个意义来取，症状就是……

借用“认识”（connaître）这个词来说……它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东西，甚至是我们认识得最好的东西，不过这种认识走不了多远。

“认识”严格说来只有这个意义。

这是“认识”的唯一形式——有人曾按这样的意义提出，只要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上床，就足以说他“认识”她；反过来说也一样。

尽管我努力尝试，事实仍是我不是女人；因此，我不知道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认识”究竟如何。

这种认识很可能走得很远。

但不管怎么说，它也不可能走到由女人创造男人这一步。

即使涉及她的孩子，呈现出来的也是某种寄生关系。

孩子在女人的子宫里是寄生者；所有迹象都表明如此，包括这个寄生者同这个肚子之间可能相处得非常糟糕这一事实。

那么，“认识”是什么意思？

“认识”意味着：

- 懂得如何同这个症状打交道；

相关知识卡 Sinthome：语言痕迹与分析并非症状清除

- 懂得把它理清；

- 懂得操纵它。

“懂得”（savoir）同人对自己的形象所做之事相对应：也就是想象出自己如何应付这个症状。

这里所涉及的当然是次级自恋；激进的自恋，也就是所谓的原初自恋，在这里被排除在外。

懂得如何同自己的症状打交道，这就是分析的终点。

相关知识卡 Sinthome：语言痕迹与分析并非症状清除

必须承认，这说得很短。

它确实走不了多远。

至于这在实践中如何进行，那当然是我竭力要在这群人中传递的东西；至于结果如何，我并不知道。

我之所以这样登上这趟航程，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人向我提出了挑战。

这就是我从 Ornicar? 不知哪一期关于“1953 年分裂”的专刊中所得出的结果。

如果 1953 年的分裂没有发生，我肯定会谨慎得多。

谈到所谓通达实在时，人们惯用的隐喻就是所谓“模型”。

有个名叫开尔文的人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他还叫作“勋爵”：开尔文勋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让模型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东西；借助这个模型，人们能够预见实在的运作会产生什么结果。

于是，人们诉诸想象界，以便对实在形成一个观念。

那么，请把“形成”（se faire）写下来——我刚才说“形成一个观念”（se faire une idée）——再把它写成“球面”（sphère），这样才好懂得想象界是什么意思。[注]

> [注] 这里以近音把 se faire（形成、使自己成为）滑向 sphère（球面），并为下文把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说成三个“球面”作铺垫。

我在博罗米结中提出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这使我先区分这三个球面，随后再把它们重新结在一起。

所以，我不得不从这三个球出发……日期是有据可查的：我在 1954 年提出“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我曾以这三个名称为一场开幕演讲命名[注1]。这三个名称总之经由我而成了弗雷格所谓的“专名”。

> [注1] 指 1953 年 7 月 8 日的演讲《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它为刚刚成立的“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揭幕；该学会诞生于“1953　　年的分裂”。正文口述为 1954 年，原注所据日期为 1953 年。

奠立一个专名，会让你自己的专名也升高一点：这一切当中唯一的专名，就是我自己的名字。

“拉康”这个名字延伸到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之上，使这三个词项得以“实存”；我并不特别以此为荣。

不过，我终究察觉到，“实存”确实意味着某种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谈到体：

- 有一个想象界之体；
- 有一个象征界之体，那就是 lalangue；
- 还有一个实在界之体，我们不知道它如何从中出来。

这并不简单；复杂性不是来自我，而是在所涉及的事情之中。

正因为我曾面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所承载的那个观念，我才试图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不是替它作答，而是对它作答；也就是说，不去想象这个“觉见”（avi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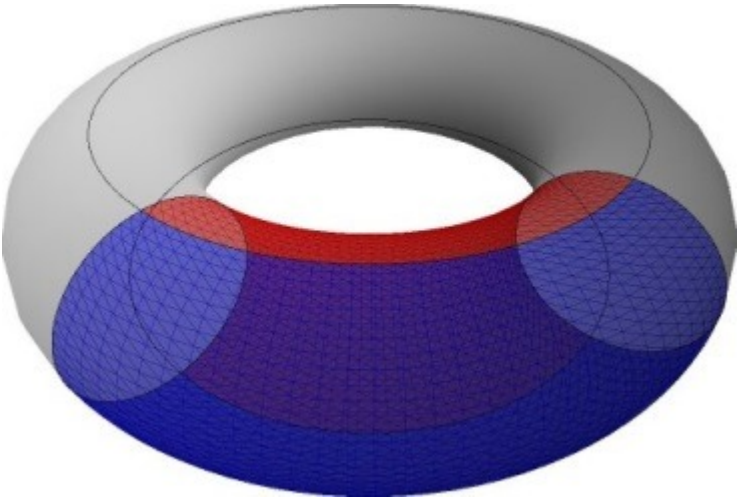
我的意思是，弗洛伊德所觉察到的东西（ce dont Freud s’est avisé）……不去想象这个“觉见”关乎某种位于每个人内部的东西——位于构成群体、并因此相信自己是一个单位的每个人内部。

Massenpsychologie 明明意指群体这个概念，人们却把它译成《集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怎么说都没用！弗洛伊德明明明确从古斯塔夫·勒庞亲自称作《群体心理学》的东西出发，人们还是译成“集体心理学”：一个集合……想必是一串珍珠的集合，每个人各是一颗。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说明一种存在：说明在这个群体之中，某种被称作“自我”的东西的存在。

这个“自我”可能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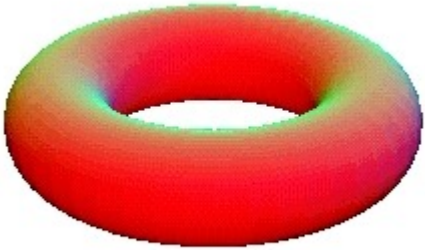
为了试着向你们说明它，今年我设想采用所谓“拓扑学”。只消打开任何一本名为《一般拓扑学》的书，你们就能把握：拓扑学总是建立在环面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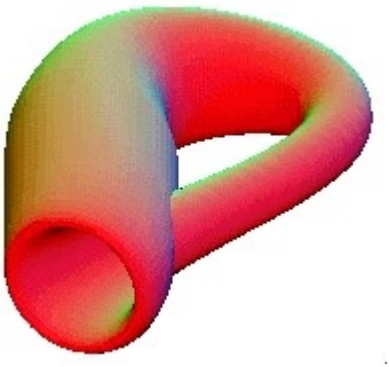
哪怕这个环面碰巧是一个克莱因瓶：



因为克莱因瓶就是一个环面，一个穿越自身的环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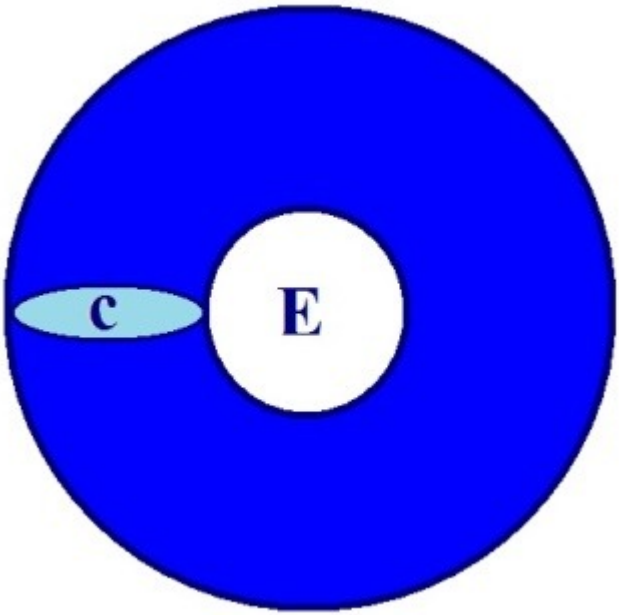


我很久以前就谈过这件事。

你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环面中有某种东西代表一个绝对内部：也就是身处环面所能构成的空处、凹腔之中的时候。这个环面当然可以是一根绳子，但绳子自身也会扭转，而且可以画出某种作为绳子内部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你们只需展开专门文献中以“结”为名陈述的东西。

那么，显然有两种东西，有两类孔洞［c 与 E］：



向所谓外部［E］敞开的孔洞，使空间方面所涉及的东西成了问题。

谈到笛卡尔时，空间被当作“广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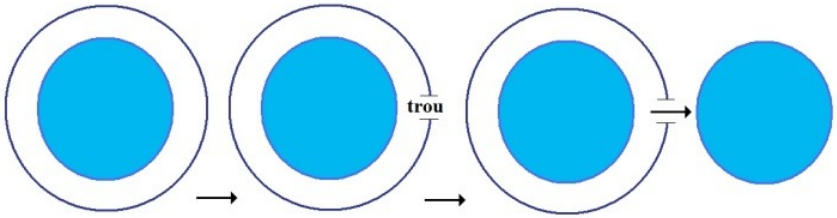
但身体为我们奠定了另一类空间的观念。

眼下谈的这个环面，乍看并不像所谓“一个身体”。

不过你们会看到，只消把它内外翻转……

不是像翻转一个球面那样翻，因为环面的翻转方式完全不同。

比如，我在这里开始设想：这是一个位于另一球面内部的球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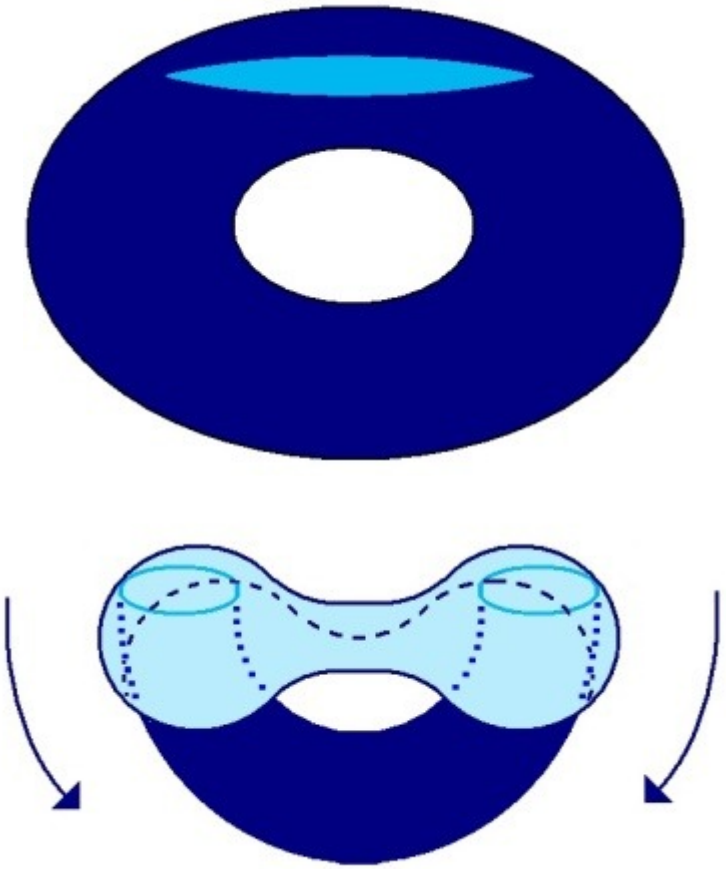
那么，我得不到任何类似我现在要设法让你们感受到的东西。

如果我在另一个球面上开一个孔，这个球面会像一只铃铛那样出来……但这里是一个环面，也就是说，它会以另一种方式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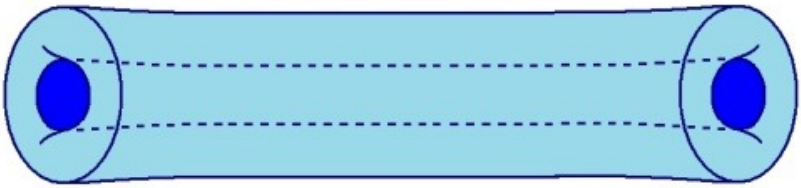
你们只须拿一条普通内胎，一条小轮胎的内胎，自己动手试试看。于是你们会看到，轮胎适合以这种方式……

你们看，我操弄它们有多费劲……可以说，轮胎适合穿入我们在这里切开的出口。假如我继续下去，假定切口在这里折回、可以说倒转过来，你们将得到这个东西；它看起来与环面不同。

然而它毕竟仍是一个环面；尽管这次看到的是截面，它毕竟仍是环面，恰如我们在这里切开所谈的这个环面一样。我想你们不会看不出来：把这里折回去，直到封上我们在环面上开的孔，就会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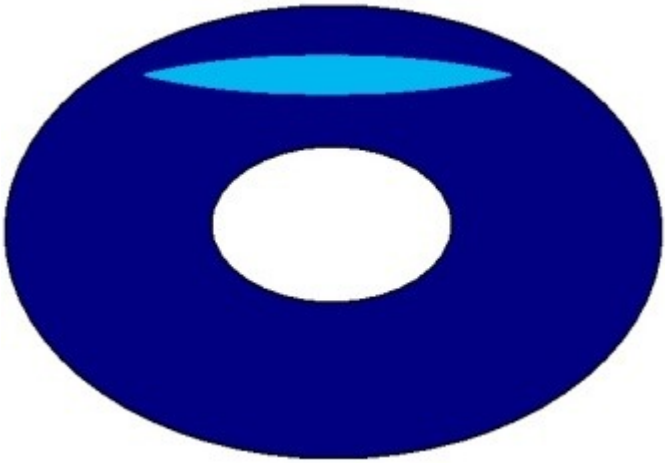
我们所得的，的的确确就是下面这个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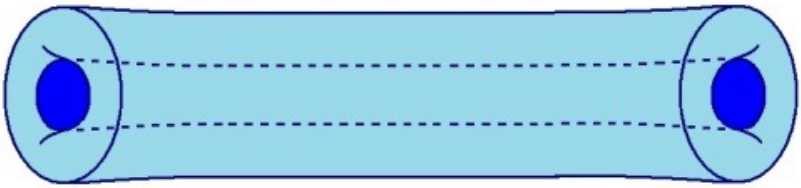


可以说，这似乎没有赢得你们的赞同。

但它完全可以凭感官把握。只消亲手试一次。

这里有两个环面：一个代表已经变成的形状，另一个则是原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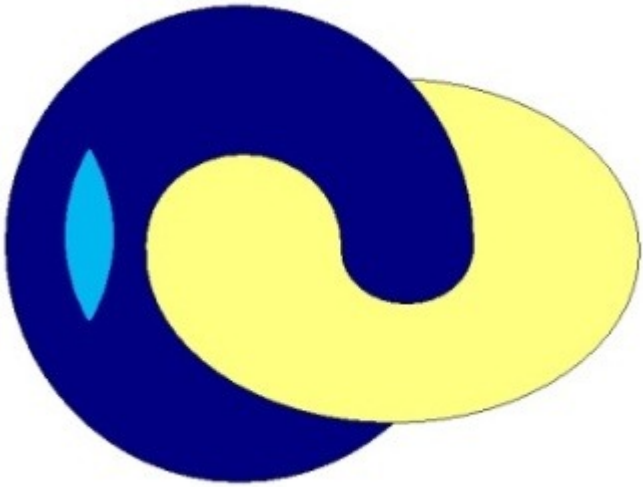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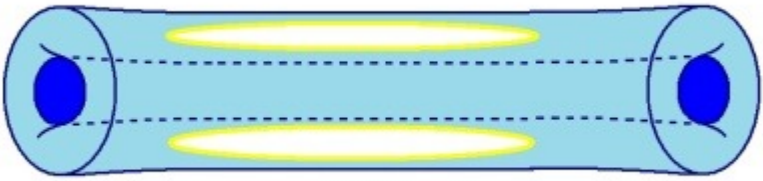
原形

如果你们在以同样方式相扣的环面之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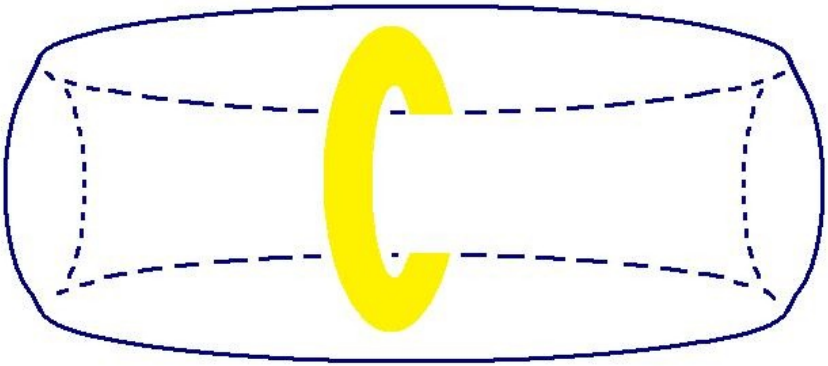
这会把我们引向另一件事……如果你们在相扣的环面之一上实行我刚才在这里说明的操作，也就是在上面开一道切口：



你们会得到某种可以如此表现的东西：



或



也就是说，由于两个环面彼此相扣，在其中一个环面内部，你们有另一个环面；这个环面同我画在这里的环面［黄色］属于同一类。这里所显示的是：你们看得很清楚，属于第一个环面［蓝色］的部分在这里拥有我所谓的“它的内部”。环面中的某个东西已经内外翻转了；它同第一个环面里仍作为内部留下的部分完全连续。这个环面已经翻转，意思是从此以后，它的内部通到了外部。

而为了把这个环面［黄色］标明为这里这个环面［蓝色］围绕着翻转的环面，我们会注意到，我在这里标出的环面［黄色］本身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它保留了最初的外部……

它的外部仍像在环圈中那样安置……它的外部始终处在同一个位置。因此，其中一个环面发生了内外翻转。

我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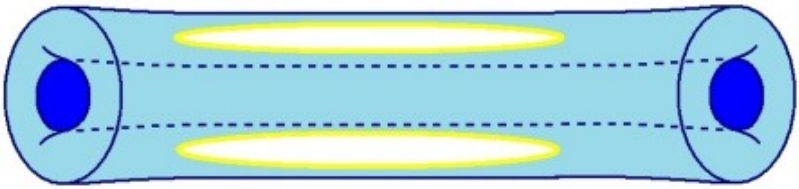
尽管这些东西很不方便，也非常难以想象……我想，我毕竟已经把这一次所涉及的东西传达给你们了。

我的意思是，希望我已经就这里所涉及的东西让你们听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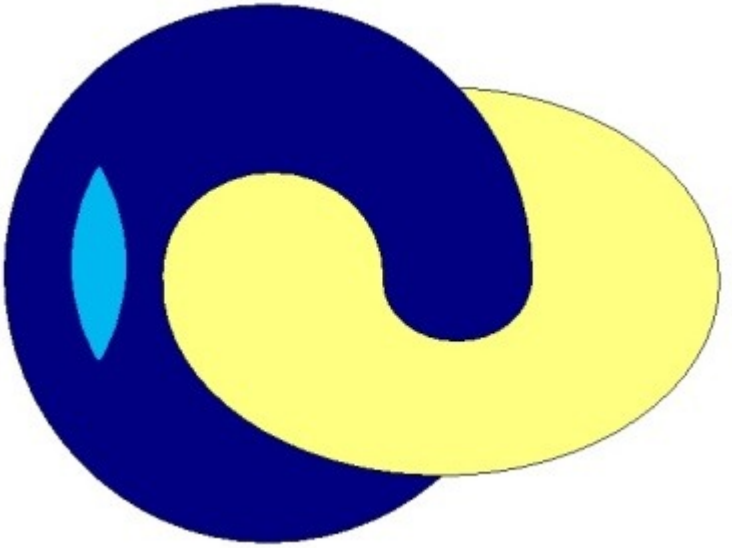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这个东西并不……

尽管从字面上说它就是一个环面……却不具有同样的形状；也就是说，它呈现为一根棍棒。

这是一根棍棒，但它仍不失为一个环面。我的意思是，正如你们已经在这里看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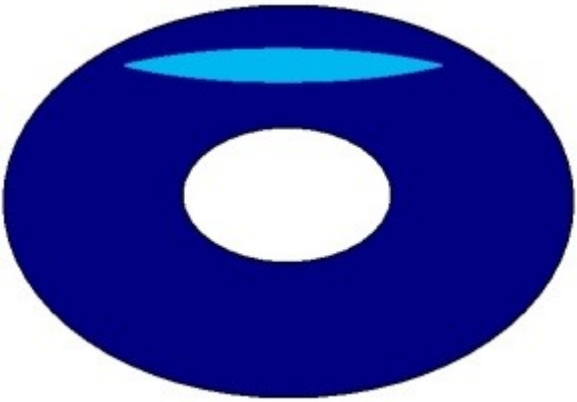


形成的东西同最初的呈现已毫无关系；最初的呈现把两个环面结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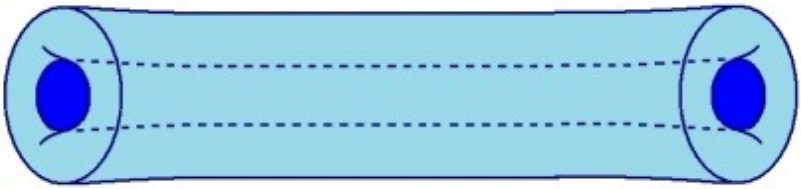


由于我在这里称作第一个环面［蓝色］的环面发生了内外翻转，这已不是同一类链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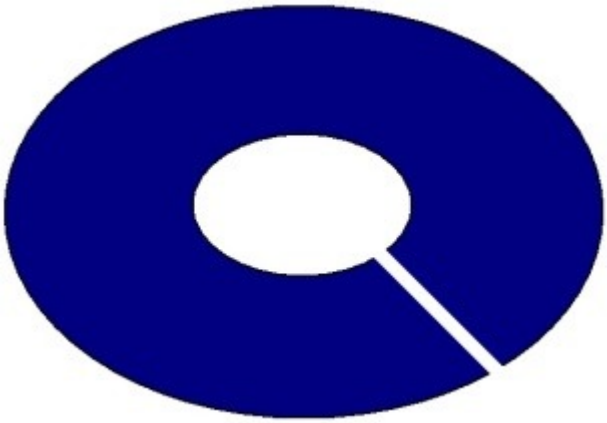
但相对于第一个环面，相对于同一个环面，你们所得到的是我这样画出的东西：若我们还记得这个同一个环面，相对于它，棍棒形环面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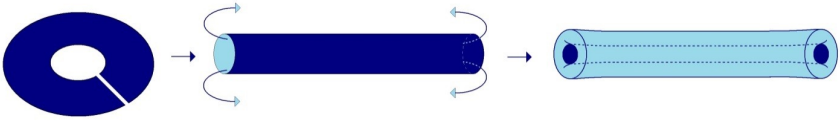
→



棍棒形环面来到这里。也就是说，为了把事情说得更扎实，必须在环面上开的那个孔——我在这里标出的孔——可以开在环面的任何位置，甚至可以把环面从这里切开：



因为这样一来，非常明显，这个被切开的环面能够以同样方式内外翻转；把两道切口接在一起，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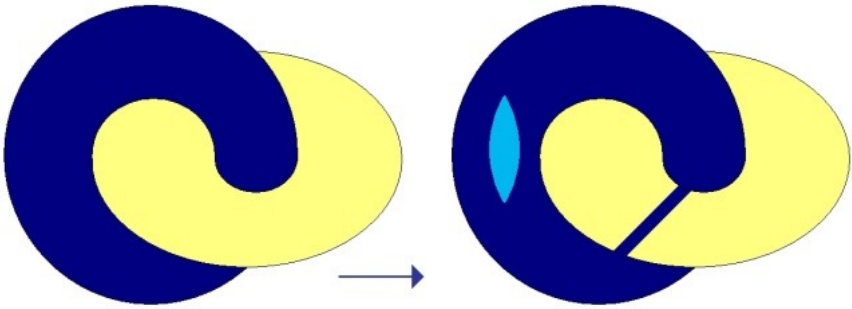
换句话说，在这里切开这个环面，我们会以同样方式得到我所谓的棍棒形呈现。

也就是说，在环面上表现为两道切口的东西，会允许一次完全如此的折回；正是把两道切口接在一起……

而不是封上我在这里开的那一道切口……正是把两道切口接起来，我们才得到这根我以“棍棒”一词命名、却仍是环面的东西。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承认，这不是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过下一次，我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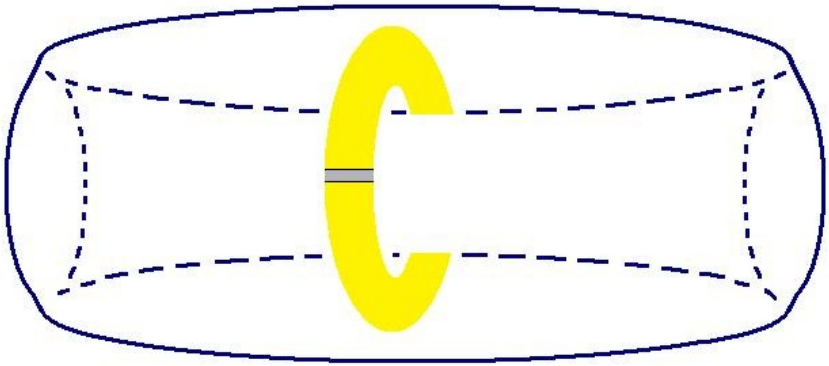
也就是十二月的第二个星期二……下一次，我想听你们中无论哪一位谈谈：这两种环面的折叠方式，再加上属于下面这种情况的第三种方式，究竟如何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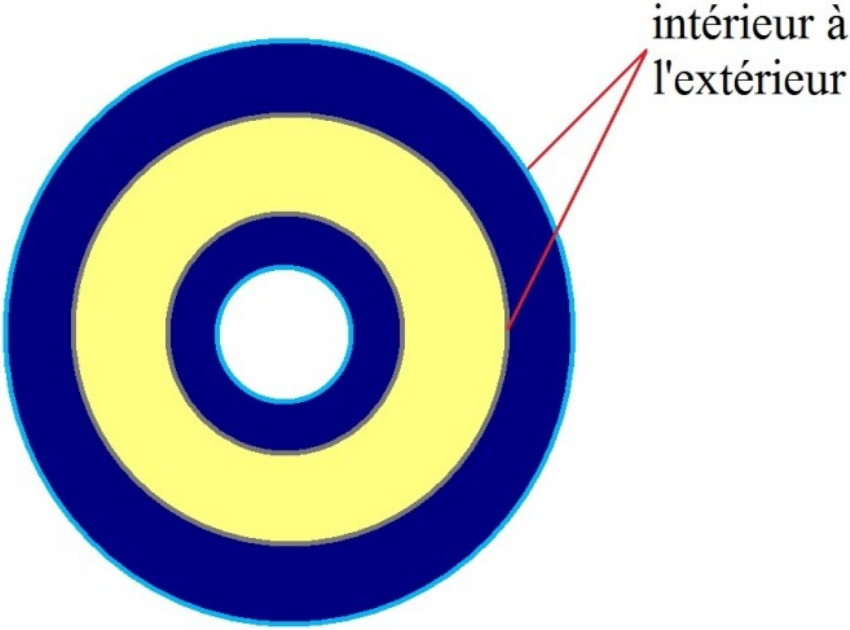


假设一个环面处在另一个环面之中，那么可以设想对两个环面实行同一项操作，即：

- 在这个环面上开一道切口；
- 在另一个环面上开另一道不同的切口，因为它不是同一个环面。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清楚——我把它留给你们自行设想——这两个环面的折叠会给我们同一根棍棒：


C


intérieur à
l'extérieur

但是：

- 区别在于，棍棒中会有一个类似的内含物；
- 区别还在于，对两个环面来说，这一次内部都会在外部；这个环面也同样如此，我指的是原本位于内部的那个环面。

我要向你们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辨认——因为它们彼此有别——如何辨认：

- 癔症性认同；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 被称作“同父亲认同”的爱之认同；
- 以及我将称作“中性”的认同，也就是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而是同一道特别的特征认同——同一道我曾称作“任意一道特征”的特征认同；我就是这样翻译 Einziger Zug 的？

这三种环面的反转在实际操作上是同质的，此外还保持着一个环面与另一个环面之间的对称；那么，如何把它们分配开来，如何以同源方式标明：

- “父亲式”认同；
- “癔症性”认同；
- “同一道特征”的认同，而这道特征只是同一个特征？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的三种认同与《研讨班 IX》的重排

这就是我希望你们下次好心表明立场的问题。

第2课 · 1976 年 12 月 14 日

好了！我不准备作什么评论。唔，上一次我向你们谈到的，不是一个球面套在另一个球面里面，而是所谓环面；由此得出……

这就是我想借它向你们指出的，不过当时只是有所暗示……科学的任何成果都不是进步。

与人们的想象相反，科学是在兜圈子；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使用打制燧石的人所拥有的科学比我们少。

尤其是精神分析，它并不是一种进步，因为我想向你们指出的是……

因为我终究还是紧贴这个议题……尤其是精神分析，它并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条让人感觉好一些的实践性迂回路径。

必须说，这种“感觉好一些”并不排除变得愚钝。

一切都表明……

由于我曾让“一切”这个词蒙上一层可疑的色彩……事实上，“一切”只会是经筛漏的、逐件而成的。

唯一要紧的是，一件东西有没有交换价值；这就是“一切”的唯一定义。

一件东西在一切情形下都具有价值，这只意味着：被定性为“一切”的“情形”，必须取得价值的同质性……“一切”不过是一个价值概念。

“一切”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它所属的类别中，它等值于同一单位种类的另一个东西。

我们由此正一点点走向与我所谓“一桩—失误”相矛盾的东西。

一桩—失误 是某种可以交换、却并不等值于所谈单位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Une-bévue：从 Unbewußt 到“一桩—失误”

一桩—失误 是一个“虚假的‘一切’”。

可以说，它的范型就是能指，是范型性的能指。举例说，没有什么比“同一个与另一个”更具范型性。

我的意思是，没有比这两个表述更具范型性的能指。

另一个单位同另一个单位相似。

支撑“同一个”与“另一个”之差异的全部条件，就是“同一个”在物质上确实是同一个。

物质概念之所以根本，就在于它奠立了“同一个”。

凡是不以物质为基础的东西，都是骗局：材料不撒谎（matériel ne ment）。

材料以“身体—实存”（corps-sistance）的方式向我们呈现；我的意思是，在身体的“下—持存”（sub-sistance）之下，以“共同—持存”（con-sistant）之物的方式呈现：某种以所谓一个 con 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换句话说，一个单位。

没有什么比一个能指更独一无二；不过这只在一个有限意义上成立，因为它只是同另一次能指的发出相似。

它重新回到价值，回到交换。

它意指“一切”，也就是说：它是“一切之符号”。

“一切之符号”就是所指；所指开启了交换的可能性。

借此机会，我要强调自己关于“可能者”说过的话：总会有一个时候——它的意思就是这个——

- 它将停止被书写；
- 所指将不再能以奠定“同一价值”——即物质交换——的东西之身份维持下去。

因为“同一价值”引入了谎言：有交换，却没有同一的物质性。

作为这样的另一个，究竟是什么？

它就是我刚才称为“同一个”的那种物质性；也就是说，我以一个模仿另一个的符号来标定它。

只有一系列的另一个——作为单位，它们全都相同——而一桩失误在它们之间永远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它不会延续下去，它会停止作为失误。

相关知识卡 Une-bévue：从 Unbewußt 到“一桩—失误”

好了！这一切都是最初步的真理，不过我认为有必要向你们重申。

人思考……

这并不意味着，他生来只为这件事。

但很明显，他所做的唯一“有效”之事就是思考，因为“有效”的意思是……

而且只意味着这个：它并不是一个价值等级；

正如我提醒你们的，价值等级也在兜圈子……“有效”只意味着这一点：它导致使用价值服从交换价值。

很明显，价值概念内在于环面的这个系统；而我今年标题中的“一桩—失误”这个概念只意味着……

我们也可以说出相反的话［参见“博学的无知”］……人所知道的，比他自以为知道的更多。

不过，这种知识的实体、位于其下的物质性，无非是能指，只要能指产生意指效应。

正如我说过的，人是“说话之在”（parle-être）；这只意味着他以能指言说，而“存在”概念也同能指混在了一起。

这是实在的……是“实在的”还是“真的”？在这种试探性的层面上，一切都仿佛这两个词是同义词。

可怕之处在于，它们并非处处同义。

“真”就是人们信以为真的东西：信仰，甚至宗教信仰——这就是真，而它同实在毫无关系。

必须承认，精神分析也在同一个圈子里转。

它是信仰、宗教信仰的现代形式［被分析者“相信”自己的症状］。

谈到实在时，“真”就漂流在那里。

这一切都是因为，显而易见……

过了这么久，如果事情不是如此明显，人们早就会知道了……显而易见，并不存在认识。

只有知识；我一开始已经说明过这个意义，也就是人会搞错。“一桩—失误”所涉及的正是这件事：哲学兜圈子的运动。

必须保留“世界体系”这个词，不过要以另一种意义取代它的原意。至于这个“世界”，除了说人从中坠落以外，我们对人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们将会看到他如何坠落；这同环面的中央孔洞有很大关系。

不存在进步，因为进步不可能存在：如果我对人的结构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么人就在兜圈子，因为人的结构是环面的。

我绝不是在断言，人的结构就是如此。

我说，我们可以试着看看事情究竟如何；一般拓扑学更是促使我们如此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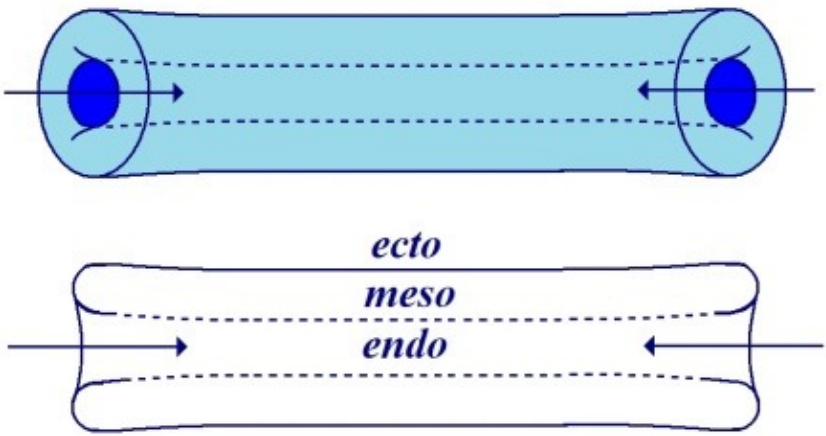
迄今为止，“世界体系”一直是球状的。

唔！也许可以换一换！

到目前为止，世界一直被描画成一个气泡内部的东西——至少按照人们对它的陈述来看，它一直如此被描画。

生物把自己看成一个球；不过随着时间过去，它终究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球、一个泡。为什么不察觉到它的组织方式……

我指的是我们从活体上看到的东西……就像我上次称作“棍棒”的东西那样？



好了，我试着这样把它画出来。

显而易见，我们对身体作为一种实存之物所知道的，的确最终通向这个形状。

人们把这里称作“外胚层”（ecto），把那里称作“内胚层”（endo），周围还有“中胚层”（méso）。

它就是这样构成的：这里有嘴，那里……［笑声］是它的反面，是后面的嘴。

只不过，这根棍棒无非是一个环面。

我们是“环面式的”（toriques）这一事实，总之同我上次所谓的“棍棒式”（trique）颇为吻合。

后者只是把 t(o)rique 中的 o 省略了。

于是，这把我们引向这样的考虑：人人都知道，癔症者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而“癔史者”（hystorique）……

如果容我作这种滑移，那么归根结底必须认为，她为了获得实存，只拥有一个无意识……我这一次把她女性化；不过你们马上会看到，我会把自己的分量放到另一边，这就完全足以向你们证明，我并不认为只有女性才是癔症者……“癔史者”是“彻底的大他者”。

她甚至只作为大他者而存在。

唔，这正是我的情况。

我也只有一个无意识。

我之所以一直想着它，正是因为如此。

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

总之，我可以向你们作证……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我把宇宙思考为环面的。这只意味着，我仅仅凭一个无意识而实存；我当然日日夜夜都想着这个无意识，结果“一桩—失误”这个说法变得不准确了。

我犯的失误少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这是唯一的事情……

我当然偶尔也会犯，这没什么要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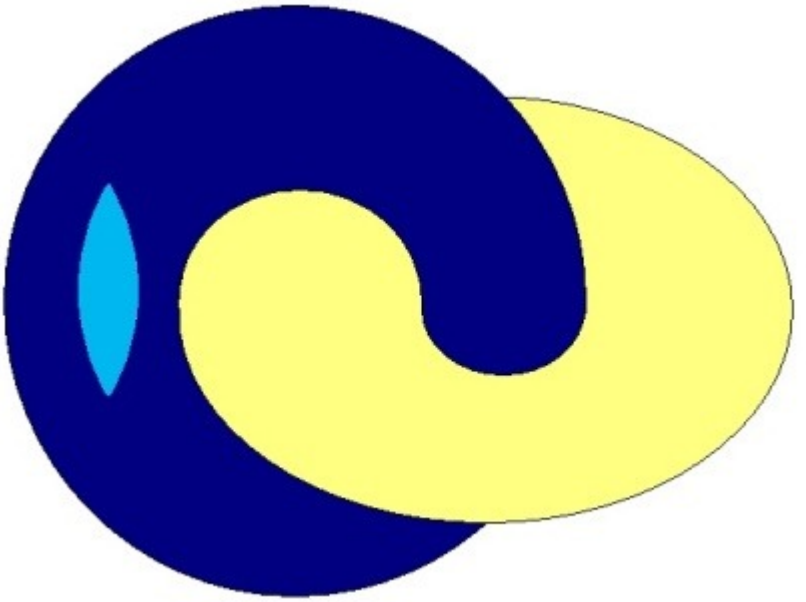
我有时会在餐馆里说：“小姐被逼得只能吃水煮小龙虾了”（Mademoiselle en est réduit à ne manger que des écrevisses à la nage）[注]。

只要我们还停留在这种地步，只是犯一个语法性别错误，就走不了多远……归根结底，我是一个完美的癔症者，也就是说没有症状；除了偶尔发生这个性别错误。

> [注] 法语中主语 Mademoiselle 为阴性，过去分词本应写作 réduite；拉康故意举出自己说成阳性 réduit 的失误。中文没有对应的语法性别变化，故保留法文以显出失误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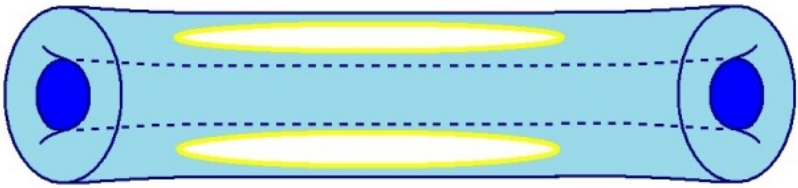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癔症者同我——也就是此刻的我——之间还是有某种区别。

我会试着把它呈现给你们。你们看，人的手有多笨拙。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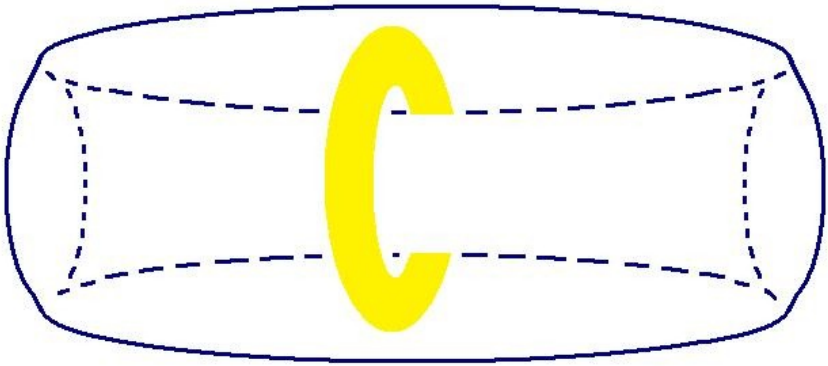


这是两个……我给这一个涂上颜色，好让你们明白它的意义——它表示：一个环面同另一个环面结成链环。

人人都知道——因为上次我已经指出过——如果你们在这里开一道切口，再把环面折回去，就会得到这个东西；它呈现成这个样子，也就是复现我刚才所谓的“棍棒”，只是我刚才画成这样［这里为黄色］的东西，此刻位于棍棒内部。



或



癔症者同我之间的区别……

而我，由于拥有一个无意识太久，总之已经让它同我的意识合而为一……区别在于：癔症者归根结底由某个东西支撑……

她处在自己的棍棒形态中……由一个支架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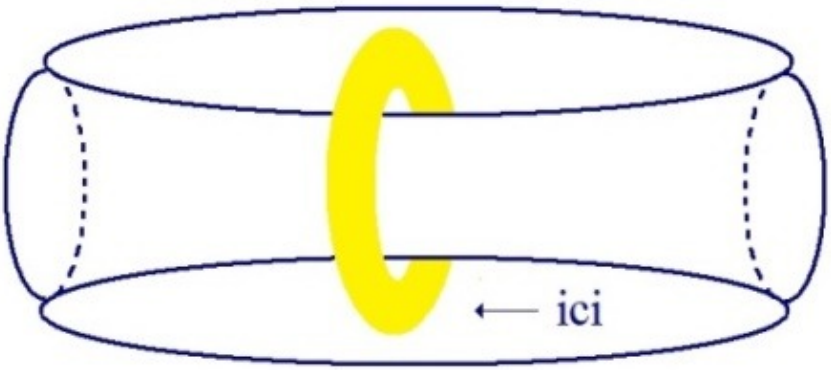
这个支架归根结底同她的意识有别。

这个支架就是她对父亲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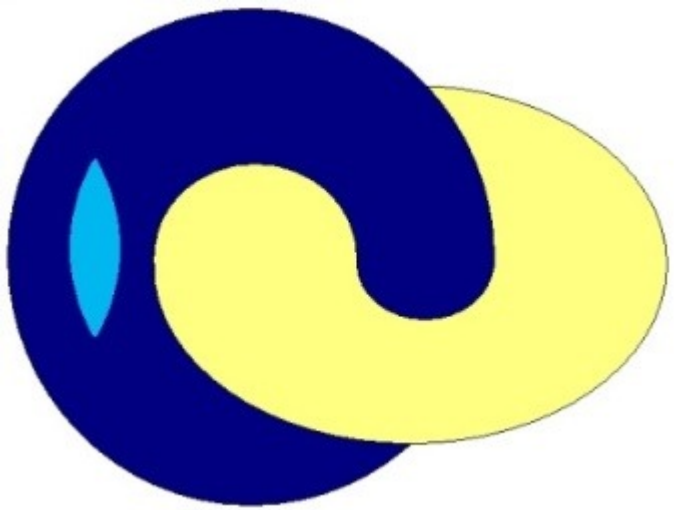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所陈述的所有癔症病例，不论涉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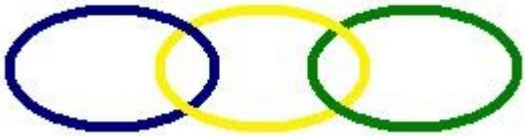
- “安娜 · O.”；
- “埃米 · 冯 · N.”，还是无论哪一位；
- 另一个：“冯 · R.”……其支架都是我刚才标作“链”的东西，也就是世代之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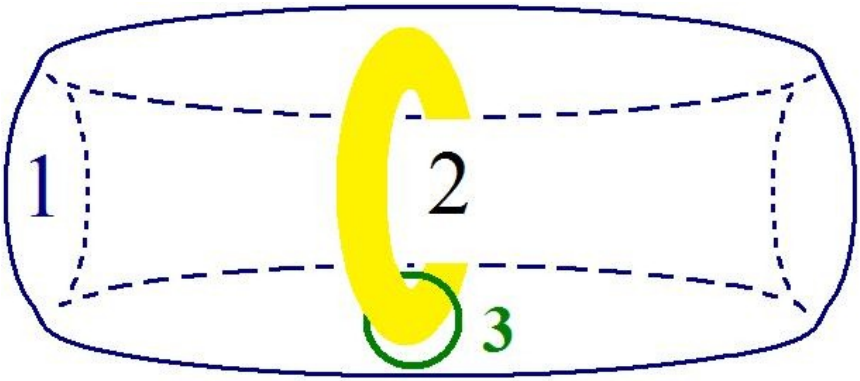
很清楚，一旦走上这条路，就没有理由停下来；也就是说，在这里：



还可以有别的东西结成链环。问题是要看——它不可能延伸得太远——这个东西在特定情况下，如何会在爱的位置、也就是所谈的对父亲之爱的位置，形成棍棒。







这并不意味着事情已经有了定论，也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把这个环面［3］围绕环面 2 的内外翻转图式化……

姑且这样称呼它……能够把它图式化为一根棍棒。

也许有某种东西构成阻碍，而全部问题恰恰在这里：无意识之链止于孩子同父母的关系，这一点究竟有没有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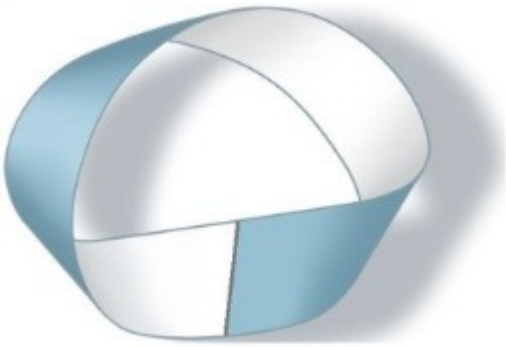
如果我提出“一个孔洞是什么”这个问题，你们得信任我：它同刚才的问题有某种关系。

一个孔洞——像这样“凭感觉”来说——意味着：我把表面撕裂时出现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直观地”看，我们的孔洞是表面上的一个洞。

但是，众所周知，一个表面有正面和反面；因此，这意味着一个孔洞，是正面的洞加上反面的洞。

可是，存在一种莫比乌斯带，它具有这样的性质：把这里的正面同那里的反面接合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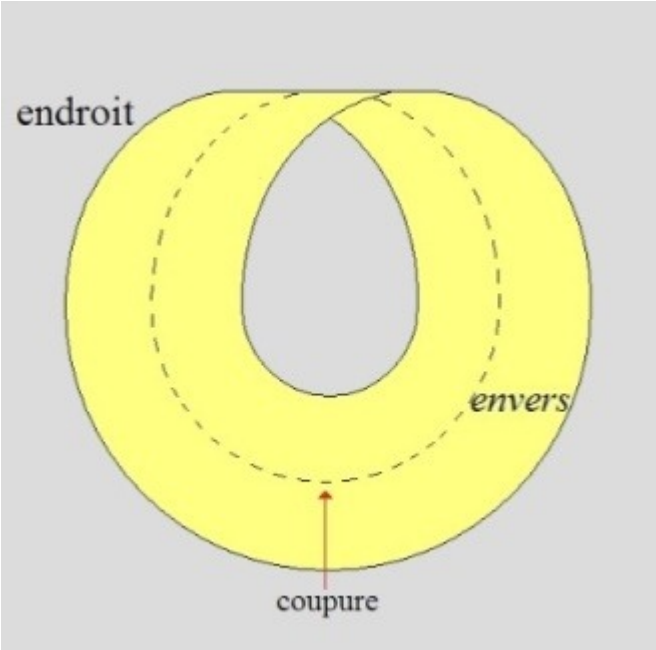


一条莫比乌斯带是一个孔洞吗？

很明显，它看起来的确很像。这里有一个洞，但它是一个真正的洞吗？

这完全不清楚，理由很简单，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一条莫比乌斯带无非是一道切割。很容易看出，如果这里被界定为正面，那么这就是一道介于正面与反面之间的切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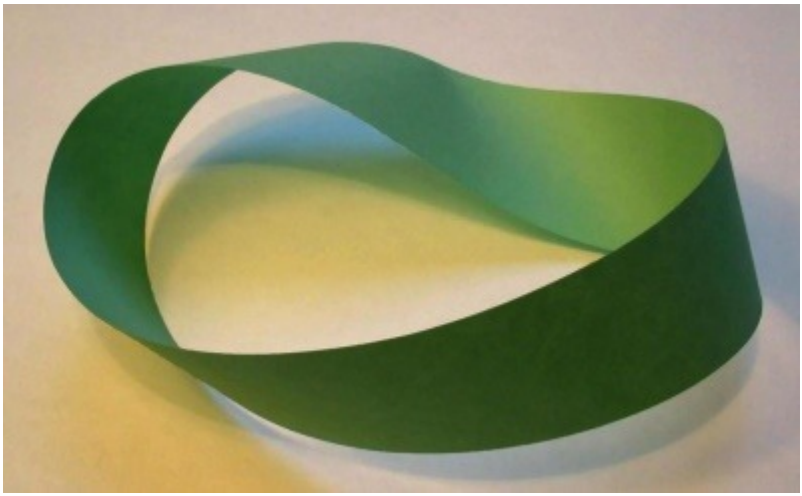
因为你们只须考察这个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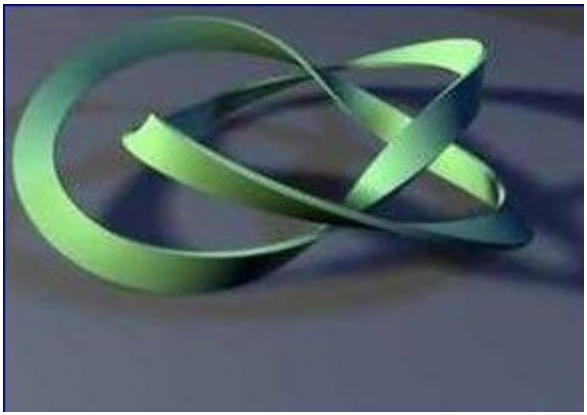
很容易看出，如果这里是正面，那么这里就是反面——因为它是这个正面的反面——而这里的切割介于一个正面与一个反面之间。因此，如果我们把莫比乌斯带一分为二，正面和反面可以说会重新变得“正常”。

也就是说，沿着一条被切成两半的莫比乌斯带行进时，很容易想象我们会发现什么：从有了两圈的那一刻起，就会有一个同反面有别的正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莫比乌斯带本质上能够一分为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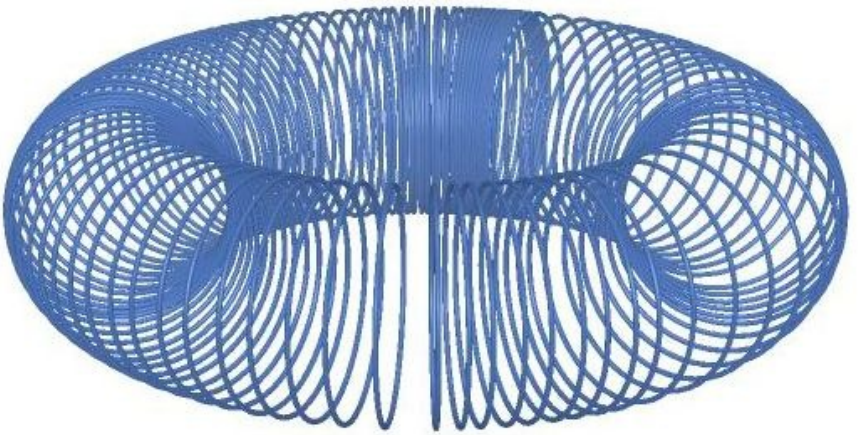


需要注意的是：它以如下方式一分为二，从而允许这个过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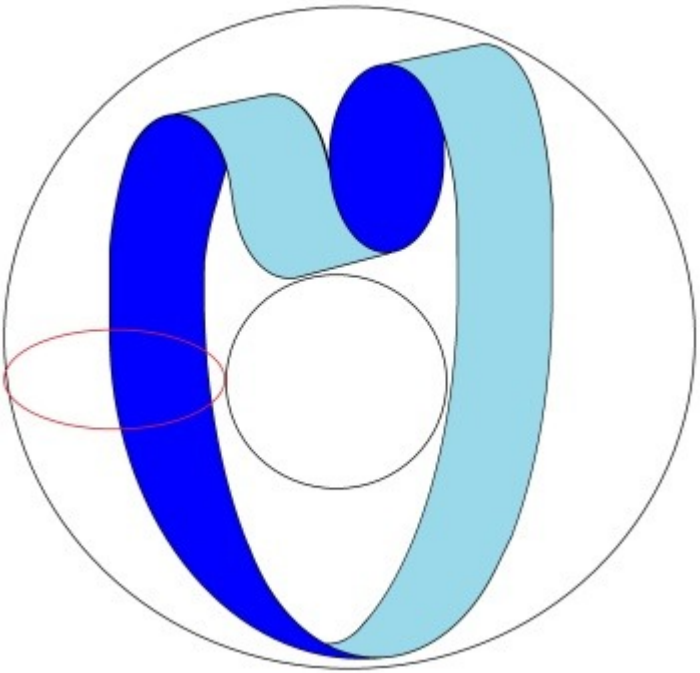
很遗憾，我没有事先准备好……这就是自身加倍的莫比乌斯带；它以这样的方式加倍，并显示出自己能够同一个环面相容。

正因如此，我才着力把环面看成能够依照一条莫比乌斯带被切开。

只消如此——这是环面……



……只消在上面切出的不是一条莫比乌斯带，而是一条双重莫比乌斯带。



恰恰是这个形象，会向我们呈现意识同无意识之间的联结究竟如何。

意识与无意识彼此沟通，而且二者都由一个环面式世界所支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项发现……

一项偶然作出的发现……并不是说弗洛伊德没有为此反复钻研，但他没有说出最后的话。

他尤其从未陈述过这一点：世界是环面式的。

正如任何“心灵”概念所暗含的，他相信存在某种东西……

就是我刚才以“一个球和围绕第一个球的另一个球，第一个球位于中间”这句话排除掉的东西……他相信存在一种警觉……

一种他称作“心灵”的警觉……一种逐点反映宇宙的警觉。

他停留在被视作共同真理的事情上：也就是“心灵”是某个世界的反映。

我提出这一点，是作为——我再向你们重复一遍——某种试探性的东西；因为我看不出自己为何应当对所提出的东西更加确信。尽管有许多要素让人有这种感觉，首先尤其是我对身体结构所作的说明，也就是把身体看成我所谓的“棍棒”。

生物、任何生物都可以“棍棒”来命名；这一点已由若干研究……

而且是粗略的解剖学研究……不断得到证实。

环面呈现为有两个孔洞、某种东西围绕它们而实存，这一点一目了然。

我再说一遍，要知道这一点，并不需要制造很多仪器，尤其不需要显微仪器。人们一直都知道它：从刚刚开始解剖、从事最为宏观的解剖学时起，就已经知道。

环面可以按某种方式切开，形成一条绕两圈的莫比乌斯带，这当然值得注意。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环面本身就是一个孔洞；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代表身体。

而这一点又得到如下事实的确认，就更值得记住：我已经选用莫比乌斯带来表达正反面的接合；这种接合很好地象征了无意识与意识的联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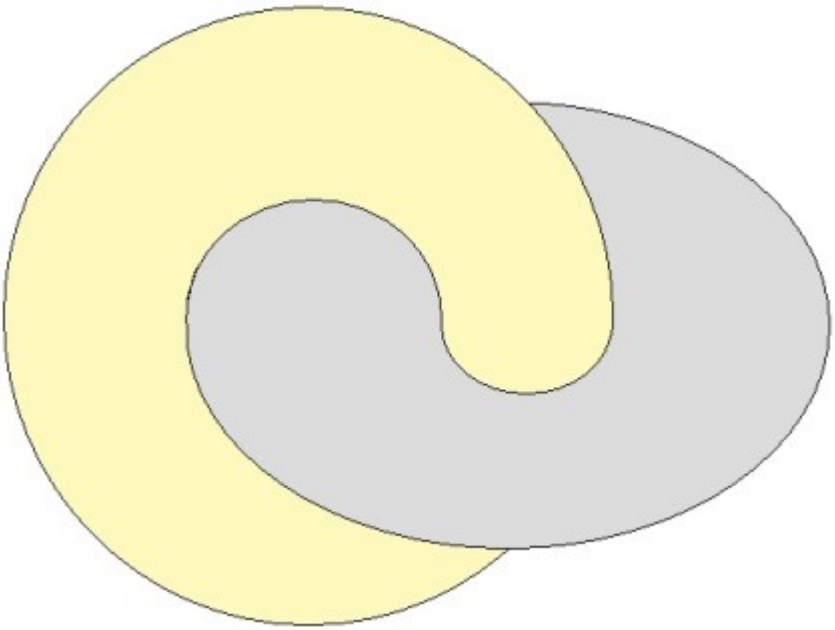
我们能把一个球面看作空间中的一个孔洞吗?

这显然非常可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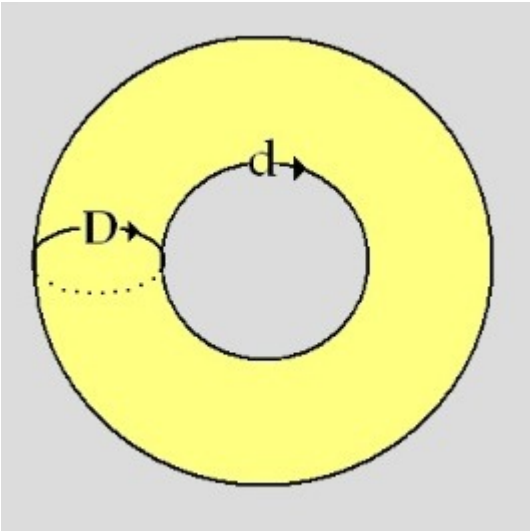
之所以非常可疑，是因为它预设了嵌入空间；而这并非不言而喻。

对环面来说也是如此。正因如此，当我们把环面分成两个“叶片”——请允许我这样说——两个能够绕两圈的叶片时，我们便重新找到了表面；也就是某种在我们看来更能可靠奠立孔洞之所是的东西。

很清楚，我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使用这些链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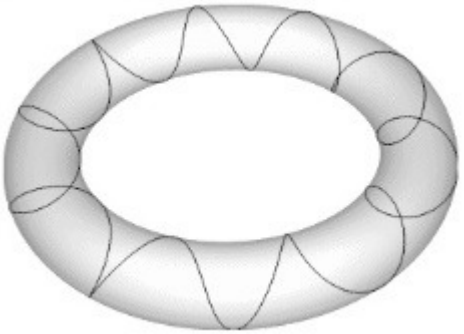
为了象征欲望［d］与要求［D］的回路——切割——我早已使用过这个，也就是环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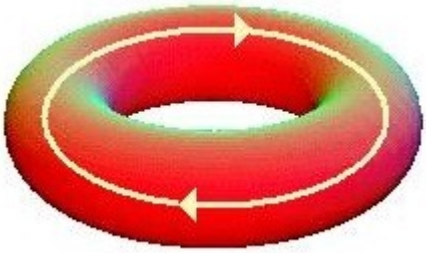


我曾在其中区分两种方式，即：

- 围绕环面自身一圈的回路［D］；
- 以及围绕中央孔洞一圈的回路［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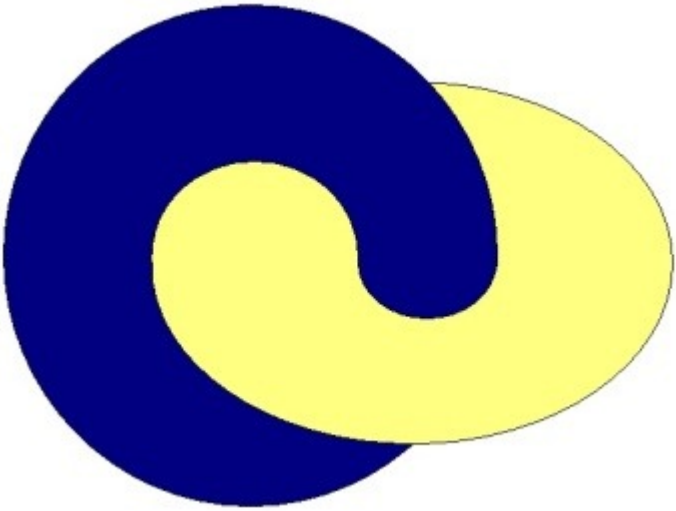
在这一点上，把要求同呈现为这个样子的东西相对应，把欲望同呈现为那个样子的东西相对应，是完全具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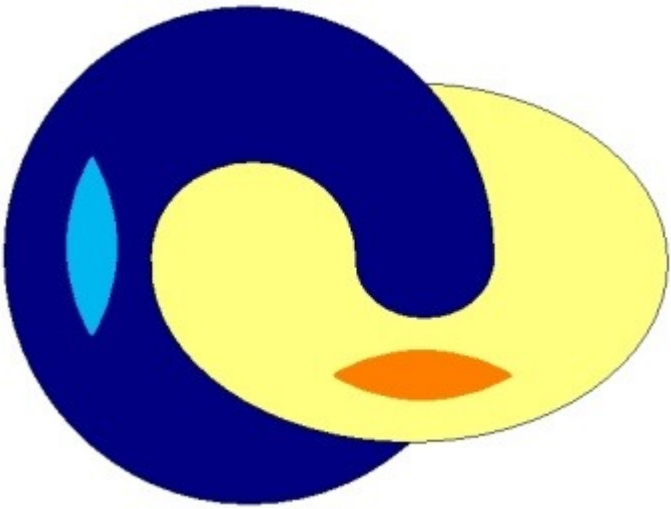


要求　欲望

上次我曾提到某个东西，即一个环面位于另一个环面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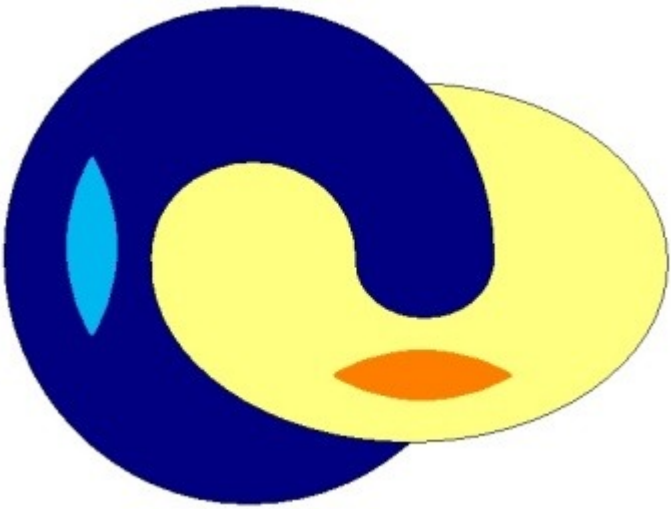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在这两个环面上——两个都要——各标出一道切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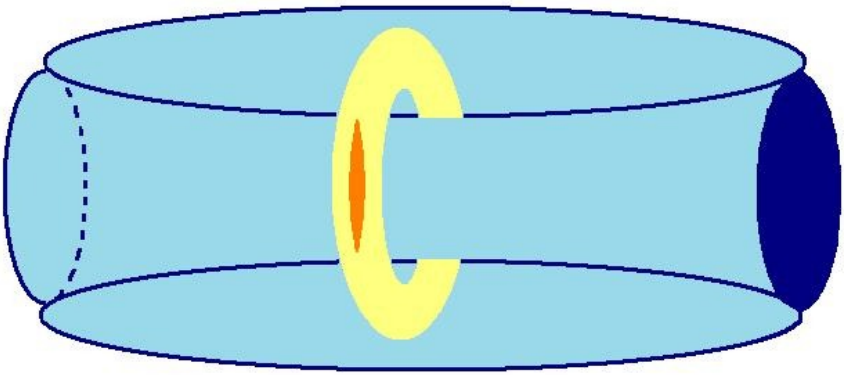


……可以说，以同心方式折回两道切口，你们会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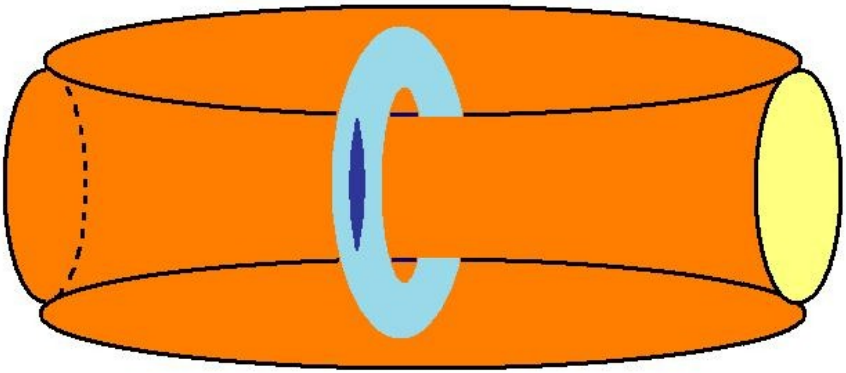
- 位于内部的东西来到外部；
- 反过来，位于外部的东西来到内部：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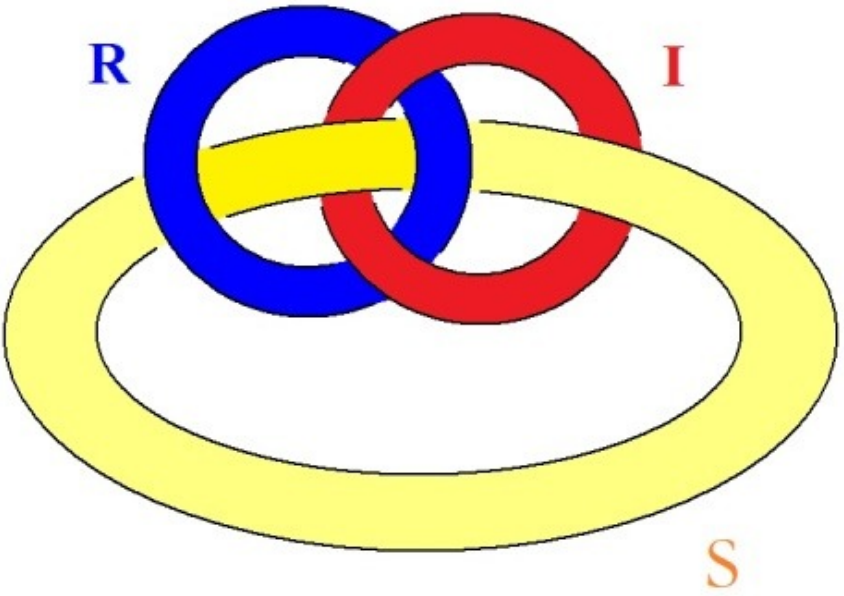
恰恰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把内部的东西突出为包裹之物，同精神分析并非毫无关系。

精神分析着力把位于内部的东西——也就是无意识——放到外面；这显然有其价值，但也并非不提出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假定有三个环面……

直呼其名吧……假定有三个环面，分别叫作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那么，可以说，当我们把象征界内外翻转时，会看到什么？

人人都知道，事情会这样呈现：



而从外部看作环面的象征界，将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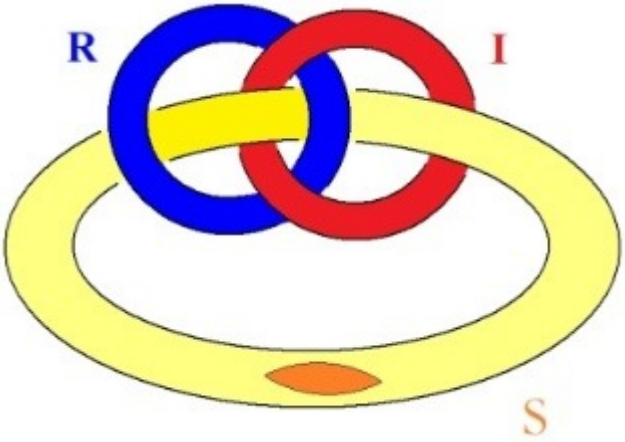
相对于想象界与实在界……必须从位于上方的环上面经过［红环上方］，又从位于下方的环下面经过［蓝环下方］。

但是，当我们像往常那样借一道切口、一道裂缝把象征界内外翻转时，会看到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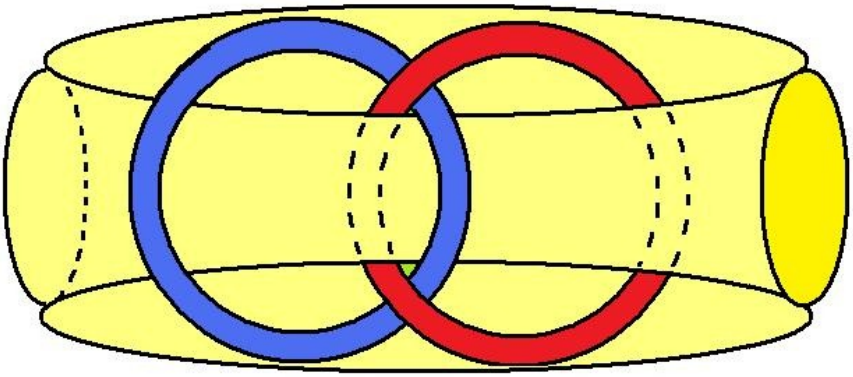
以这种方式翻转的象征界……

这就是象征界将给出的形状……以这种方式翻转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同我所谓博罗米结完全不同的布置；也就是说，象征界将完全包围……

由于象征环面被内外翻转……它将完全包围想象界与实在界：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象征界而言，切割的使用呈现出某种风险：在一次精神分析结束时，它归根结底可能造成某种结果，其特征是赋予无意识一种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

我的意思是，如果事情确实如此，强调“一桩—失误”之知识的功能——我借它翻译无意识——能使每个人的生活稍微安排得好一些，那么生活的确可能安排得好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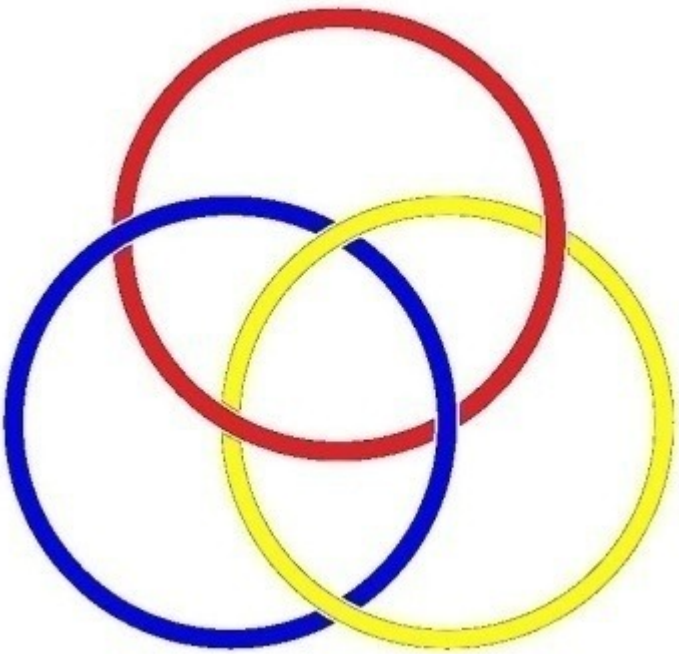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Une-bévue：从 Unbewußt 到“一桩—失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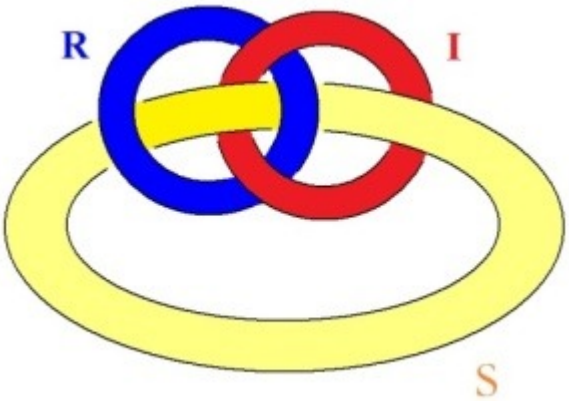
但这种结构的性质，终究同我称作博罗米结的结构有着根本差异。

想象界与实在界整个被纳入某种由精神分析实践本身产生的东西之中，这一点构成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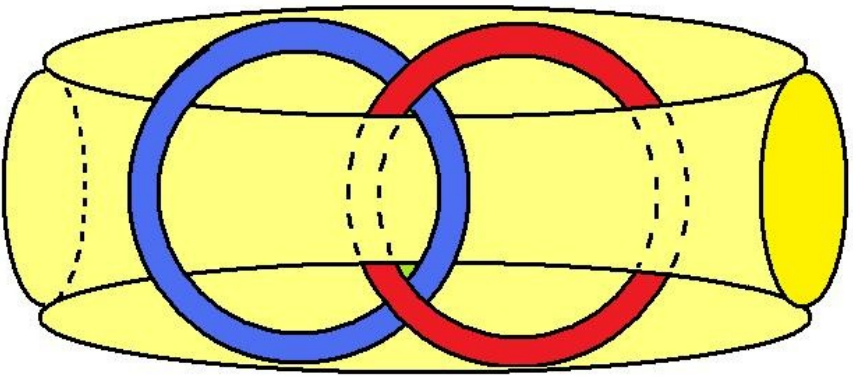
这里终究有一个问题。

我再向你们重复一遍，这同如下事实相关：归根结底，博罗米结的结构：





同你们在这里看到的结构，不是同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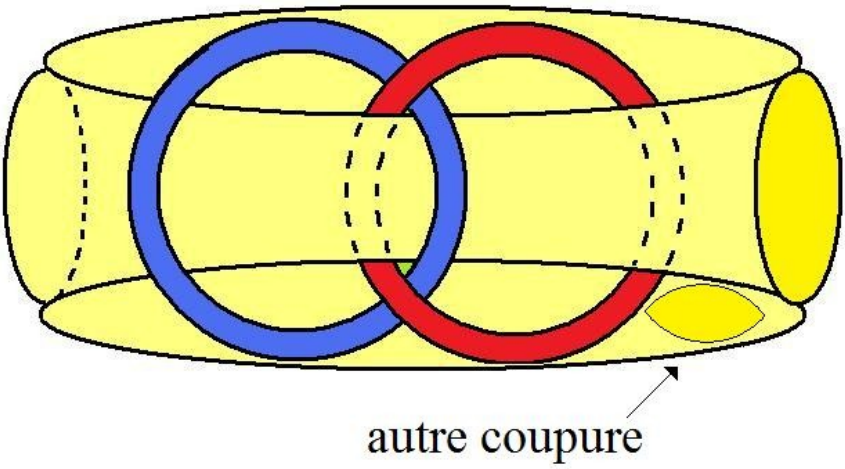


一个体验过精神分析的人，是某种标志着一道过渡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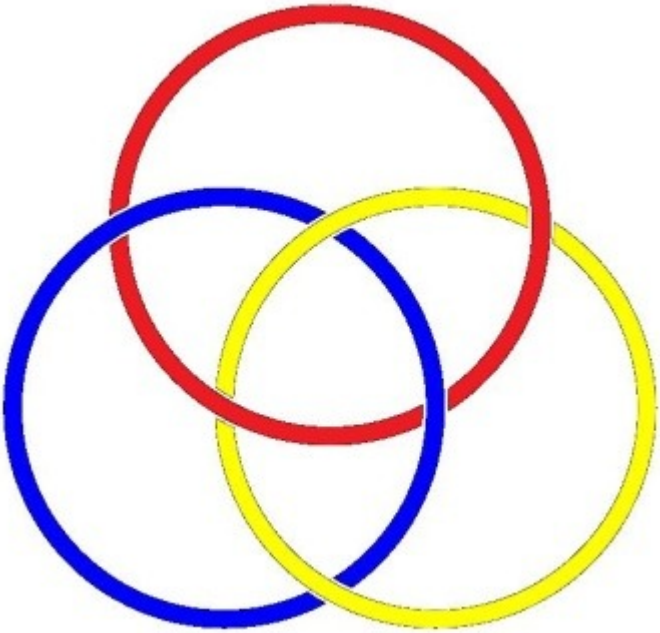
当然，这预设了我对无意识的分析——把无意识视作象征功能的基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不过有一个事实：表面看来……

而且我确实可以证实这一点……经历过一次精神分析，是一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还原到先前状态的事情；除非当然再实行另一道切割，也就是相当于一次“反—精神分析”的切割。


autre coupure

→



正因如此，弗洛伊德坚持认为，至少精神分析家应当重做通常所谓的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再次实行我在这里标出的切割——正是这道切割把博罗米结恢复为它原来的形态。好了！

第3课 • 1976 年 12 月 2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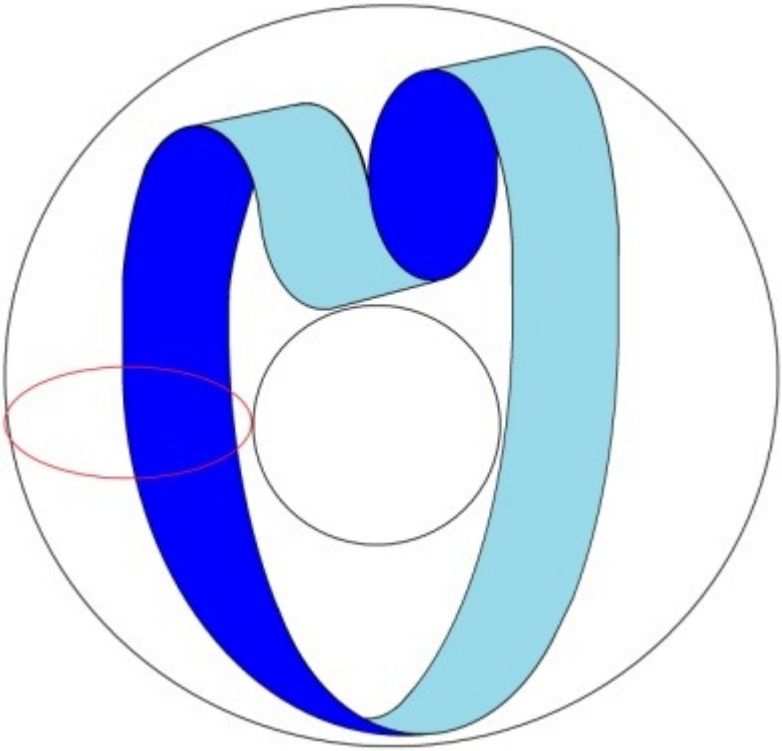
迪迪埃-韦尔

拉康

我很高兴，因为放假的缘故，今天来的人少了一些；至少我事先还为此感到高兴。

不过我得告诉你们，今天……

如果系统地切开一个环面，切割的结果是产生一条双重莫比乌斯带，那么这道切割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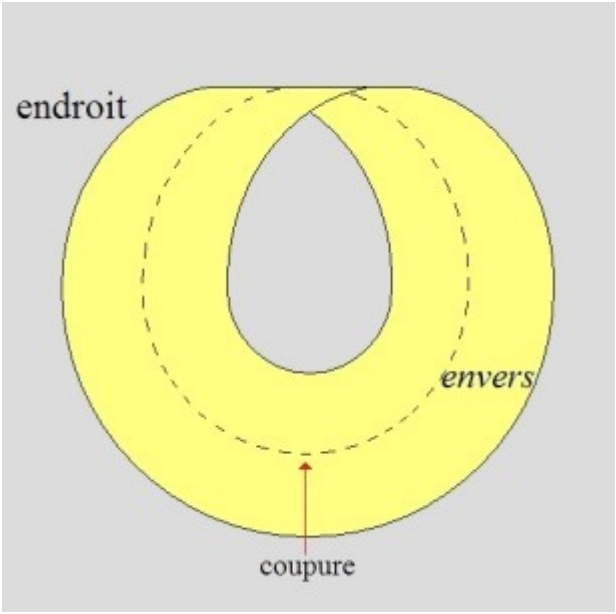


环面就在这里；为了标明它、把它同“双球”区分开来，我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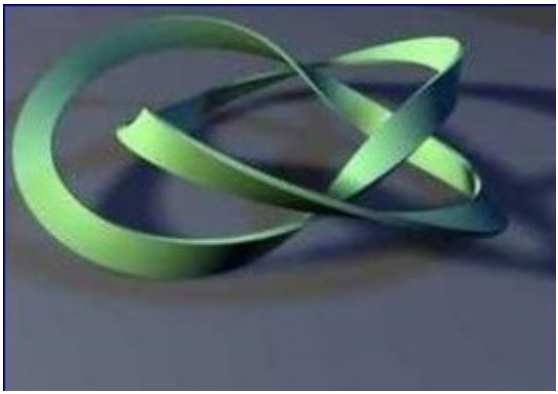
用同所谈环面一样的颜色……在这里给你们画一个小圆，用来标出环面内部的东西和环面外部的东西。

如果我们像这里这样切割，也就是依照某种能产生一条双重莫比乌斯带的方式切开环面，那么，只有把环面内部的东西作如下思考，才可能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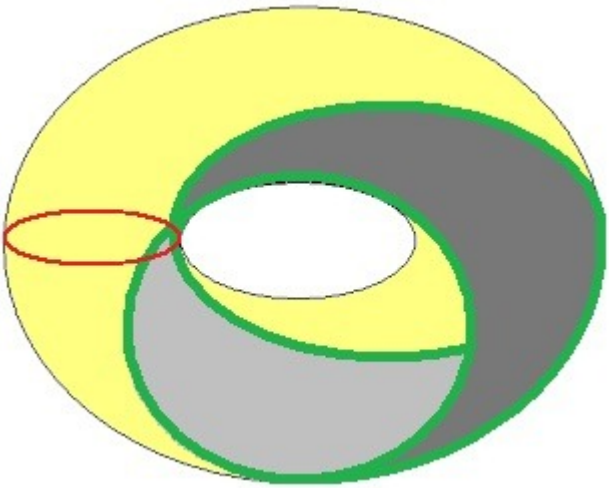
也就是由于我们在环面上实行切割而位于其内部的东西……它以某种方式接合两道切口，使连接这两道切口的理想平面成为一条莫比乌斯带。



→



→



你们看，我在这里沿绿色线作了双重切割；我切开了环面。

如果用一个张开的平面连接这两道切口，我们会得到一条莫比乌斯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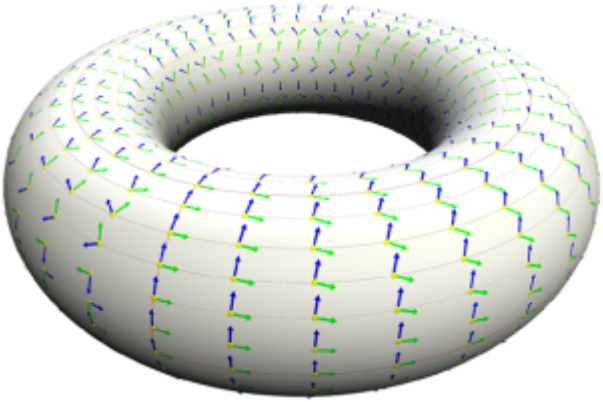
正因如此：

- 位于这里的东西；
- 以及另一方面位于那里的东西，构成一条双重莫比乌斯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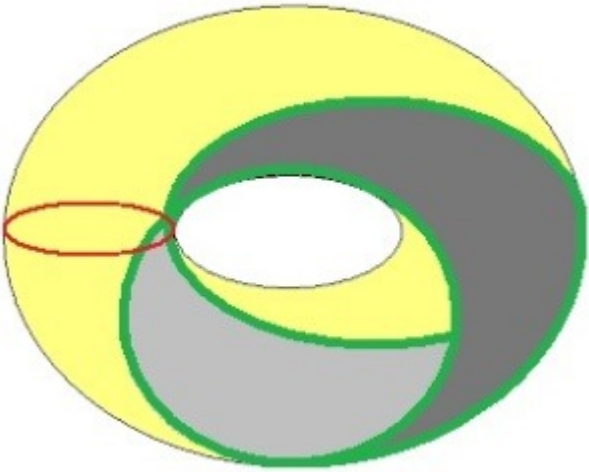
我说“双重”，这是什么意思？

它意味着一条自身加倍的莫比乌斯带；而一条自身加倍的莫比乌斯带具有这样的性质……

正如上一次我已经向你们展示过的……它并非两条莫比乌斯带，而是同一条莫比乌斯带。它以这样的方式显现——我们尽量画得更好些——作为环面被双重切割的结果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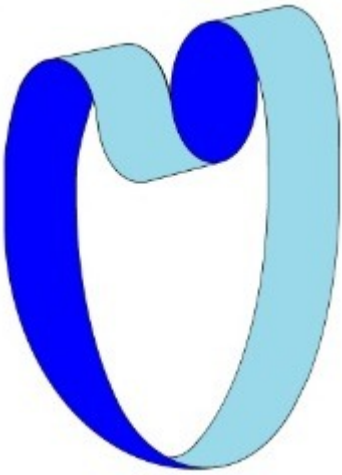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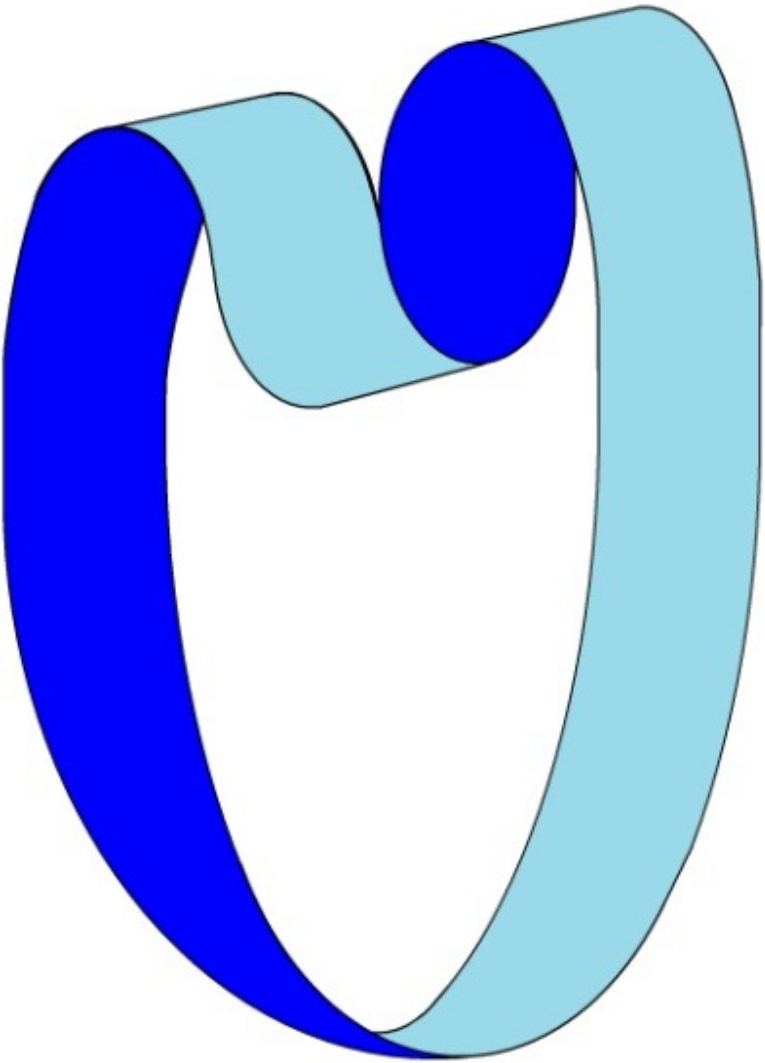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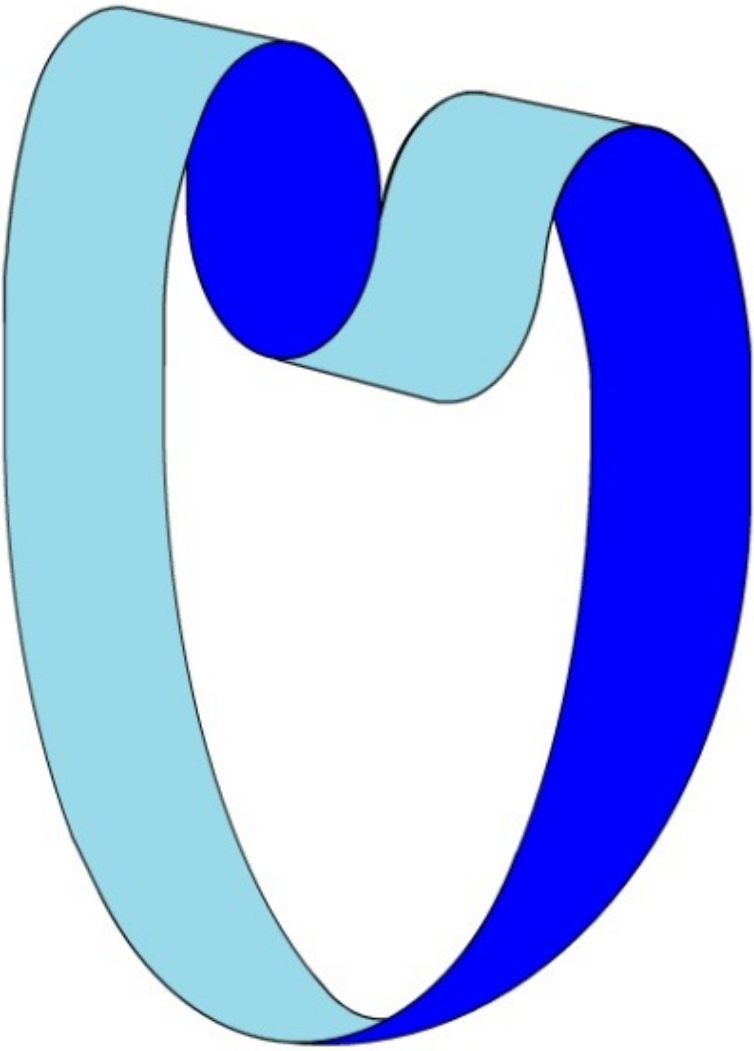


→



问题如下：这条双重莫比乌斯带，是这种形状，还是那种形状：





换句话说，它是从……

我说的是其中一个环圈……它是从下一个环圈——就是位于那里的环圈——前面经过，还是从它后面经过？

一旦我们实行这种产生双重莫比乌斯带的双重切割，这显然就并非无关紧要。

刚才这个图我画得很糟；多亏格洛丽亚，我可以画得更好些：它本应这样画。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看得完全清楚，不过莫比乌斯带确实会以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方式自身加倍。我在这里对自己正在向你们展示的东西不太满意。

我的意思是，我整夜都在琢磨这个环面问题，所以不能说我现在给你们的东西十分令人满意。

我所谓双重莫比乌斯带的结果会如何显现？请你们亲手作一次检验。实验很简单，只须拿两张纸，在上面画一个大写 S，像下面这样：



请当心，因为这个大写 S 要求先画一条小曲线，再画一条大曲线。

这里同样是先画小曲线，再画大曲线。

如果你们在一张对折的纸上剪出两个这样的形状，就会看到，把在同一张纸上剪出的两个东西折叠起来，自然会形成这样的连接：

- 纸张 1 同纸张 2 连接；
- 纸张 2 又同纸张 1 连接；也就是说，你们会得到我刚才所谓的双重莫比乌斯带。

你们很容易发现，可以说，这条双重莫比乌斯带会以任意方式同自身交叉。我的意思是，这里位于上方的部分会经过下方，经过下方以后又重新经过上方。

最初经过上方的部分，也可以改从下方经过；两者没有差别。

你们很容易发现，这条双重莫比乌斯带无论怎样都能运作。

这是不是说，此处也同样如此？我的意思是，在同一个视点之下，可以把下方的部分放到上方，反过来也一样？双重莫比乌斯带所实现的确实正是这一点。

请原谅我冒险进入一个连我自己都费了不少力气的领域，不过事情确实如此。如果你们按照我呈现的方式制成这条双重莫比乌斯带……

也就是折叠两页纸——两张这样剪开的纸——让纸张 1 同纸张 2 连接起来，再反过来让纸张 2 同纸张 1 连接起来……你们会得到完全相同

的结果，并能从中看到：可以随意让一张从另一张前面经过——让纸张 1 从纸张 2 前面经过，反过来也可以让纸张 2 从纸张 1 前面经过。

这项显明所造成的悬置是什么？

它所显明的是：在双重莫比乌斯带中，从同一视点来看位于“前面”的东西，能够在视点仍然相同的情况下转到“后面”。

这把我们引向某种我促请你们尝试的演示性技艺；它之所以具有演示性，是因为它无法排除“一桩—失误”的可能。

要让这种可能性熄灭，它就必须停止被书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手段……

而在这里，这种手段显而易见……找到一种区分这两种情况的手段。

区分这两种情况的手段是什么？

这令我们感兴趣，因为“一桩—失误”用某个原则取代了另一个原则：

- 它取代以“知道自己知道”为基础的原则；
- 代之以“知道自己知道，却不知道这一点”的原则。

这里的“这一点”（le）有所指。

在这里，“这一点”是一个代词，所指的是知识自身；不是作为知识，而是作为“知道这一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意识适合承载我认为应当悬置在“一桩—失误”这个标题之下的东西。

这里所说的内部与外部……

也就是环面的内部与外部……究竟是“结构”概念，还是“形式”概念？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构想空间；我甚至会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将标作“空间之真”的东西。

肯定存在一种空间之真，那就是身体之真。

这里所说的身体，只以空间之真为基础。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所凸显的那种“不对称”才有其基础。

这种“不对称”取决于我从同一个视点作出标定这一事实。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今年想要引入的东西才对我如此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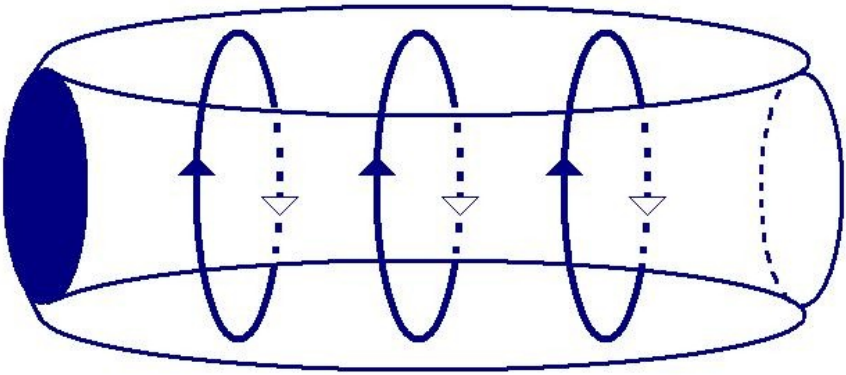
同样的不对称不仅关乎身体，也关乎我以象征界这个名称标出的东西。

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种不对称，它仍然是谜。

今年我想提出的问题恰恰是：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称，同容器与内含物的不对称是否具有同一种性质？后者毕竟对身体发挥着作用。

这里重要的是“形式”与“结构”的区分。

我在这里标出这个形状并非没有缘故：它是一个环面，尽管它的形式并未让这一点显现出来：



“形式”是不是一种会受到暗示作用的东西？

这就是我提出的问题；而我是借提出结构的首要地位来提出它的。

在这里，我很难不提出这一点：克莱因瓶，这个老克莱因瓶……

如果我没有记错，我曾在《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提到它……这个老克莱因瓶实际上具有这样的形式：



严格说来，它无非就是这个形状；区别只在于，为了让它成为一个“瓶子”，人们这样修正它：使它以如下形式穿入，使它从这里穿入；结果，我们再也无法理解它的本质：







事实上，同这里的情形相比，把它称作“瓶子”是否造成了一种篡改？只有这里以绿色表示的呈现，才恰好使人立刻把握正面如何同反面连接；也就是说，凡是在这个表面上切出的东西，只要切得完整，就能显示这种连接。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实行一道涉及整个表面的切割，是什么意思？”

这些就是我提出、并希望今年能够解决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这会把我们引向某种对身体结构——更确切地说，对被看作结构的身体——而言根本的东西。身体能够呈现各种纯粹形式的外观；我刚才把这些外观置于暗示的支配之下。这正是我所关切的。

形式的差异……

形式总是或多或少受到暗示……形式同结构之间的差异，就是今年我想为你们凸显的东西。

对不起。

我得承认，这肯定不是我今天早晨原想带给你们的最佳内容。

你们看得出来，我一直很费心；我纠缠不清……

这个说法在此再恰当不过，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纠缠在自己必须当着你们说出的东西里。因此，我准备让你们有机会听一位今天早晨比我更好的演讲者。我指的是在场的阿兰·迪迪埃；我请他上来，向你们讲讲他从我的某些资料——一些写下来的图画——中得出了什么，并请他把这些内容分享给你们。

阿兰·迪迪埃-韦尔的发言

我首先得说，拉康博士完全使我措手不及。我事先不知道他会提议把话交给我，让我重述前几天向他谈过的一个要点。我得立刻告诉你们，就我个人而言，我根本没有把它同我们现在听到的内容衔接起来。

我或许隐约感觉到这种衔接，但它并不……所以请不要期待我设法把接下来要说的话同拉康博士目前谈论的拓扑学问题衔接起来。

我曾试图表述的问题，就是试图表述……

以一种多少同拉康博士关于驱力装配所提出的东西相一致的方式……从驱力回路的问题出发，试着表述主体与大他者之间可以定位的不同扭转，表述两三次扭转得以连接的不同时间。

对我来说，这仍然颇具假设性；不过我会试着向你们重新描画，事情如何能够这样各就其位。

那么，为了继续推进，我将从驱力、驱力回路出发；它会是某种颇为费解的东西，属于“召唤驱力”及其向“聆听驱力”的反转。

我的意思是，“聆听驱力”这个词并不曾存在……

我想是这样……它从未以这个名称存在于任何地方，所以仍然完全成问题。

更确切地说，当我向拉康博士谈这些想法时，谈的正是音乐的问题，并试图定位……

对一个聆听某种触动自己、姑且说对自己发生效应的音乐的听者来说……定位这些效应借以在听者身上发生的不同时间，并定位不同的行程。现在我会相当简要地把它们告诉你们，因为我既没有准备讲稿，也没有准备笔记。因此，如果有些即兴，请原谅。

不妨设想，如果你们聆听一段音乐……

我说的是一段向你们说话、或者把你们“音乐起来”的音乐……我的出发点是：如果你们听它，如果这就是你们接受这段音乐的方式，那么你们首先是作为“听者”来运作的。

这看起来很显然，不过终究没有那么简单。

也就是说，我会说，如果音乐在最初的第一个时间……

为了方便陈述，我会设法把这些时间逐一剖开；当然，不应把它们看作编年时间，而应看作逻辑时间。为了方便陈述，我不得不把它们拆开……那么，如果音乐对作为听者的你们产生效应，我认为可以说：在某处，作为听者，一切都仿佛音乐带给你们一个回答。

现在，问题从这个事实开始：这个回答会在你们之中唤起一个先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曾栖居于作为大他者的你们之中……

作为大他者、作为听者……它曾栖居于你们之中，而你们并不知道。

于是你们发现，某处有一个主体，仿佛听见了你们心中的一个问题；他不仅仿佛听见了它，而且仿佛还从中获得了灵感，因为音乐——如果你们愿意，也就是“奏乐主体”的产物——将会是对那个仿佛栖居于你们心中的问题的回答。

你们已经看出，如果要把这一点同大他者的欲望衔接起来，如果作为大他者的我心中有一个欲望、有一个无意识的欠缺，那么我便得到一项见证：接收到这个欠缺的主体并没有被它麻痹，并没有像处在 che vuoi（“你要什么？”）这一命令之下的主体那样在它之下淡出；相反，主体从中获得了灵感，而音乐正是这份灵感的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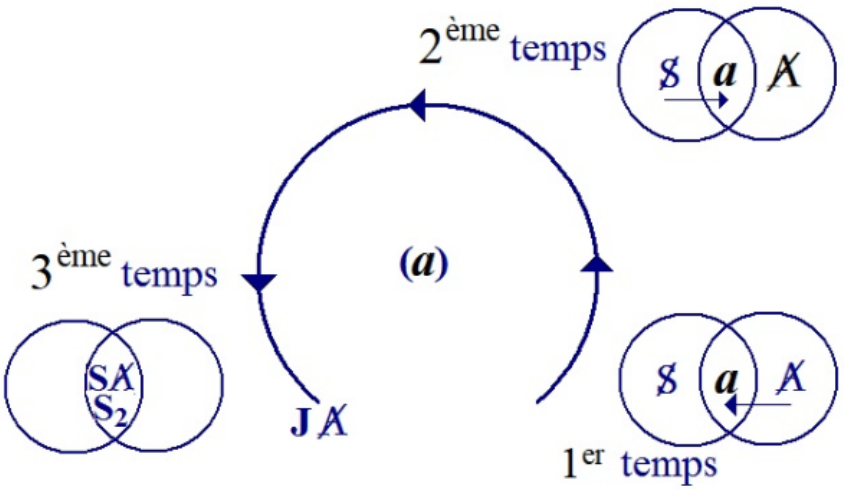
好，这就是这项观察的起点。

另一个要点，是要考虑到：作为大他者，我不知道栖居于我之中的欠缺是什么；然而主体自身并没有对我说出有关这个欠缺的任何内容，因为他直接说出了这个欠缺。

作为这个欠缺之主体的他，对此一无所知，也没有说出任何有关它的内容，因为正是这个欠缺说出了他；但作为大他者，我会说，自己处在一个拓扑学视角中，从中可以看到主体发生分裂的点，因为正是这个欠缺说出了他。也就是说，我发现，栖居于我的这个欠缺就是他自己的欠缺；他自己对所说的东西一无所知，但我知道“他不知道地知道”。

所以我将……

你们看，我刚才所说的，可以写得有点像拉康对分离过程所作的表述……所以，我会把驱力的不同时间同分离的不同衔接联系起来。



我把分离过程放在右下方，并画了一支箭头，从被划杠的大他者［Ⱥ］指向大他者与主体共同具有的这个欠缺：小对象 *a*。这支箭头想要表示：作为大他者，我对作为大他者的这个欠缺一无所知；但主体会把某种有关它的东西送回给我，因为主体确实说出了某些东西。

所以我才把它同驱力衔接起来，因为一切都仿佛我要设法表述这个欠缺、这个无，抓住其中某种东西，对它知道一些什么。

我信任主体；姑且说，我让自己受到他的“推动”（pousser）……

那也正是“驱力”（pulsion）……我让自己受到他的推动，并期待他把这个小对象 *a* 交给我。

但是，随着我向前推进，随着我——可以说——“期待”主体给出什么，我发现：在跟随主体时，我们两人都只是在绕着小对象 *a* 转。

它确实位于环圈内部，而我由此确信，这个小对象 a 的确无法企及。

我可以把这称作第一段行程。当我作为大他者确信它确实具有失落对象的性质以后，我提出的想法是：此刻可以把弗洛伊德谈到、拉康又接过来的驱力反转理解为……

我会把驱力反转放在图的上方……理解为向第二种分离模式的过渡；可以说，这种驱力反转是第二次接近失落对象的尝试，不过这一次换了一个视角，从主体的视角出发。

我来解释。

不妨说，在第一个时间，我把自己设定为听者：我听见音乐。在我假定的第二个时间，原先我把自己认作听者；现在会出现一个转折点，使我走向另一边。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原先我把自己认作听者，这一次却是我——我被传到耳边的音乐认作听者；也就是说，音乐……

原本是一个回答，并在我心中唤起一个问题；现在事情反转了……音乐变成一个问题，把作为主体的我指派去亲自回答它。你们可以看到，音乐构成了某种正在聆听我的东西；说到底，它构成一个主体，直呼其名，就是“被假定聆听的主体”。音乐、音乐作品——原本是最初的回答——变成了问题。因此，音乐主体的作品构成被假定聆听的主体，把我指派到主体的位置上，而我会以一种转移之爱来回答它。

由此，我们无法不表述这一事实：可以说，音乐确实一直产生爱的效应。

我再从下面这条路径回到失落对象的概念：你们一定已经注意到，音乐对你们产生的效应有一种变形、转化的力量。我们可以迅速这样概括：比如说，它会把你们心中的悲伤转化为乡愁。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悲伤，那是因为你们能够指出……

如果你们悲伤或抑郁……你们能够指出自己所欠缺的对象；这个对象的缺失使你们感到匮乏、感到痛苦。悲伤就是悲伤，我的意思是，它并不是任何享乐的来源。

乡愁的悖论……

正如维克多·雨果所说："乡愁就是因悲伤而幸福"……乡愁的悖论恰恰在于：在乡愁中，你们所欠缺的东西具有一种无法指明的性质，而你们爱着这个欠缺。

你们看，在这种转化中，一切都仿佛所欠缺的对象真的蒸发了，蒸发了。

因此我建议，把这种享乐理解为……

音乐享乐的一种构成方式……它具有使对象蒸发的力量。

在我看来，"蒸发"这个词几乎可以按物理意义来理解；物理学在升华中定位了这个过程……

升华的确是让固体变成蒸气、气体［参见《字母之地》："恰恰在云中"］……而升华正是弗洛伊德教给我们的那条悖论性道路……

拉康对此作了更加充分而严密的阐述……我们恰恰能够借去性化这条道路通达享乐。

所以你们看，在这个第二个时间……

我在回路上方标作“驱力的反转”……第一次扭转……

拉康博士之所以想到在自己论述推进到这里时插入这段拓扑内容，也许正是由于这个扭转概念……所以在第二个时间出现第一次扭转，一个新主体和一个新对象也随之出现。

这个新主体恰恰就是我：我从听者变成——我不能说“言说者”——可以说变成说话者、奏乐者。应当说，在音乐的这个点上，当音符穿过你们时，一切都仿佛……

悖论在于，与其说你们听见了它们……一切都仿佛——我强调“仿佛”——它们是由你们自己产生的。

我强调“仿佛”，也强调同这个“仿佛”相连的条件式：

- 你们并没有陷入妄想——但一切仍仿佛……
- 你们没有产生这些音符，但一切仿佛是你们亲自产生了它们：你们就是这段音乐的作者。

我画了一支箭头，从主体指向起分隔作用的小对象 a；我想借此指出，在分离的第二种视角中，这一次我从主体的视点，对大他者中的欠缺获得了一个视角。

那么，这个欠缺是什么？

如何把它同转移之爱联系起来？

唔，当我们聆听一段触动自己的音乐时，最初的印象总是：这段音乐始终同爱有关；仿佛音乐家在歌唱爱。

但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个小图式，甚至试着从音乐中的这种扭转运动出发，理解爱如何运作，你们就会感觉到，与其说是主体……

姑且说，向大他者谈论自己的爱的主体……不如说他是在回答大他者；他的信息就是这个回答。被假定聆听的主体把他指派到这个回答之中，而他的“不可能之爱的音乐”实际上是他向大他者作出的回答；他所假定的，是大他者爱他，而且以一种不可能之爱爱他。

不妨说，这个问题可以同某些神秘主义立场作一个粗略的平行比较。在这种立场上，神秘主义者不是告诉你他爱大他者；相反，他只是在回答那个爱他的大他者。他被置于这个位置，没有选择，只能作出回答。

在音乐的第二个时间，我们能够作这种平行比较，因为主体确实设定大他者对自己的爱，不过这是一种根本不可能的大他者之爱。

我正是因此画了这支箭头：借由第二个视点，主体获得了一个视角，可以看到栖居于大他者中的欠缺。

也就是说，你们看，经过这两个时间，第二个时间确认了：已经蒸发的对象在第二个位置上，仍同在第一个位置上一样彻底蒸发了。

你们看，我们正在靠近，靠近环圈的终点。

可以注意到，这里的转移恰好对应拉康在《转移》研讨班中引入转移之爱的方式；也就是说，这里有……

主体设定是大他者爱他，因而设定一个被爱者与一个爱者……所以在这种转移之爱中，发生了从被爱者向爱者的过渡。

不管怎样，我刚才所说并不准确，因为第二个时间无法独自如此表述；它同第三个时间以共时方式衔接，姑且说，第三个时间同它以如下方式共时存在：这一次，主体自己是音乐家、音乐的生产者，因而向一个新的大他者致辞。我把这个大他者称为“被假定聆听的主体”；它不再完全是出发点上的大他者，而是一个新的大他者。

这个新的大他者恰恰不再是“或”（vel），不再是“非此即彼”。

主体也会同这个新的大他者认同；也就是说，从环圈上方开始，出现一种双重布置，主体既是说话者，又是聆听者。

有个东西或许能够向你们说明这种分裂：在我看来，奥德修斯与塞壬的神话所凸显的正是它。

你们知道，为了聆听塞壬的歌声，奥德修斯用蜡堵住了水手们的耳朵。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件事？

奥德修斯让自己暴露于聆听，暴露于聆听召唤驱力，总之，暴露于聆听塞壬的歌声。

但他让自己暴露于什么呢？你们知道，故事告诉我们，当他听见塞壬的歌声时，他向水手们高声喊叫，对他们说："停下来，我们留下吧。"

不过他事先采取了防范措施：他知道自己不会被听见。

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这个神话说明了我的第二个时间：

- 奥德修斯把自己置于能够聆听的位置，因为他事先确保自己无法言说；
- 也就是说，他确保驱力不会发生这种反转；
- 也就是不会出现第二个与第三个时间；
- 也就是说，由于那些蜡塞，不会有一个被假定聆听的主体。

你们看，第一个时间的"聆听"是一回事，但它甚至向我们提出了分析家伦理的问题。

人们可以期待分析家听见某些东西；那么，在某个时刻，驱力回路的结构本身是否必然会把分析家置于必须使自己成为说话者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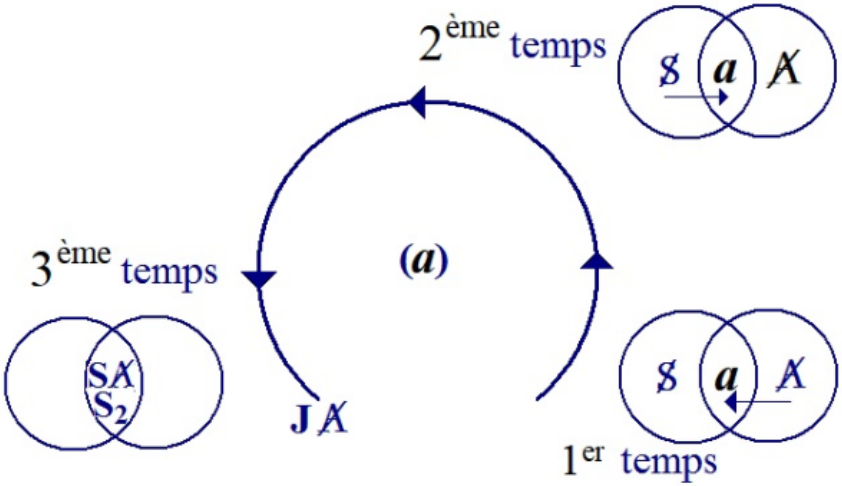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不要像奥德修斯那样；姑且说，他只冒了第一重风险：听见某些东西。

在我设想中，经过主体与大他者继续并肩而行、始终由起分隔作用的小对象 a 隔开的第二与第三个时间以后，相对于我们的出发点，位置如何？我们到了哪里？

唔，可以说，主体最终通向的一点是：经过第二与第三个时间，他确信这个起分隔作用的小对象 a 确实不可能被遇到，因为他最终只是绕着它走了一圈。

不过，他必须经过若干辩证运动，才能对此获得——我不知道这个词是否合适——某种形式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或许会使他在这里作出一次新的跃迁，也就是我的第四个时间。这次新的跃迁会让他在此刻通向一种新的享乐形式，冒险进入其中。

我说“冒险进入”，因为人并不是必然能达到我所谓的第四个时间；不过我还是会把它标出来。



我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最后的时间；它会是终点，但不是返回点，因为驱力不会回到出发点，而是驱力可能抵达的最终点。我标出了大他者的享乐；这个小图式、我写下的第三个新分离图式，表现的不再是小对象 a 位于弓月形区域中的分离图式，而是包含被划杠大他者的

能指 $S(\mathcal{A})$ 与能指 S_2 的图式；拉康教导我们把 S_2 定位为原初压抑（Urverdrängung）的能指。

我为什么这样标？

我会说，当全部行程都已经完成——无论从主体、大他者还是第二个大他者的视点来看——对象确实已经挥发，这一点都得到确认。

我们可以设想，此刻主体将会作出一次跃迁，不再满足于由小对象 a 同大他者分隔，而是真正着手尝试穿越幻想。

《第十一研讨班》中有一段话……

远在拉康谈到大他者的享乐这个问题之前……拉康在谈驱力与升华时提出一个问题：经过所谓幻想的穿越之后，驱力能够如何被体验？

拉康又补充说："这不再属于分析的领域，而属于分析的彼岸。"

那么，请记得，小对象 a 不仅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本质上以它是欠缺的对象为特征。它当然是欠缺的对象……

不过，它作为欠缺对象的功能，在焦虑现象中得到特别明确的标示……除这一功能之外，我们甚至可以说，它的根本功能不如说是填塞那道根本裂口；正是这道裂口，使要求的必要性如此迫切。

如果说话之在中确实有某种欠缺之物，那么它不是小对象 a，而是大他者中的这道裂口；它以被划杠大他者的能指 $S(\mathcal{A})$ 来表述。

因此，为了在这个驱力回路末端说明听者的经验，我提出这样的想法：在行程结束时能够通达的享乐，其性质完全不在“剩余享乐”一侧，而恰恰在这种享乐经验一侧；也许可以把它称作“出神的”享乐，即存在自身的享乐。

此外，谈到“出神的享乐”这个词，我曾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笔下发现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一期《音乐在演奏》中，列维-斯特劳斯十分明确地把音乐经验——不是享乐的性质，总之是音乐经验——同在他看来属于神秘经验的东西并置起来考察。

弗洛伊德本人在致罗曼·罗兰的一封信中，也自然而然地回答、表述说，他拒绝音乐享乐；对他来说，这种音乐享乐同罗曼·罗兰向他谈到的神秘性质的享乐一样陌生。

总之，是他本人把二者表述在一起，是他想到把音乐引入其中。

所以，到了最后一个时间，主体将作出跃迁。我不知道能否说是跃过或绕到小对象 a 的“背后”；总之，主体将成功跨越，并来到一个可以称作“纪念无意识之存在本身”的场所。

也就是说，把构成下列两道裂口的最根本欠缺置于共同之中：

- 无意识主体的裂口；
- 以及无意识的裂口。

也就是说，去体验这个……不妨说，在最后一个时间，作为不可能者的实在被烧至白热，达到炽热状态。

在这个时刻，我会指出，驱力停了下来。音乐家与音乐听者都知道，在某些被音乐彻底撼动的时刻，正如人们所说，时间停住了。

在这个层面上，确实存在时间的悬置。

我们可以假设，在这种时间悬置中，发生的是对无意识奠基行动的一种纪念。它位于最原初的分离之中，位于从实在中撕开、又被引入主体的最原初裂口之中，也就是 $S(\not{A})$ 与能指 S_2 的裂口。

我认为最后可以提出的一点是：在我看来，这个享乐之点就是拉康所表述的大他者的享乐，而它恰恰是去性化程度最高的点……

我会说，是彻底的、最高的、升华的——这里的“升华”取 sublimation 的意义……也正是经过这一点，升华才同去性化及享乐发生关系。

所以，我一开始谈到的两次或三次扭转，就是可以在这些过渡之间定位的扭转：从第一个到第二个时间，从第二个到第三个时间；至于我所谓第四个时间的拓扑学，严格说来能否称作扭转，我并不知道。

这仍有待思考。

拉康

非常感谢。

第4课 · 1977 年 1 月 11 日

某些套话的传染由什么支配？

我不认为是人说出它们时的确信，因为不能说我曾以这种支撑来传播自己的教学。

总之，在这一点上，雅克-阿兰 · 米勒更能作证：他是否认为，我在二十五年研讨班期间闲扯出来的东西带着这种印记？

好。何况我竭力去做的，是说出真话；不过在我看来，我并没有以多么强的确信来说。

我终究还站得足够靠边，因而不失体面。

就什么说出真话？就知识说出真话。

我以为自己能够在这一点上奠立精神分析，因为归根结底，我说过的一切彼此相连。

就知识说出真话，并不一定等于把知识假定给精神分析家。你们知道，我曾用这些词界定转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一种幻象。

尽管如此，正如我在某处说过的——就在我自己带着几分惊讶重读的那个东西里——我从前讲过的话总会令我吃惊；我从来无法想象，那些话可能是我说的。

由此留下的是：知识与真理彼此之间并不……

正如我在 Scilicet 第 2/3 期那篇《广播讲话》中所说……知识与真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我得硬着头皮，为 Scilicet 头四期的意大利文译本写一篇序言。

考虑到这些文本年代久远，这对我来说自然不太方便。

在承担自己所写之物的分量方面，我肯定相当软弱。

倒不是说，它们总让我觉得极其缺乏灵感；不过它们总像是出自我手背后方的东西，而这正令我惊讶。

所以，这里所谈的知识就是无意识。

不久前，我被请到一项活动中；那无非是我们在万塞讷以“精神分析临床”为名试图开展的工作。我在那里指出，这里所谈的知识不多不少就是无意识，而弗洛伊德对它究竟抱有怎样的观念，总的来说很难弄清楚。

在我看来，他所说的一切都要求它是一种知识。

让我们试着界定，这个“一种知识”能告诉我们什么。

知识所涉及的，是我们可以称作“能指效应”的东西。

我这里有个东西——我得说——把我吓坏了。

那是一套以《哲学，事实上》（La Philosophie en effet）为题出版的丛书。

“哲学，事实上”——或者说“哲学，在能指效应中”——恰恰是我竭力设法脱身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我不认为自己在搞哲学……

人所搞的哲学总比自己以为的更多……没有什么领域比它更容易使人滑倒。

你们闲来无事时也在搞哲学，而这肯定不是最值得你们高兴的事情。

所以，弗洛伊德对无意识是什么，只有很少的观念。

不过在我看来，从阅读他可以推断出：他认为无意识就是能指效应。

人……

我们不得不这样称呼某种一般性；从这种一般性中，不能说有谁超拔出来。弗洛伊德并没有什么超凡之处；他只是一个小医生，天哪，他尽力去做所谓治愈之事，而这走不了多远……所以，既然我谈到了人，那么人面对知识这件事，几乎无法脱身。

我所谓的能指效应把这件事强加给他，而他并不自在：他不知道如何“应付”知识。

这就是所谓人的“心智衰弱”；我得说，我并不把自己排除在外。之所以不排除自己，只是因为我面对同所有人一样的材料，而这种材料正栖居于我们之中。

面对这种材料，他不懂得“如何在其中周旋”（y faire）。

它同我刚才谈到的“应付”（faire avec）是一回事，不过语言中的这种细微差别非常重要。

并非所有语言都能说出这种“在其中周旋”。

“懂得如何在其中周旋”（savoir y faire）不同于“会做”（savoir faire）：前者意味着懂得应付。

相关知识卡 Sinthome：语言痕迹与分析并非症状清除

不过，这个“在其中周旋”表明，人归根结底并没有真正以“概念”把握事物。

相关知识卡 Sinthome：语言痕迹与分析并非症状清除

这会把我们引到某些哲学的门口。

不要太快推开这扇门，因为我们必须停留在我安置自己所谓“话语”的层面：那些已说之物，就是“前来救援的言说”（dire qui secourt）。

我们终究必须利用自己所说语言提供的歧义。

什么前来救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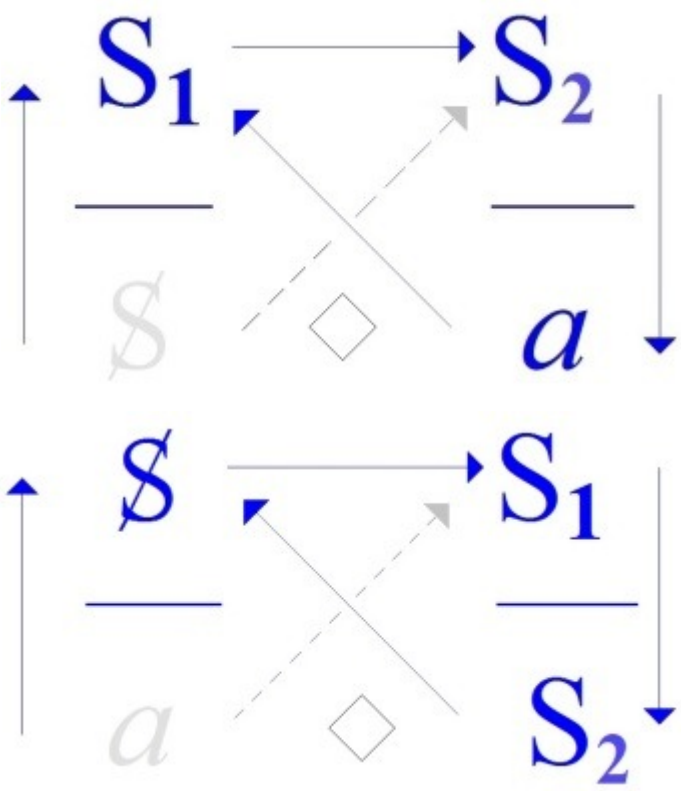
是言说，还是已说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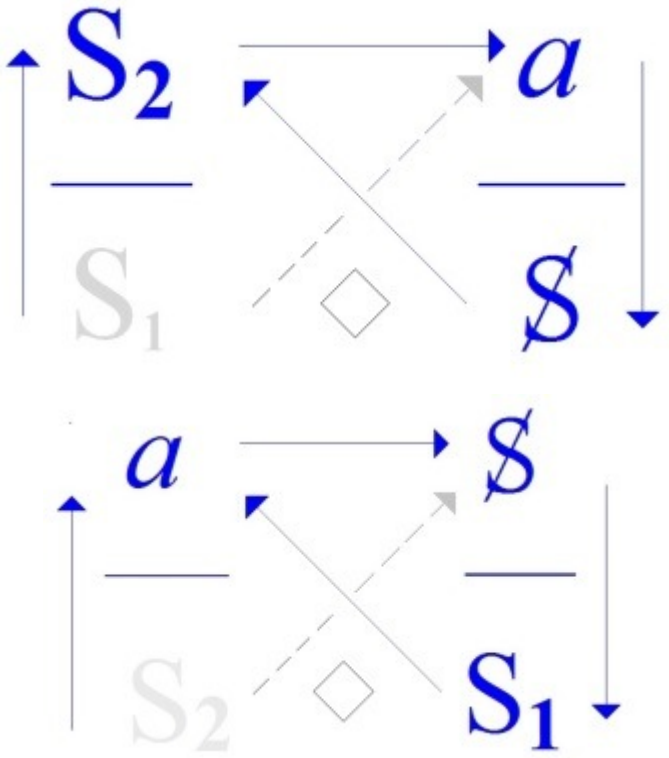
按照分析假设，是言说，也就是发言行为；是我刚才所谓真理的发言行为。

而在这些“言说—救援”（dire-secours）中，我曾……

在我谈《精神分析的反面》的那一年[注1]——你们肯定不记得了……我曾粗略区分出四种，因为我当时拿恰好由四项构成的序列轮转取乐。在这个四项序列中，真理——言说之真——归根结底只是被暗含着；因为你们或许还记得，它是这样呈现的：

[注1] 参见 1969—1970 年的《精神分析的反面》研讨班，巴黎：瑟伊出版社，199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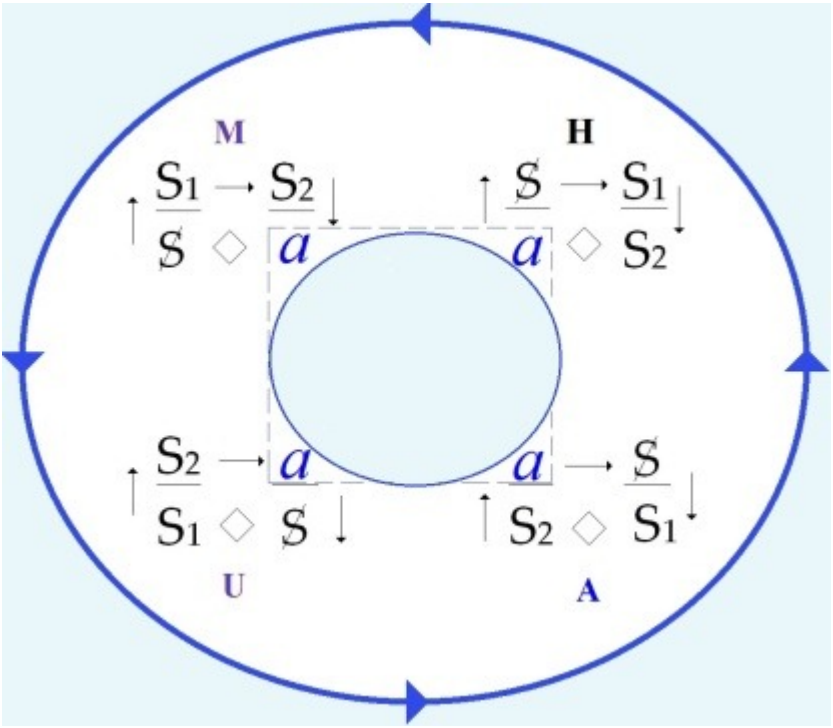




主人话语　癔症者话语　大学话语　分析话语

我的意思是，主人话语是最不真的话语。

“最不真”意味着“最不可能”。



我的确以不可能性标记了这种话语；至少在《广播讲话》印出的版本里，我就是这样复现它的。

这种话语会说谎，而恰恰因此，它触及实在。弗洛伊德把它称作Verdrängung（压抑）；不过，前来救援它的确实还是某个已说之物。

凡是被说出的东西都是骗局。

从无意识出发说出的东西，并不独自具有这种性质。

从无意识出发说出的东西参与歧义；歧义正是妙语的原则：声音与意义的等价。正是以此为根据，我以为自己能够提出：无意识像一门语言一样被结构化。

我相当晚才察觉到这一点；那是由于一篇刊登在《词汇与语法》或者《法语》[注2]——一份季刊——中的文章。我建议你们仔细看看这篇小文章，因为作者是我十分敬重的人：让-克洛德·米尔纳。

> [注2] 让-克洛德·米尔纳：《关于指称的思考》，载《法语：词汇与语法》，拉鲁斯出版社，第 30 期，1976 年 5 月，第 63—73 页。

这是 1976 年 5 月出版的第 30 期，文章题为《关于指称的思考》。

读完这篇文章以后，有一件事成了我的疑问：作者赋予回指的作用。

他注意到，语法会发挥某种作用；尤其是下面这个并不简单的句子：

“我看见了十头狮子，而你——他说——看见了十五头。”

回指涉及法语代词 en 的使用。

他非常精确地指出，这个 en 并不指向狮子，而是指向十这个数目。

我宁愿他不说“你看见了十五头”；我更希望他说“你看见了更多”。

因为说实话，所谈的这个“你”并没有数过这十五头狮子。

不过，可以肯定，在另一个句子“我捉住了其中十头狮子，而你捉住了其中十五头”里，指称不再落在十这个数目上，而落在狮子上。

我认为，有一点极其醒目：在我所谓的无意识结构中，必须排除语法。

不能排除逻辑，但必须排除语法。

法语里有太多语法。

德语里的语法更多。

英语有另一种语法，不过可以说，它是隐含的。

语法必须是隐含的，才能取得恰当的分量。

我想向你们指出一种出自法语尚未承受如此沉重语法负担之时代的东西；它叫作《德扎科尔先生的杂锦》（Les Bigarrures du seigneur des Accords）[注3]。

> [注3]　艾蒂安·塔布罗：《德扎科尔先生的杂锦，第四卷，附戈拉尔先生警句集》，B. 里戈出版社，1584 年；另有奥诺雷·尚皮翁出版社 2004 年版。

他生活在十六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

这部书很引人注目，因为它似乎始终拿无意识作文字游戏；考虑到作者对无意识没有任何观念，甚至比弗洛伊德的观念还少得多，这终究很奇怪，但他玩的确实就是这个。

如何成功把握、说出这种归根结底就是“用法”的模糊？

又如何说明，在这种模糊之中，始终属于个人的无意识以怎样的方式获得其特殊规定？

有一点很醒目：语言中没有三个维度；语言总是被摊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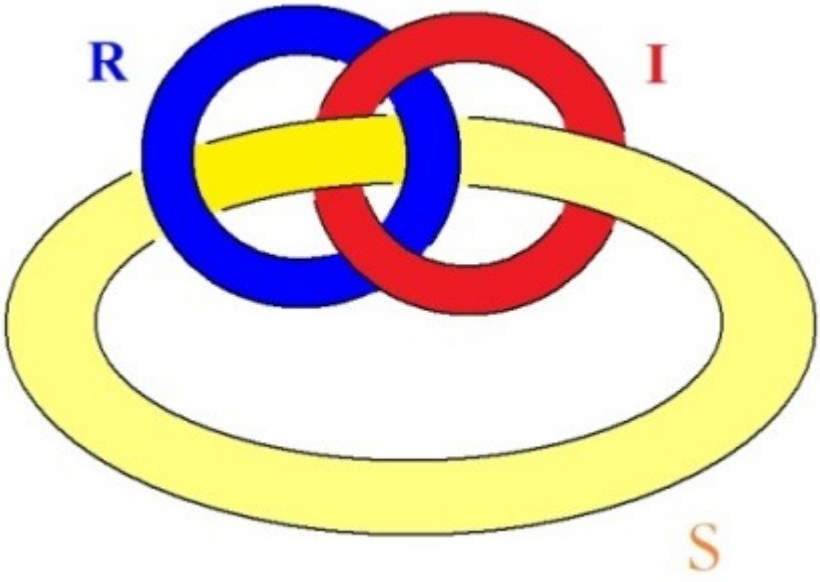
正因如此，我关于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的那段扭曲故事，连同象征界这一事实——象征界是：

- 从位于上方的东西上面经过的东西；
- 以及从位于下方的东西下面经过的东西——才获得了价值：这种价值就在于它被摊平了。

它被摊平，而且所用的方式具有一种你们知道的……

因为我已经向你们重复、反复念叨过……你们知道的功能与价值；也就是说，三个环中的任意一个一旦解开，另外两个就会彼此释放。

我当时用“结”这个词称呼它，尽管它不是一个结，而实际上是一条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链能够被摊平。



而我会说……

正是这样的思考给了我灵感：谈到实在时，人们想把它同物质（la matière）认作同一……而我更愿意把它写成“三者之魂”（l’âme à tiers）[注]。

> [注] La matière（物质）与 l’âme à tiers（字面为“面向第三项 / 三者之魂”）在法语中近乎同音。后一个写法把实在重新放回它同象征界、想象界构成的三项关系中，而不是把它化约为物质。

这样一来，这会是一种更严肃的方式，去指涉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东西；它同另外两项同质，并非没有缘故。

有个名叫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的人——这就是他的名字……

相关知识卡 皮尔士的符号三元关系与解释项

你们知道，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写过这个名字……皮尔士曾对语言严格说来并不表达“关系”这个事实深感震动，而这一点的确很醒目。语言不允许作出下面这样的记号：

X 同 Y 具有某一种——而不是另一种——类型的关系；正是这一点授权我……

因为皮尔士本人说明，为此需要的是三元逻辑，而不是人们惯用的二元逻辑……正是这一点授权我谈“三者之魂”，把它看作需要某种特定类型逻辑关系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皮尔士的符号三元关系与解释项

唔，我毕竟要谈到这套由奥比耶-弗拉马里翁出版的《哲学，事实上》丛书，讲讲某种从我用自己的话语开创的东西里一路发展出来的现象；它使我有些害怕。

这套丛书出版过一本书，作者是一个名叫尼古拉·阿伯拉罕的男人和一个名叫玛丽亚·托罗克的女人。

它叫作《隐名术》（Cryptonymie），这个标题已经充分点出歧义：名字藏在其中；它又叫作《狼人词圃》（Le Verbier de l’Homme aux loups）[注4]。

> [注4] 尼古拉·阿伯拉罕（1919—1975）与玛丽亚·托罗克（1925—1998）：《狼人词圃》，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9 年。

我不知道，在场的人里也许有谁曾听过我对《狼人》的那些异想天开。

我正是在谈这个病例时提出了“父之名的拒斥”。

如果词语具有意义，那么在《狼人词圃》中，我相信自己认出了我一向以来所表述之物的推动。

也就是说，无意识中所涉及的是能指；而无意识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归根结底，人会说话……

如果确实存在说话之在……人独自说话，因为人所说的始终只是同一件事；除非他向同一位精神分析家“对话”敞开。

人别无办法，只能从精神分析家那里接收到某种归根结底造成扰动的东西；防御由此而来，人们围绕所谓“阻抗”编造的一切也由此而来。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阻抗从分析家自身那里出发，而被分析者的善意所遇到的，没有什么比分析家的阻抗更糟。

精神分析——我最近说过、也重复过——不是一门科学。

它没有科学的地位，只能等待、期望这种地位。

但是，它是一种妄想，人们期待这种妄想孕育出一门科学。

它是一种妄想，人们期待它变得科学。

人们可以等很久。

人们可以等很久；我已经说明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存在“进步”，而人所收获的不一定就是所期待的。

所以，它是一种科学性妄想，人们期待它孕育出一门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分析实践将来一定会孕育出这门科学。

这门科学成熟的机会更加渺茫，因为它是自相抵触的；而从我们对它的使用中，终究知道科学与逻辑之间存在某些关系。

有件事——我得说——比传播更令我惊讶……

我们很清楚，这种传播确实在发生：传播所谓我的教学、我的思想——仿佛这意味着我有什么思想……传播我的教学，一直传播到分析团体的另一个极端……

就是那个以“精神分析研究所”之名一路发展的东西……更令我惊讶的，并不是《狼人词圃》不仅乘风航行，而且还生出幼崽；而是有个人，我并不知道他……

说实话，我“相信”他正在接受分析……我原本不知道他正在接受分析，不过这只是一个假设；这位名叫雅克·德里达的人为这部《词圃……》写了一篇序言。

他写了一篇极其热切、充满热情的序言；我似乎从中感到一种同某件事相关的震颤……

我不知道他同这两位分析家中的哪一位有往来；可以肯定的是，他把两人配成了一对。

而在我看来——我得说……

尽管是我把事情引上这条路……在我看来，无论这本书还是这篇序言，格调都不太好。

就“妄想”这种类型而言，我这样同你们谈它，不能说是希望你们会去看看；我甚至宁愿你们打消这个念头。不过我很清楚，归根结底，你们会冲到奥比耶-弗拉马里翁那里，哪怕只是去看看我所谓“一个极端”是什么。

这肯定同我越来越不想向你们说话的低落愿望结合在一起。

与它结合在一起的是我的恐惧：我觉得自己多少要为某件事负责，也就是打开了某种东西的闸门；而我原本也大可以闭嘴。

我大可以只为自己保留玩弄无意识的满足，不去解释这场玩笑，不说我们正是借能指效应这个玩意进行操作。

我大可以把它留给自己，因为归根结底，如果不是真有人强迫我，我绝不会开展任何教学。

至于雅克-阿兰・米勒发表的关于“1953 年分裂”的材料，不能说我当年是满怀热情地接手无意识这一课题的。[注]

> [注] 法文把米勒发表的材料先提作话题，随后才接“我并非满怀热情地接手”，保留了口语中的句法错接。米勒的材料回顾的是 1953 年的分裂，不能据此读成拉康在米勒发表之后才接手这一课题。

我甚至会说得更进一步：我不太喜欢第二地形学；我的意思是，弗洛伊德受格罗代克带动而进入的那套地形学。

当然，人别无办法；这些摊平的图式：本我，以及那只作为自我的大眼睛，一切都被摊平了。

不过，这个自我……

它在德语中其实不叫 Moi，而叫 Ich……

……Wo es war，“它曾在之处”：我们完全不知道格罗代克那个脑袋里装着什么，才会支撑这个本我、这个 Es。他认为，这里所说的本我就是某种“活着你”的东西。

他在写自己的 Buch、自己的《本我之书》、自己的 Es 之书时，就是这样说的：本我是“活着你”的东西。

这是一种有某个总体单位“活着你”的观念；然而很明显，本我会对话，而这恰恰就是我以大写 A 标出的东西：有某种别的东西，就是我刚才所谓“三者之魂”。“三者之魂”并不只是实在界；我明确地说，它是某种我们与之没有关系的东西。

我们用语言对着这个东西吠叫，而 $S(\not{A})$ 的意思正是这个：它不作回答。

正因如此，我们才独自说话，独自说话，直到所谓“自我”从中出现；也就是某种严格说来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它不会陷入妄想的东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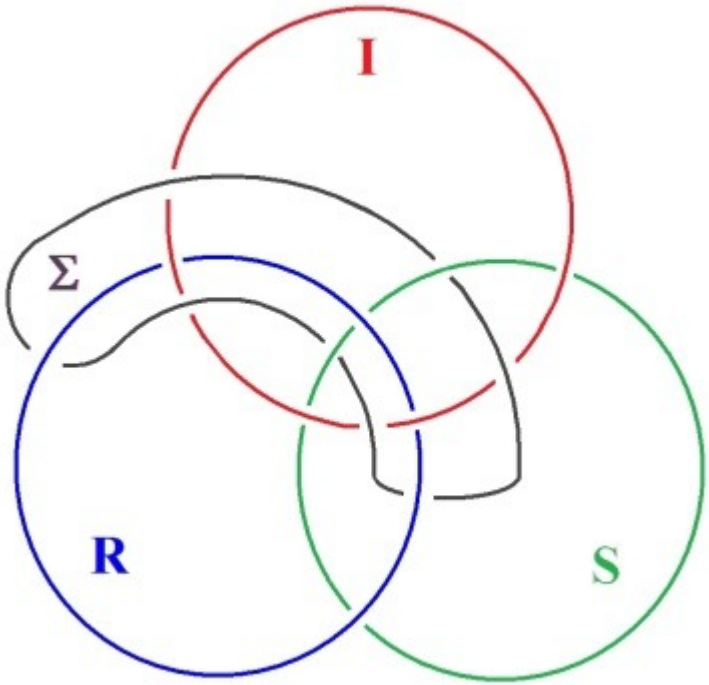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其实也这样指出过……谈到精神分析时，不必把事情看得那么精细；疯狂与心智衰弱之间，我们只能二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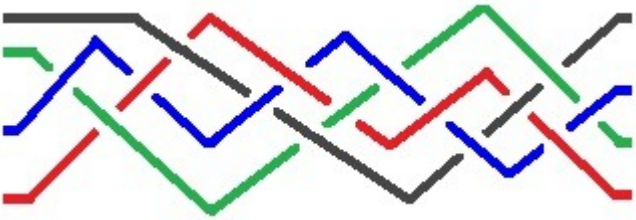
今天就讲到这里。

第5课 · 1977 年 1 月 18 日

这相当令人痛苦。事情是这样：说实话，这更像是一项失败的见证；也就是我把自己折腾了四十八小时，去制作我所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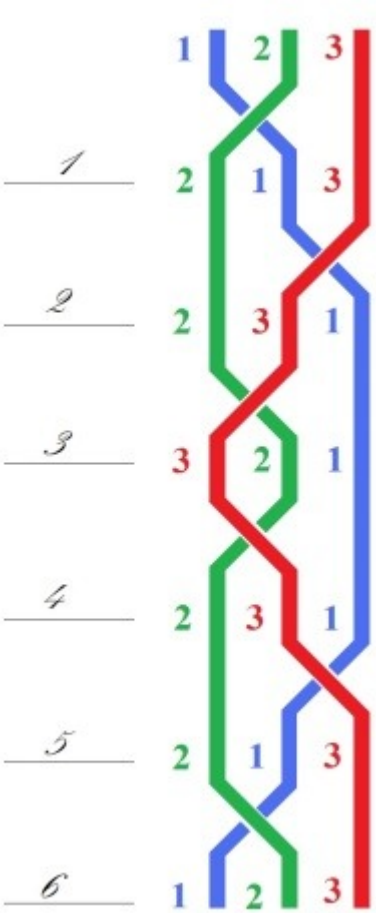
同“辫式”（tresse）相对……我把自己折腾了四十八小时，去制作我所谓的“四股辫”（quatresse）。就是这个：





“辫式”处在博罗米结的原理之中；也就是说，经过六次以后，我们会发现……

只要以适当方式让这三股彼此交叉……这意味着，经过辫式的六次操作，在第六次操作时，你们会重新按顺序找到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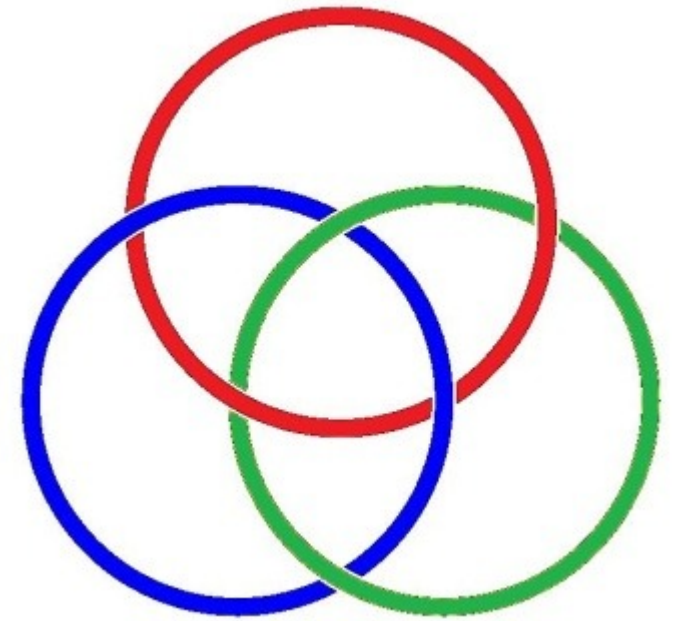
这就是构成博罗米结的东西。

如果操作十二次，同样会得到另一个博罗米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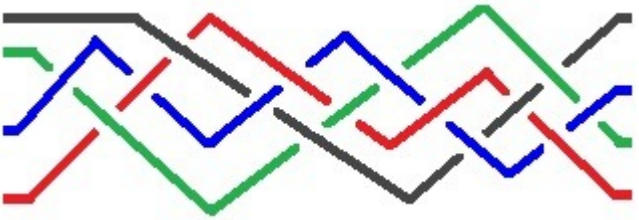
奇怪的是，这另一个博罗米结并不能立即被视觉化。

不过它具有这样的特征：与第一个博罗米结不同；正如你们刚才看到的，第一个博罗米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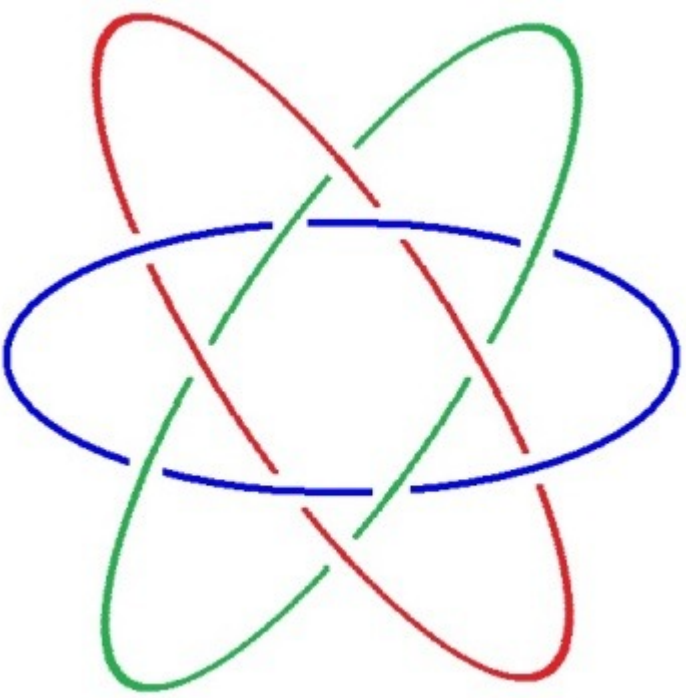
- 从位于上方的一股上面经过，因为你们看，红色在绿色上方；
- 又从位于下方的一股下面经过。这就是博罗米结所由来的原理；博罗米结正是凭这项操作维系。



同样，在四股操作中，你们会让一股从上面经过，另一股从下面经过：



你们还要作同样的操作，让处于下方的一股从下面经过；于是会得到一个新的博罗米结，它代表有十二个交叉的那个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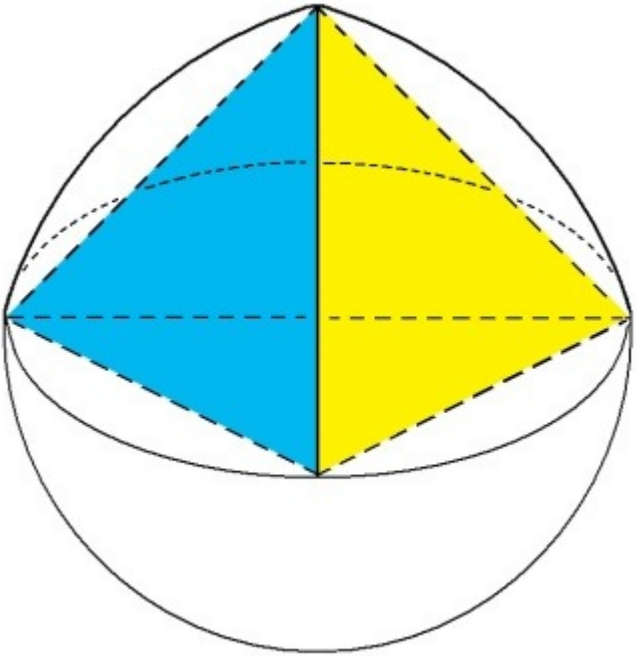
应当怎样看待这条辫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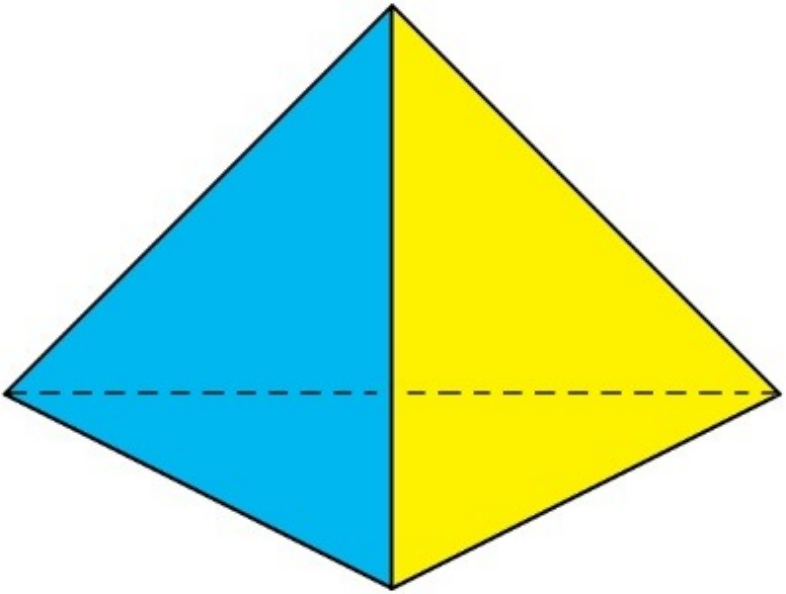
这条辫式可以处在空间中；至少在“四股辫”的层面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假定它完全悬置着。

不过，辫式只有被摊平时才能被视觉化。

我又耗掉了另一个时期——也就是据说留给假期的时间——同样把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试图让另一类博罗米结运作起来。这个结必然会在空间中构成，因为我的出发点并不是圆……

就像你们在这里看到的，也就是通常被摊平的东西……而是所谓四面体。四面体可以这样画：





这样一来，就有 1、2、3、4、5、6，共六条棱。

我得说，我原有的偏见……

因为所涉及的恰恰就是偏见……推动我用四个面而不是六条棱来操作；可是使用四个面十分困难，根本不可能编成辫式。

要编出正确的辫式，必须使用六条棱。

我希望看到这些球回到我手里。［把画有图式的球扔给听众］

事实是，你们会从中看到，不是六次而是十二次的编辫，具有完全根本的地位。

我的意思是，若不从某个东西出发，就无法让这种四面体的编辫运作起来……

因为四面体只有三个……无法不从辫式出发。

这是我很晚才发现的事实。只要我把这些球传给你们，你们就会从中看到；我再说一次，希望它们能够回来，因为我远远没有把这些球完全弄清楚。

所以，我会照惯例把它们传给你们，让你们检查。

我希望看到四个球全部回来。

事实上，它们并不相似。

一共有四个，这并非没有缘故。

这个缘故连我自己还没有掌握。

最好是……

尽管这当然会花费太多时间……最好逐个比较这些球，因为它们确实彼此不同。

我希望你们从这个三股辫式中……

它是这些四面体式博罗米结操作的基础；我再向你们重复一遍，我曾反复钻研，却没能完全成功……我希望你们从中得出一个结论。

也就是，即便谈到这些四面体，为了把事情显示清楚，我们仍会实行我所谓的摊平。

必须进行摊平——这里是球面式的摊平——才能触手可及地看到，所谈的这些交叉、四面体式交叉，确实属于同一种次序，也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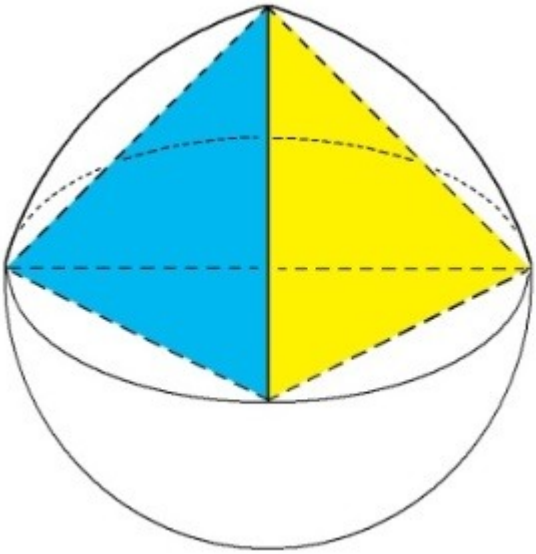
- 位于第三个四面体下方的四面体，从它下面经过；
- 位于第三个四面体上方的四面体，从它上面经过。

正因如此，我们在这里仍然得到博罗米结。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在空间中，即使从一个空间预设出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被迫承受……

因为归根结底，承受它的正是我们……仍被迫承受摊平。

即使从空间预设出发，我们也被迫承受这种摊平；它恰好以某种呈现为球面的东西为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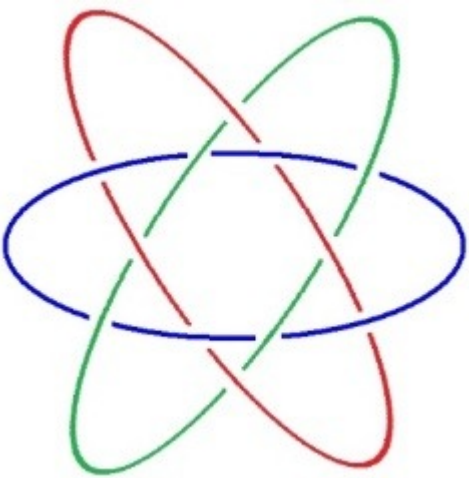
但这是什么意思？即便在操弄空间时，我们看到的也始终只是表面。当然，这些表面并不平凡，因为我们把它们表述为摊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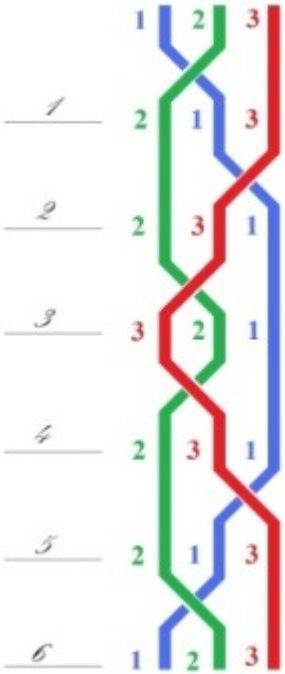
从这一刻起，在那些球上……

我刚把它们发给你们，而且很希望看到它们回来……在这些球上，显而易见，那个基础辫式……

也就是自身交叉十二次的辫式……显然构成一个环面的一部分。

恰恰是这个环面，我们能够在这个层面——也就是十二次交叉的辫式——使它物质化；其实也同样可以在这个层面，也就是六次交叉的辫式，使它物质化：




1 2 3
1
2 1 3
2
2 3 1
3
3 2 1
4
2 3 1
5
2 1 3
6
1 2 3

说实话，在我刚交给你们的球上，环面的这个功能完全显而易见；因为如果我们在两个小三角之间做下面的操作，同样无可否认……

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球……如果我们让一条极轴线从中穿过，就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得到一个环面。

因为只须在这两个小三角处各开一个孔，就会同时构成一个环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者的情形是同质的……

一个是我刚刚在这里画出的博罗米结……这个博罗米结同四面体的情形是同质的。

所以，有某种东西使这个事实对四面体来说也同样成立：环面的功能在那里支配着博罗米结中的“结性”因素。

这是一个事实，一个严格说来从未被人察觉的事实：凡是同博罗米结有关的东西，都只能凭借其环面性质获得表述。

环面的特有性质，就是它是一个孔洞。

令人遗憾的是，孔洞很难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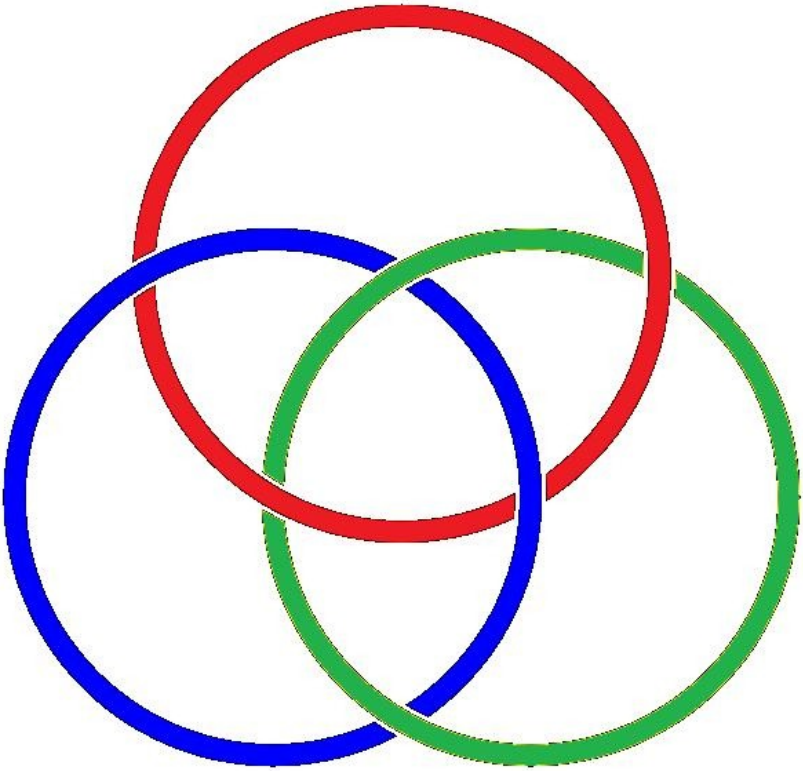
这是因为，孔洞的结同它的摊平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这是计数孔洞的唯一原则。而直到目前，数学中也只有一种计数孔洞的方式，那就是“从中穿过”；也就是走过一条使孔洞得到计数的路径。

这就是所谓“基本群”。

正是在这一点上，数学没有完全掌握这里所涉及的东西。

一个博罗米结中有多少个孔洞？

这恰恰构成问题，因为你们看，摊平以后有四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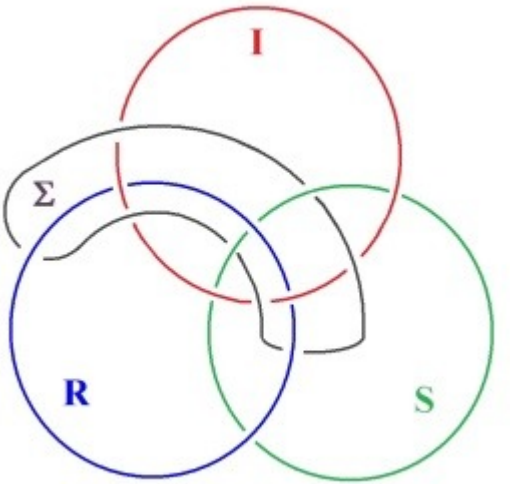
有四个，也就是说，它并不比有四个面的四面体少；每一个面上都可以开一个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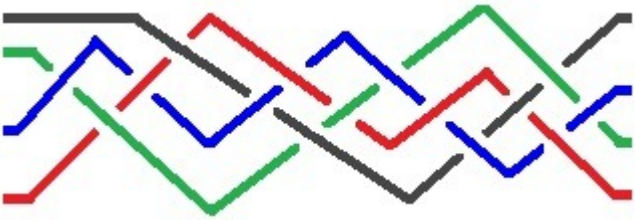
不过，我们可以开两个孔，甚至三个、四个，在每个面上开一个孔。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面同所有其他面组合，甚至还能重新穿过自身；于是，我们很难看出如何计数这些构成所谓“基本群”的路径。

所以，我们只能诉诸每一个孔洞的恒常性；而这项恒常性会以非常可感的方式消散，因为一个孔洞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那么，怎样区分形成孔洞的东西与不形成孔洞的东西？

也许“四股辫”能帮助我们把握它。“四股辫”所涉及的，的确是某种把我称作三个圆环的东西联结在一起的东西。也就是说，正如你们在第一张图中看到的，这三个圆环形成博罗米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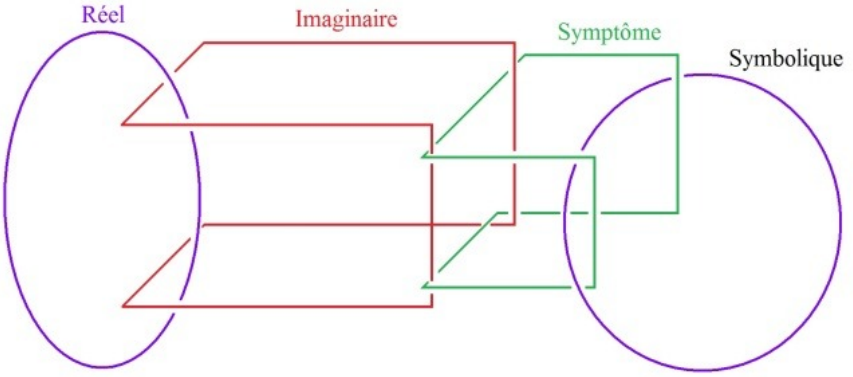




它们形成博罗米结，并不是说前三个圆环自行形成博罗米结；事实已暗含了这一点：可以说，第四个元素一旦被释放，就必须让三个圆环中的每一个都各自自由。

尽管如此，“四股辫”还是从最上方的圆环［黑色］开始，把三个圆环联结在一起：它从最上方的圆环上面经过，再从摊平图中位于中间的圆环［绿色］下面经过，从而把三个圆环联结起来。

我们确实看到了这里发生的事情；只要你们把这个图看作同下面这个图等价：



我想，你们看得出来，这里所涉及的是这样一种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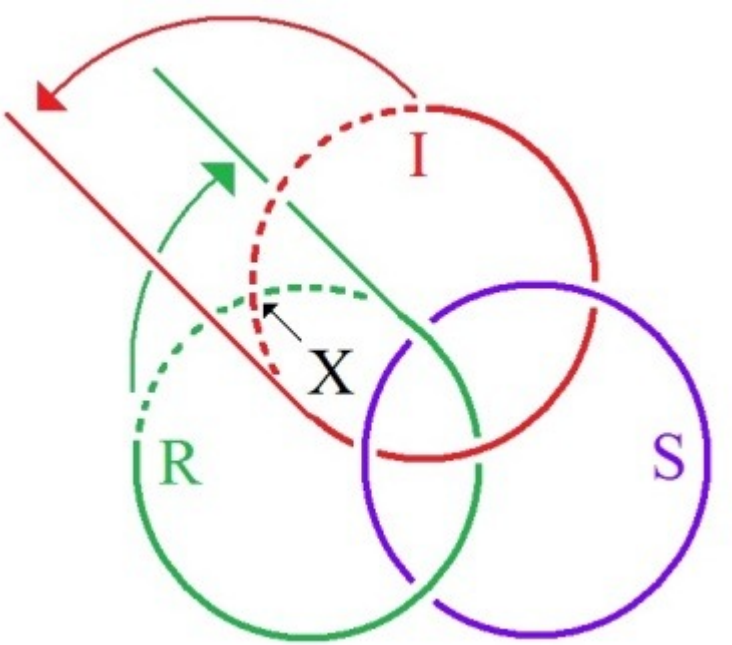
- 实在界，只要我们在这里把握它；
- 想象界；
- 症状；
- 以及象征界；这里的象征界，恰恰是我们必须作为能指来思考的东西。

这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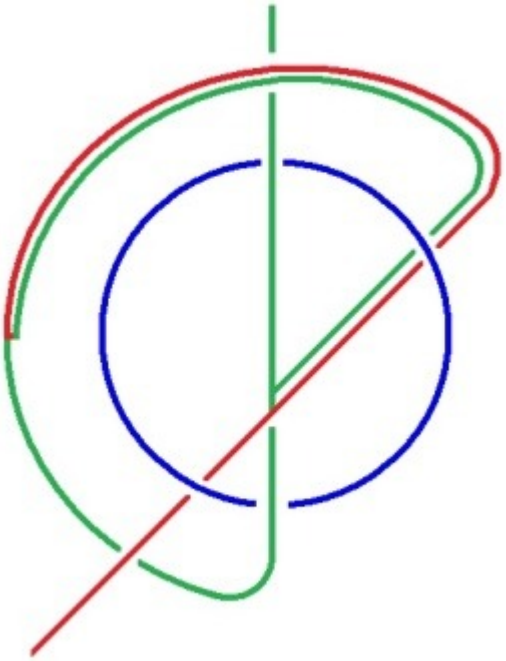
在这里，所指是一个症状；而身体，也就是想象界，同所指有别。

这种构造链环的方式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实在界……

也就是在这里这样标出的东西……实在界会特别悬系于身体。


I
X
R
S

→



是的，让我们试着看看，这种情况会产生什么结果：这里这个“X”、这个位置会被打开，而想象界会延续到实在界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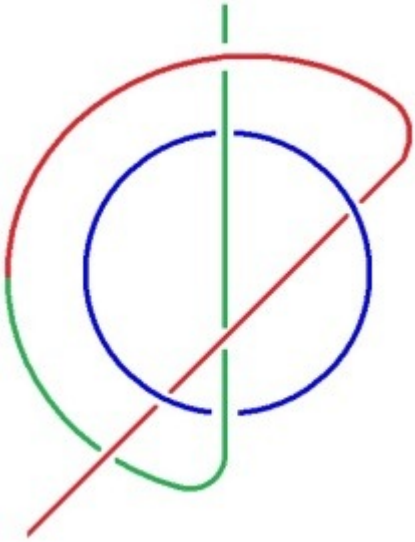
这确实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因为身体只以最微不足道的方式被生产出来，只是生命的附属物；换句话说，是弗洛伊德谈到种质（germen）时所思辨之物的附属物。

围绕言说功能，我们在这里发现某种可以说把人孤立出来的东西。此刻必须指出：只是由于不存在性关系，我们在这里所谓的语言才可以说会对它作出增补。

事实上，吧啦吧啦填满了空间，填满了那个以“不存在关系”为特征的东西。

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实在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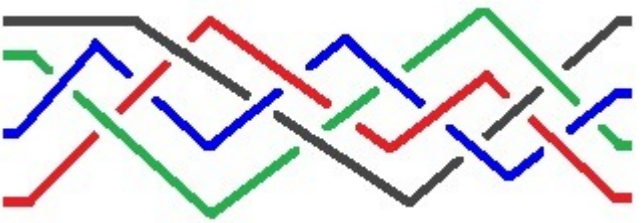
尽管无法知道它停在哪里……把实在界同想象界连接成连续体。



换句话说，它从象征界正中央的某处开始。这会解释：这里以红色画出的想象界，确实在象征界中折回；但另一方面它对象征界而言又是异质的，只有人才说话这个事实便是见证。

这一点在这里表现出来：实在界被画成绿色。

对于我今天痛苦地试图以这种方式向你们表述的东西，我希望有人向我发问；这种方式使象征界成了某种不容易表达的东西。至于这个四股辫式，在我看来，它非常准确地复现了这里的东西：



也就是说，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把它呈现为辫式的方式。

如果我一开始确实没有成功，那是因为不要以为四股辫很容易编成。必须从一个以适当方式截断交叉的点开始；也可能从某个这样的点出发，根本找不到编成辫式的办法。

我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耽搁了如此之久；耽搁得太久，以致我今天原本要对你们说的东西受到的损害不止一点。

所以，如果有人愿意作出回应，也就是就我今天想说的东西向我提问，我会十分感激。

提问

提问者

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

我想问您：因为您说了“空间预设”（le présupposé espace），而我始终不太明白——我在这场高贵的集会面前谦卑地承认——您说的是“外—存在”（ek-siste）还是“存在”（existe）。

我有权有自己的弱点。不过，您为什么不能说“父亲—空间”（le père espace）？

拉康——可以。

提问者

……我只是疑惑。还有，您说了：“空间中三个四面体的预设会形成辫式。”

我虽然不在马戏团，不过既然我们在谈球面，我记得您扔出的那些如此不同的球；我们可以把它编起来。

拉康——可以把它……？

提问者——我们可以在博罗米岛上把它编起来。可以像杂耍演员一样，在空间中编出辫式。

拉康——嗯……提问者——您刚才自己也承认，困难的是把它摊平。没有人对您说过吗？

拉康——是的，的确如此。好。还有别人想提问吗？

提问者

实在界与想象界被打开，而象征界折回自身；这种情况是否预设您从“人”的领域转向“生命与生物”的领域？

拉康——人当然不是唯一活着的东西。

提问者

您听不见我，正是因为我没有麦克风。技术把事情安排成这里有麦克风。

您为什么不用？是为了让您所说的话更有价值吗？

拉康——当然不是！我很抱歉，自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走到黑板旁。

提问者

那么，如果言说功能把人孤立出来，前语言的显现又如何？也就是说，实在界可能被打开……

我再读一遍："实在界同想象界连续"……比如说，您如何看待艺术所具有的那些前语言显现？

拉康——哪些……？

提问者——艺术、音乐，加引号的"艺术"、绘画、音乐，总之所有不通过谈话疗法、不通过言说的艺术。那么，如果您通过这里的一道开口，把实在界同想象界连成连续体，我认为……

按照我自己的绘画经验……您在黑板上以一道开口画出的连续性，正在行动中……

我明确说"在行动中"——这一次是凭身体；按照您的界定和弗洛伊德通过种质所作的界定，身体作为附属物而在那里……我认为，在绘画

的层面上发生的，恰恰是一场前语言的附属物游戏。也就是说，我请您把话正好接下去；不是我不知道后文，而是我在等待您的还击。

拉康——是的……

提问者

我在这个图中看到一道切割的呈现，不过其中存在一道在行动中打开的可能，而这就是绘画行动；它恰恰构成一次打开，却是借某种连续性——请原谅我——有点像拿起焦糖时会拉出丝来。那么，这一次主体与大他者之所之间没有切割，也不存在上次在音乐中向我们描述的那种异化——在那里，小对象 a 消散了。姑且说，主体与大他者之所之间会拉出丝来，就像制作焦糖时一样。

从主体的强迫性一直到大他者之所，我看到了绘画语言的一种奇特可能……

这是我自己的绘画语言；在这种语言中，在外延层面，也就是词典的层面，以及恰恰被置入嵌套、并在您从治疗出发研究语言时起作用的东西的层面……在这里，在绘画事实中，存在某种持续坚持……

拉康说，意义并不在于它当下所意指的东西；这里的确始终存在这种滑移和能指的游戏，正如《被窃的信》研讨班中一样……在这里，会有一个连续性的过程、一种奇特的坚持；它处在第一个层次，也就是外延层次……

它会存在于诗歌中；就我而言，也存在于绘画经验中。在那里，首先出现第一次情节化、舞台化……符号被场景—铭写，并会在某个层面

持续坚持；在那里，初级过程进入次级过程，并且——如果你们愿意——第一次赋予符号以形式；随后，这些符号自身又会通过某种场景齿轮的游戏，被置于嵌套状态。

拉康

我认为，你这里所谓“前语言”，完全是以语言为模型塑成的。

我甚至几乎要说，它是一种“超语言”。

比如，你在这里所谓的那些丝状物，是某种深受象征与能指推动的东西。

提问者

是的，我其实也这样认为。不过，姑且说路径不同，并不经过象征界的整个过程；我完全不是要怀疑您的教学或者指出它的缺陷，尽管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 拉康——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指出我的教学的缺陷。

提问者——不是，不过姑且说，在那个不再……的层面上……

拉康

我试着说，在这里，艺术处在象征主义的彼岸。

艺术是一门技艺，而象征界处在“做”的原理之中。

我相信，艺术的“言说”中所包含的真，比任何吧啦吧啦都更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经过随便哪一条路径。

提问者——是的，我只是想说，事情……

拉康——它不是前语言，而是二次方的语言。好了！

第6课 ・ 1977 年 2 月 8 日

迪迪埃-韦尔

拉康

啊！我的脑袋正撞在某种东西上；这一次，我会把它称作一堵墙。

当然，是一堵由我自己发明的墙；正是这一点令我烦恼。

人不能随便发明任何东西。

而我所发明的东西，归根结底是为了说明……

我说“说明”，但我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为了说明弗洛伊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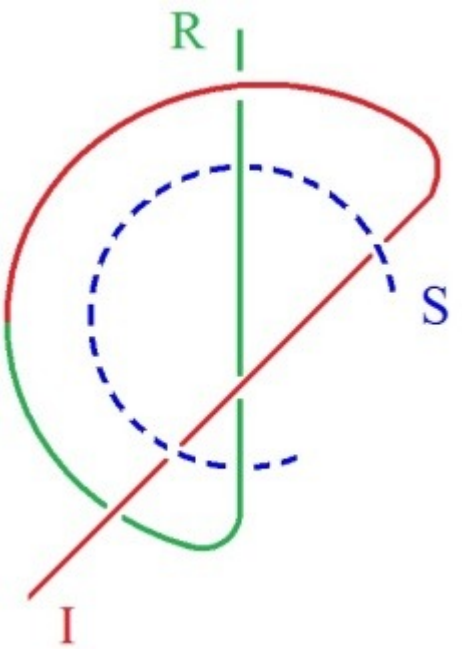
令人惊讶的是，在弗洛伊德那里，看不到这种烦恼的痕迹；更确切地说，看不到这些烦恼，也就是我自己有、并以“我的脑袋撞墙”这种形式传递给你们的烦恼。

这并不意味着弗洛伊德没有忧心忡忡；不过，他交给公众的东西表面上属于——我说的是“属于”——一种哲学的层次。也就是说，其中没有……我本想说没有骨头，但恰恰是有骨头的，而且具备独自走路所必需的东西，也就是一副骨架。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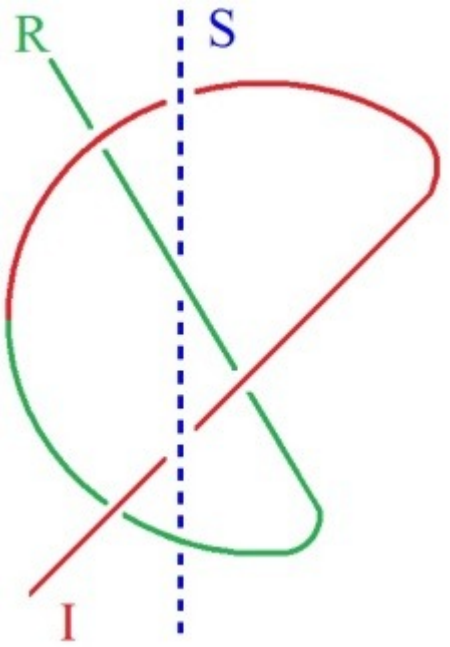
我想，你们在这里认出了这个图形……

如果我确实画对了的话……我用一笔画出实在界的生成；这个实在界归根结底又延续成想象界，因为所涉及的确实就是这个，而我们并不很清楚实在界与想象界各自在哪里停止。

就是这个图形，它会变成那个图形：



→



我之所以把它交给你们，只因为这毕竟是第一幅没有把我自己弄糊涂的图；这很值得注意，因为我当然总会把自己弄糊涂。

好，我还是想把话交给一个人；我曾请他到这里来，讲出若干在我看来值得——完全值得——陈述的东西。

换句话说，在我看来，这位名叫阿兰・迪迪埃-韦尔的人，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中开局不坏。

我能告诉你们的是，就我而言，我花了很大力气去摊平某种东西。

摊平总是参与系统；它只是参与其中，这说不了多少。

一种摊平，比如我为你们作的博罗米结摊平，就是一个系统。

我当然试图把这个博罗米结碾碎，而你们在这两幅图中看到的正是这个尝试。

理想，也就是自我理想，归根结底会是终结象征界；换句话说，什么也不说。

究竟是哪一种魔鬼般的力量，推动人说出某种东西，换句话说，推动人教学？我最终告诉自己，这就是超我。

这就是弗洛伊德以“超我”之名标出的东西；它当然同任何可以称作自然条件的东西毫无关系。

谈到这种自然，我还是得向你们提一件事：我曾着力阅读一篇在伦敦皇家学会发表、题为《论露水》的文章。

一个名叫赫歇尔的人非常推崇它；他写过一本题为《自然哲学研究初论》的东西。

这篇《论露水》最令我吃惊的是，它毫无趣味……

我当然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弄到它的；那里偶尔有人会为我费些力气。那个人是馆里的音乐学家，总之位置还算方便，可以帮我弄到资料。这一次，我无法获得自己勉强也许能够读懂的原文，所以向他索要的是一份译本……这篇《论露水》的确被翻译过……

作者是威廉·查尔斯·威尔斯……译者名叫托德，药剂学硕士；而人确实得拼命勉强自己，才能从中找到一丁点趣味。

这证明，并非所有自然现象都同样令我们感兴趣；露水尤其如此，它从我们的表面滑过去。颇为奇怪的是，比如说，露水并不具备笛卡尔成功赋予彩虹的那种趣味。

露水同彩虹一样，都是自然现象。

为什么它让我们完全无动于衷？

这非常奇怪；而且可以肯定，我们之所以不像对彩虹那样强烈地对露水感兴趣，正是由于它同身体的关系。因为我们感觉彩虹通向光的理论；至少从笛卡尔作出证明以来，我们就有这种感觉。

总之，对于我们如此缺乏对露水的兴趣，我感到困惑。

肯定存在某种以身体功能为中心的东西，使我们赋予某些事物以意义。

露水多少欠缺意义。

至少，在尽我所能仔细阅读这篇《论露水》以后，我作出这样的见证。

现在我要把话交给阿兰·迪迪埃-韦尔；很抱歉，我稍微耽误了他一点时间。

他只有一小时十五分钟可以向你们讲话，而不是我原以为能够保证给他的一小时三十分钟。

阿兰・迪迪埃-韦尔将向你们谈某种同知识有关的东西，也就是“我知道”或“他知道”。他会围绕“我知道”与“他知道”之间的关系展开文字游戏。

阿兰・迪迪埃-韦尔

可以说我要谈“渡越”吗?

拉康

您也可以谈“渡越”。

阿兰・迪迪埃-韦尔

我之所以会向拉康博士提出接下来要交给你们的这些异想天开，出发点是弗洛伊德学派所谓“渡越”对我而言所代表的东西。

一段时间以来，学派中确实流传着一种说法：渡越程序已运行若干年，但它的结果并没有回应人们寄托在其中的希望。

有人由此产生一种渡越失败的观念；我个人很难容忍这种观念，因为在我看来，渡越似乎保障了某种能够为精神分析的未来保存其根本与鲜活部分的东西。

我稍微思考了这个问题，并认为自己也许找到了某种能够说明一种尚不存在之拓扑装配的东西；这种拓扑装配可以说明：认可评审团也许无法使用传递给它的东西，使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得到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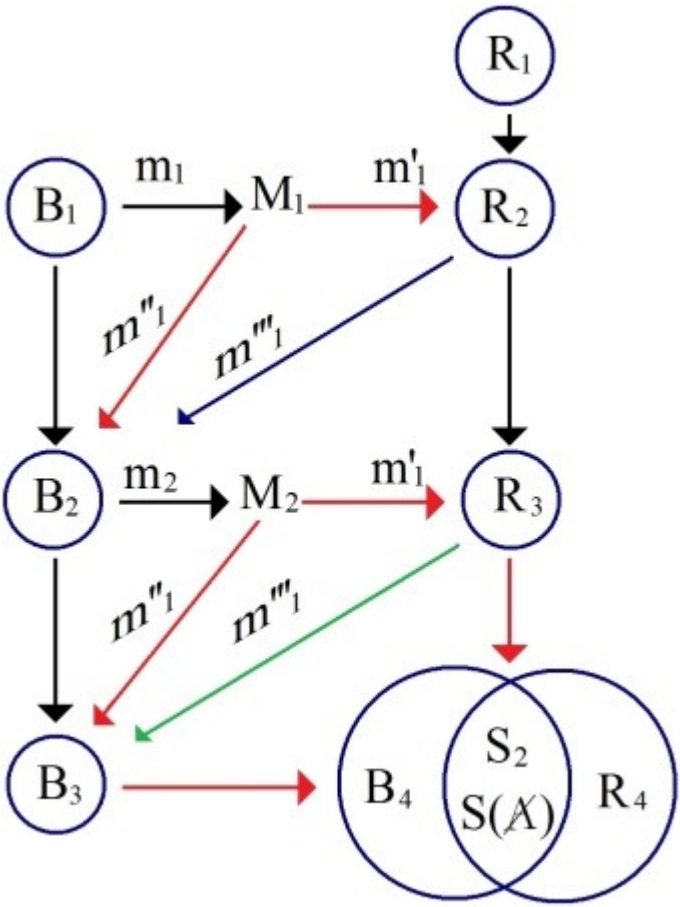
我将在你们面前搭建的回路，试图以一个长回路为隐喻；根本运动可以在其中得到呈现……

你们会看到，我准确标出三次运动……经过这些运动以后，一个主体及其大他者能够抵达一个明确、很容易定位的点……

我会把它称作 B_4-R_4——你们会看到原因……我将从这一点出发，表述在我看来可能构成下列问题的东西：

- 一方面，是渡越的问题；
- 另一方面，也许是短路的性质，也就是某种可能在拓扑上使认可评审团层面所发生之事发生短路的东西。

好，我就从这里开始。


R1
B1
m1
M1
m'1
R2
m''1
m'''1
B2
m2
M2
m'1
R3
m''1
m'''1
B3
S2
B4
S(A)
R4

为了使两位分析伙伴在你们面前取得在场，我选定的主体可以通过《被窃的信》中两位最缺席的主人公变得为你们所熟悉。你们知道，在这则故事中，从头到尾都没有谈到他们：

- 一个是信使，也就是这封信的发送者；他被排除得如此彻底，以致我想连坡都没有为他命名；
- 另一个是信的收件人；我们知道——拉康已经向我们展示过——他就是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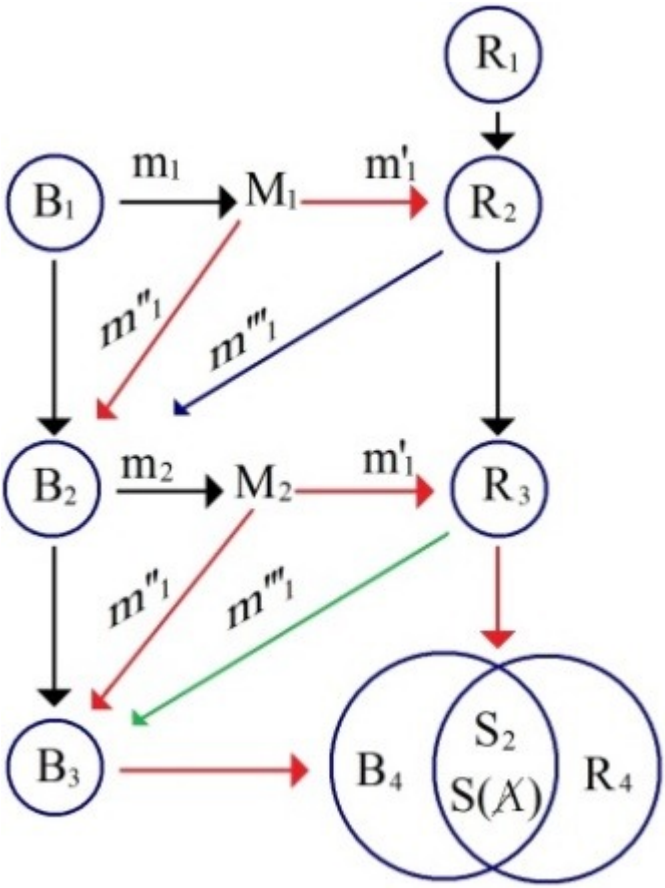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允许，为了方便陈述，我会把他们命名为：

- 主体叫作博泽夫；
- 而收件人保留他原来的名字，也就是国王。

我的整个装配会以一个曲折的长回路取代短路……

坡的故事凭借短路把两个主体置于信件行程之外……在这个曲折的长回路中，从 B_1 位置出发的信最终会到达 B_4 位置。

我向你们标出的数字 1 与 4 已经表明，我会区分四个位置；它们把主体与大他者的四个连续位置区分开来。我从 B_1 开始。



你们看到：

- B，也就是 B 的序列，对应主体博泽夫；
- R_1、R_2、R_3 的序列，对应国王知识的推进：R_1、R_2、R_3。

不妨说，我以 B_1 标示主体的“天真”状态，甚至愚拙状态；此时他只靠这个主体位置支撑自己：“大他者不知道，国王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唔，很简单……

信的内容无关紧要……很简单，他不知道主体知道某件涉及他的事情。

所以，R_1 代表国王的根本无知。

因而可以说，在 B_1 位置上，愚拙的“我思”位置可以写作：“他不知道，故我存在。”

不妨说，这个故事、这个位置对你们并不陌生，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从分析中熟悉的位置。我们知道，被分析者常常选择自己的分析家时，会在无意识中告诉自己：“我就选这个人，因为我可以骗过他。”同时，我们也知道，他最害怕的恰恰是自己能够成功。

我从这个基本装配继续往下走。

在安置拉康的图之前，事情如下展开。

现在我要……

故事开始了……现在我要让一个人介入；你们看，我把他标作 M，我会把 M 叫作“信使”。

也就是说，有一天，处在 B_1 的博泽夫会把我称作 m_1 的信息托付给处在 M_1 位置的信使。在 m_1 中，他告诉信使：“大他者不知道，国王不知道。”

信使生来就是干这个的；他当然是一个叛徒。他把信息 m_1 传递给国王，信息由此变成 m'_1。也就是说，国王从 R_1 的无知位置，走到具有一种基本知识的 R_2 位置："另一个人知道——也就是主体知道——某件涉及我的事情。"

从这里开始，信息会以反转形式返回博泽夫。

姑且说，它会以两种方式返回，因为会出现往返运动。信使会回来找到博泽夫，告诉他："你告诉我的话，我已经告诉国王了。"

我把这条信息称作 m''_1；在图上，它沿 $i(a)$ 轴返回。如果你们愿意，这是镜像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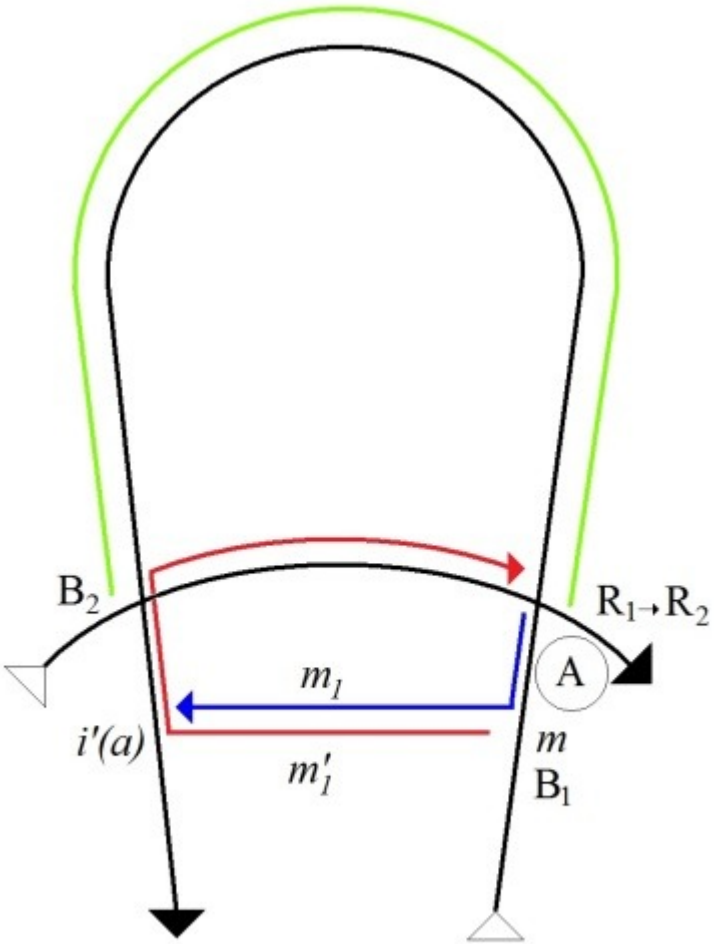
另一个信息到达博泽夫，它会落在我用绿色画出的主体化轨迹上，也就是经由象征层面直接抵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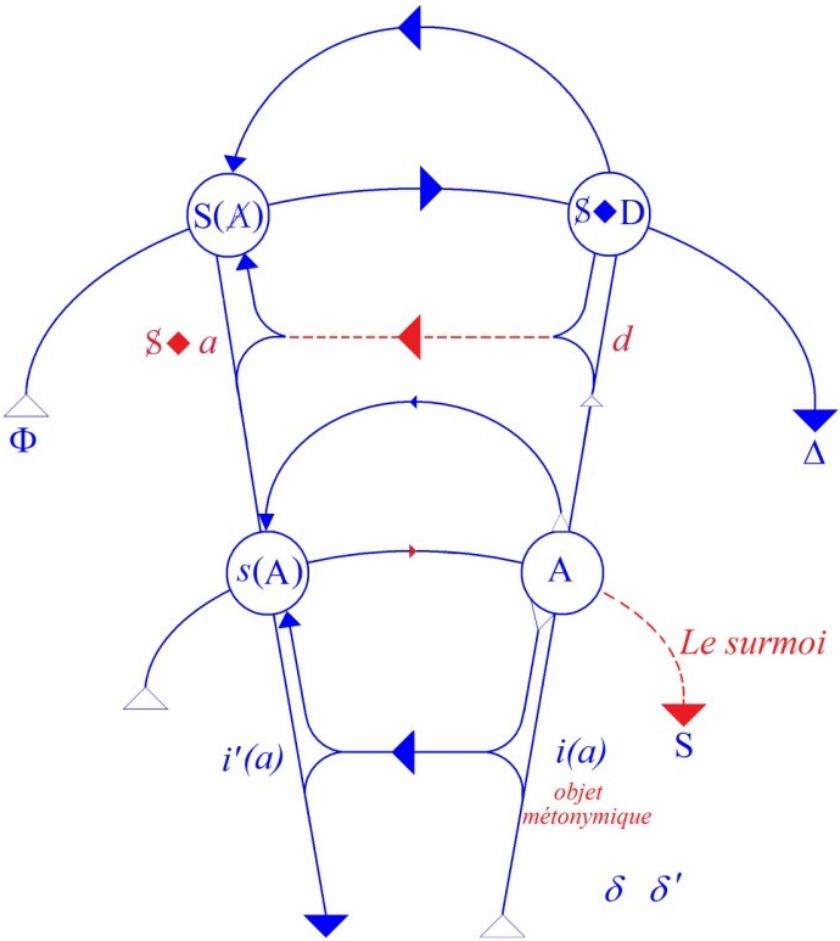
所以你们看到，此处重要的是，博泽夫……

原先处在 B_1 的愚拙、愚昧位置……由于返回给他的信息发生反转，也就是这一次变成"大他者知道"，他被移位了。他无法继续留在 B_1，而会来到 B_2。我会说，在 B_2，他处在假象的位置上；他仍能凭借我所谓的两面性位置支撑自己，因为在 B_2，他仍能告诉自己：

"是的，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我知道他知道。"

在继续之前，现在我要把第一幕写到拉康的图上：


B2
R1→R2
A
m1
i'(a)
m'1
m
B1



这里是大他者的位置，信息从大他者出发。

那里是博泽夫的“自我式”位置，我把它写作 B_1。

信息从博泽夫出发；他把我称作 m_1 的信息托付给信使——也就是小 i′ (a)。这个回路说的是：“他不知道。”

信使履行自己的职责，通过这条路径传递信息，使国王从 R_1 转到 R_2。

从这里开始，大他者的新位置所产生的效应，会把原先处在 B_1 的博泽夫带向……

这里会在 B_2 层面产生一种基本的主体效应，也就是拉康所谓“大他者的所指”；也可以画出这支箭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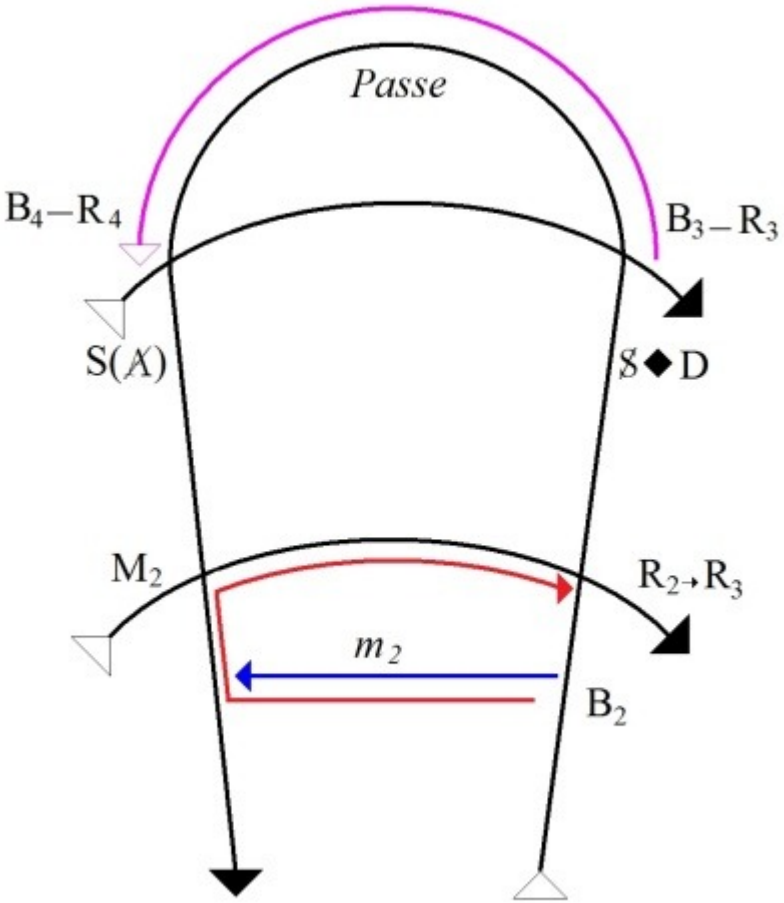
可以说，博泽夫还会在信使的 $a \rightarrow a'$ 轴上接收到一条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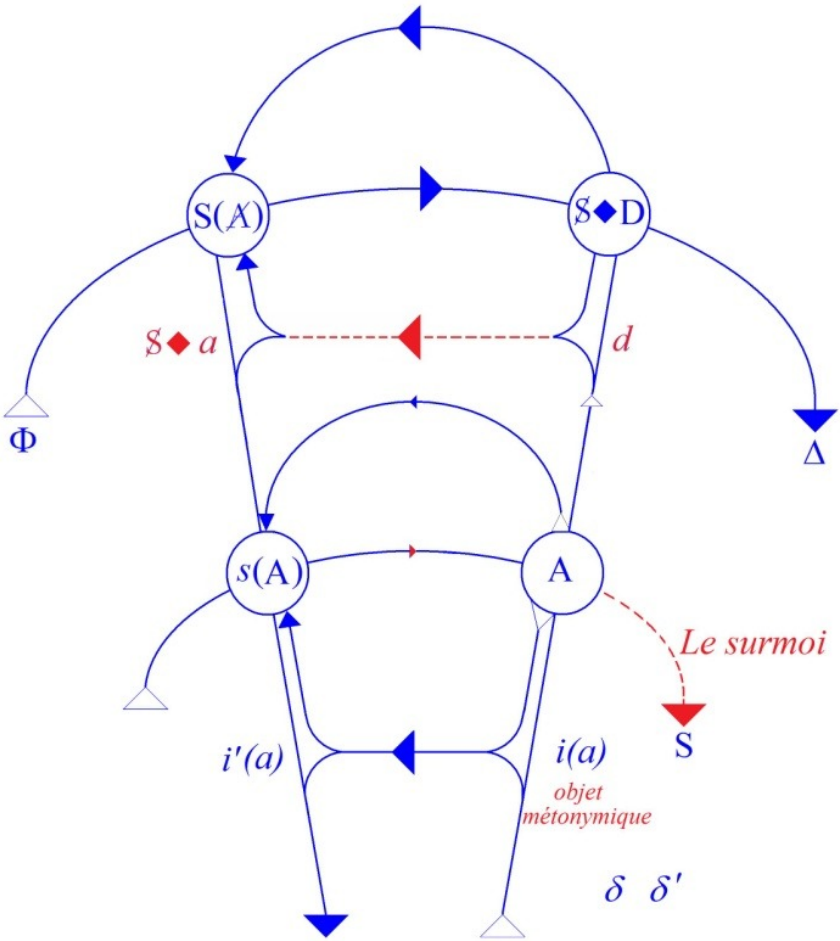
所以你们看到，我们的主体博泽夫处在 B_2。

现在我要引入拉康的另一张图。所以，我继续。

你们看，我把博泽夫留在 B_2，他以刚才描述的两面性位置支撑自己，因为他仍能够维持大他者无知这一观念。

从这里开始，事情才真正变得令我们感兴趣，也明显变得更加复杂。


Passe
B4—R4
B3—R3
S(A)
S◆D
M2
R2→R3
m2
B2



从博泽夫的 B_2 位置出发，会发生下面的事情：博泽夫继续传递自己的知识；也就是说，他会向我画在 M_2 位置的信使传递第二条信息 m_2，并在信息中告诉他：“是的，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我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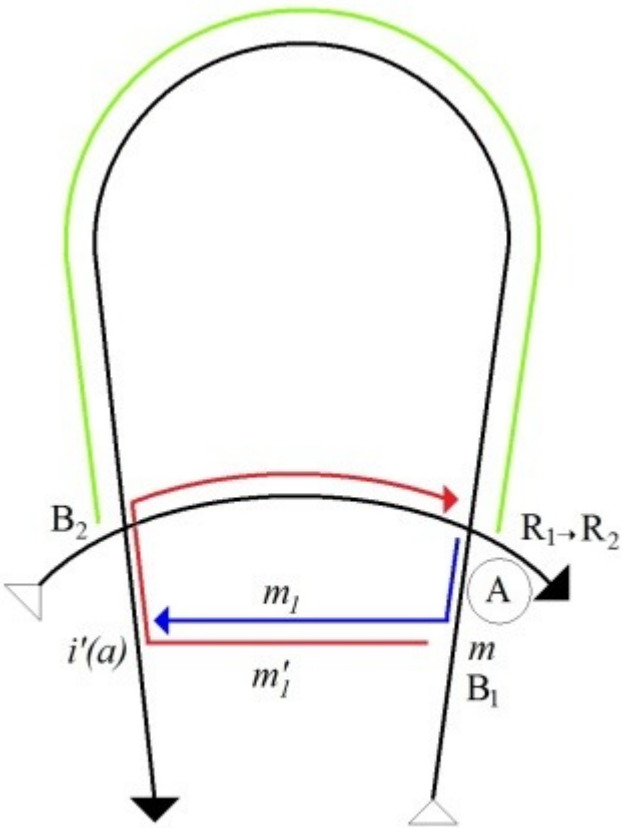
处在 M_2 的信使做同样的工作，把信息再次传给国王；所以国王获得一种新的知识，从 R_2 转到 R_3。此时国王的知识是：“他知道我知道他知道我知道。”

但博泽夫还不知道这一点；只有当信使作最后一次往返、回到博泽夫身边并告诉他：“我已经告诉国王，你知道他知道你知道他知道”，他才会知道。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原先被我们留在 B_2 的博泽夫被推到我称作 B_3 的新位置。从这个位置出发，我们会以一种十分特别的方式考察拉康的第二张图，也将开始能够引入渡越所涉及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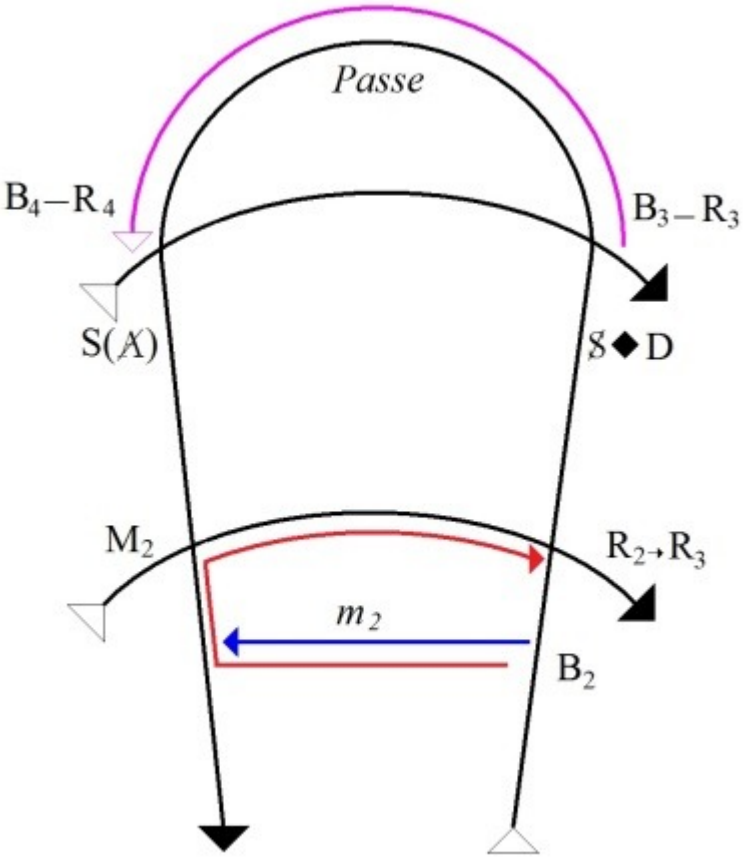
所以，我先画完图式再继续。

这里是 M_2、m'_1、m''_1。我把原先留在这里 B_2 的博泽夫重新放在 B_2；也就是说，他在这里向 M_2 传递 m_2，告诉他：“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我知道他知道。”

同刚才一样，这条信息也以这样的方式到达大他者：


B2
R1→R2
m1
A
i'(a)
m'1
m
B1

→



而这条信息返回博泽夫，会把他置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他面对着一个自己再也无法对其隐瞒任何事情的大他者——国王。

好，我希望你们还跟得上，尽管这个回路有些曲折。

那么，当国王处在 R_3、处在我刚才指出的知识位置，而且信使回到博泽夫身边，使后者知道这项知识时，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博泽夫能够想：

“国王知道我知道他知道我知道。”

此刻将要发生、并把我们引向后文的是：

- 在 B_2，处在假象中的博泽夫仍能声称自己多少有一点存在，因为他可以告诉自己：

“他知道，但他并不知道，所以我仍然还能从中存在一点”；

- 在 B_3，由于大他者具有一种可以加引号的“绝对”知识，博泽夫的“我思”位置会是被彻底剥夺自己的思想。

在这个层面上，如果大他者无所不知——问题不在于大他者无所不知，而在于主体再也无法向大他者隐藏任何东西——那么问题就是：隐藏什么？因为此刻向大他者揭示的，与其说是博泽夫一直用来蒙骗大他者的谎言，不如说博泽夫此刻发现：他的谎言揭示了另一个谎言；它隐藏在前一个谎言背后，性质与维度完全不同。

如果国王处在 R_3 位置，仿佛知道一切，那么在这个“一切”中，消失的是博泽夫最根本的匿名状态。他所处的位置——接下来我会向你们演示——对应拉康所谓主体的“蚀”、在要求的能指面前的淡出；它在图上写作……

它也标示驱力，不过我现在不谈这个……

被划杠主体与要求的菱形：$\not{S} \lozenge D$。

在继续以前，我希望你们充分感受到：既然在 R_3 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被隐藏，那么最后一个藏身处便向 B_3 的主体敞开，也就是那个他不知道被隐藏起来的藏身处。

他发现，自己通过有意隐藏、通过拥有一个可以指出的谎言，实际上绕开了另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谎言；后者栖居于他，并把他构成为主体。

所以，他一无所知的这项知识，会在从此无所不知的大他者的注视下，于 R_3 涌现。

我说“在大他者的注视下涌现”，必须完全按字面意义理解这个表述；因为经由这个大他者的目光涌现的，恰恰是主体最初被创造时遭到减除的东西，也就是从主体那里被减除的能指 S_2。正是这个能指把他构成这样的主体：支撑言语的主体，凭借能指 S_2 的减除，而在要求中通达言语的主体。

那么，会发生什么？

这个能指 S_2 重新出现在实在界中；必须这样说。

对于原初压抑的问题，我们不能说原初被压抑者像次级压抑那样，在象征界内部返回，因为象征界本身正是由它造成的。

如果它返回，只可能在实在界中返回；它正是以这种方式显现。我会说，它借一道目光、一道来自实在界的目光显现，主体在这道目光面前绝对无处求援。

我不准备在这一点上详加评论；不过，你们想一想就会看到，R_3、R_3 中大他者所暗含的知识位置，可以对应所谓最后审判中发生的事情。在这个点上，主体最终与其说因当下说谎而被控告……

- 因为恰恰在 B_3-R_3 这个点上，他已经不再说谎；
- 因为他在自己的非存在中被揭示；但在事后性中向他揭示的是：只要一开口，他过去就从未停止过说谎。

这个位置也可以向你们说明 R_3 中的知识，甚至开启某些视角，使你们思考种族主义或隔离主义知识会是什么。不过，那会是一种主体因在实在界中“存在”、体现这个 S_2 而享用的知识位置。

你们看，我只是在这里抛出一些线索，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主题，我不会回头再谈。

还应当把 S_2 在实在界中的返回同妄想联系起来，严肃地把消隐同妄想位置联系起来，因为在两种情况下，能指都会在实在界中返回。不过可以说，在非精神病者像精神病者一样失去言语的情况下，他的位置仍可以比作被异族入侵、实行焦土政策的民族：他们焚毁一切，借此维持某种东西，也就是使入侵不至于彻底完成。

实际得到维持的，就是主体消失以后留下的东西。

因为仔细想想，R_3 中发生的是：当原初压抑的能指返回实在界时，消失的不多不少就是原初压抑、无意识主体。如果你们愿意，无意识的横杠，也就是分隔 (a) 与 S_2 的那道横杠，在自身被划杠时，使 S_2 显现在实在界中，也使 (a) 显现在实在界中；留下来的就是这些，而这是一个彻底去主体化的位置。

现在我来到整件事最费解的一点：主体处在实在界中的 S_2 目光之下，被惊得目瞪口呆；在这道怪物般的目光面前，他惊呆了，失去了言语。

“怪物般的”这个词并非偶然来到这里，因为所显露的——所“怪显”（se monstre）的——正是最根本的匿名之物。如果这个 S_2 显露出来，那么支撑言语自身的东西，也就是它的抹除，就无法再发生；而怪物之所以骇人，无非因为它使人哑口无言。

我们抵达的谜点在于：博泽夫处在 B_3；如果我们假定他不会一辈子、永远留在那里，像被美杜莎目光石化的主体那样变成石头，那么什么会使 B_3 的主体得以离开？他又将如何离开？

我提出的第一步是：你们看，此刻他不再有信使的支撑。

信使走完了自己的行程，博泽夫也穷尽了这项求援；博泽夫第一次直接面对大他者。面对这个大他者，他只能……

也就是这封信真正的收件人，而博泽夫一直尽可能回避同他相遇；此刻他面对这个大他者……只能通过承认大他者而说出一句话，一句而且只有一句。

重要的是看清下列两件事的联系：

- 他只能说出一句话；
- 而当他放弃信使时——也就是他们不再两个人一起向大他者传递信息的时刻——大他者也会收到一条并非来自两个人的信息。这不再是两面性；可以说，此刻两面性位置被博泽夫内化，通过使他分裂而使他变形。这就是分裂，也是“一句话”的代价。

你们由此也看到，两面性无疑是抵御分裂的最佳防御。

“只有一句可能的话”与此相关：博泽夫将面对 R_3 的国王，他只有一句可能的话——我稍后还会回到它——他唯一能对国王说什么？

他会说：“就是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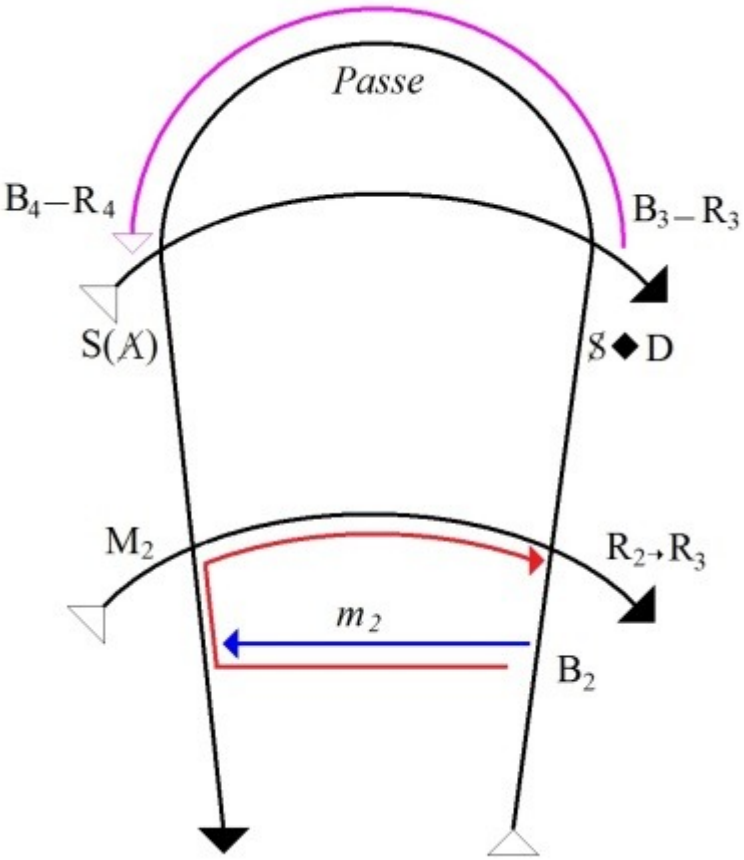
而这个“就是你”还会延伸成“就是我们”；我稍后会回来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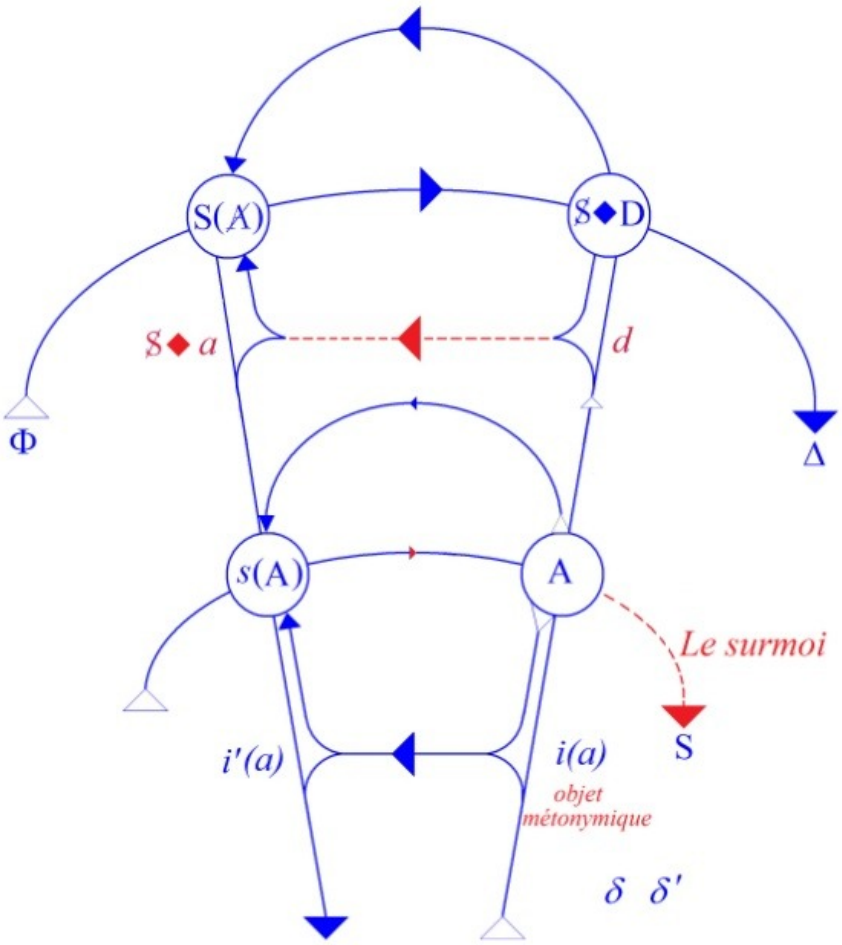
他说出唯一能够对国王说的话，同时也告诉他：“只有一个人，我能对他说这句话。”这里已经可以看见一种拓扑：一句话只能被送到一个场所。语言自身也向你们证明，它知道这种拓扑，因为语言告诉你们，“一言为定”的人只有一言，而且只能有一言。

不守一言、没有定言的人，恰恰拥有不止一言，或者说他并不只有一言。同时，语言中还存在目的地的概念，因为只有能够守住自己的话时，给出自己的话才可以设想；也就是说，实际上，人也被自己的话约束。

所以，我抵达的要点是：被送达的信息就是“就是你”。我会以一种方式把它写出来：我要画一封从 B_3 前往 R_3 的信；B_3 与 R_3 会在这条信息的层面相遇。现在我会进一步把这条信息说明为那个费解的被划杠大他者的能指：$S(\mathcal{A})$。

我先给你们一种写法。





我在左边图式中画出的是：这一次，博泽夫被逼到墙角，只能对国王说一句话；正因为他把这句话说给国王，国王最后一次被移位，从自己原来所在的场所——实在界——迁出，重新迁入象征场所，来到 R_4 位置。

说出“就是你”的博泽夫处在 B_4 位置。我把 $S(\not A)$ 写在 B_4 与 R_4 的相遇、共融之处；此刻两者把各自的横杠置于共同之中，正因如此，我在弓月形区域里写下 S_2 与 $S(\not A)$。我希望能够在后文更严格地说明这一点。

我想让你们停留的谜点是：在 $S(\not A)$ 中送达的信息、在“就是你”中，信守自己话语的主体——我们已经看到——远不只是守住它，而处在支撑它的位置；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支撑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首先，说清它不是什么要容易得多。比如，有人对你们说：“我认为，当拉康说无意识像一门语言一样被结构化时，他是对的；我同意他。”哪怕主体完全真诚地确信自己的思想，以为自己确实认为“无意识像一门语言一样被结构化”，我还是要问你们：这证明什么？什么也不证明！

换句话说，一个主体自以为自己在想某件事，就真的在想它吗？也就是说，因为他自以为在想，发言行为就会……

也就是他心中的无意识主体……为他所说的话负责吗？

换句话说：他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吗？

这就是“支撑自己的话”的一种意义。这是初步的切入。

话虽如此，我们的发言行为是否回应、支撑我们的陈述——我本想说“感谢上帝”——并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但有时会有考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渡越：渡越是一种拓扑装配，用来说明，当一个主体确实陈述某种东西时，他能否作证，也就是传递自己的发言行为同陈述之间的衔接。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说”，而在于展示一个人何以能够不收回自己说过的话。

相关知识卡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所以，我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博泽夫在 R_4 通达这个 $S(\not A)$，如果他按照我所展示的方式通达，那么他是从某个场所……

他用了什么词并不重要，那句话很平凡：“就是你”；这是废话，什么也不是……这条信息的真理分量在于：它是一个场所。

现在我要提出并展开的问题是：“主体从中说话的这个场所能够被传递吗？”

比如说，在“渡越”的情况下，它能够到达认可评审团吗？好。

当主体远不只是信守自己的话，而且能够支撑它时，他来到一个不得不承认属于某种确定性与某种欲望的点。这个时刻的谜是什么？让我们试着说明；这并不容易。

这并不容易，因为在 $S(\not A)$ 中，欲望的对象或确定性的对象，是某种我们对之一无可说的东西。

不过，请先注意……

总之，为了更准确地勾勒我的意思……一般而言，生活中使你们产生信任的人，恰恰是你们感到富有欲望的人；不过，他们的欲望对他们

自己仍然——我会说——费解、被遮蔽，而你们感到他们欲望的对象对他们自己也很费解。

恰恰相反，有些人会使你们作出不信任的伦理判断，让你们说“这是个伪君子”“这是个骗子”或者“这是个野心家”，诸如此类。你们感到，这些人欲望的对象对他们自己并不陌生，他们能够非常准确地指出它。我甚至会说，也许令你们对他们不安的，正是他们心中幻想的声音太响，以致 $S(\not A)$ 的声音仿佛毫无希望。

既然我谈到了信任，你们看得出来，这会提出分析家凭什么值得信任的问题。他在哪一点上值得信任？

粗略地说，我会说，他的欲望不应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安置；他的欲望之声不应通过使对象涌现来填塞横杠，而应维持这道横杠，把它推向白热状态，正如 B_4-R_4 点所发生的；在那里，横杠被推到了极端炽热的程度。我只能这样粗略地说。

这一切仍没有说明：在 $S(\not A)$ 中，当主体没有任何保证时，是什么使他通达能够支撑自己所说之物的状态？

而且，为什么他必须经由 B_3-R_3 的路径才能做到？你们还记得，在大他者处于绝对知识位置时，主体只有经历自己的思想遭到剥夺、思想遭到彻底剥夺的经验以后，才能到达 $S(\not A)$。

为了再推进一步，假设有一个分析家没有经历这种思想剥夺，并像《吝啬鬼》与他的钱匣那样，以占有者的关系对待精神分析理论。

这样的分析家在自己同理论的关系中，自然只看得到这项操作的收益。

操作的收益显而易见，东西触手可及；根据定义，他看不到的正是自己在操作中失去的东西。

他失去了什么？

他所失去的，恰恰是自身之中拓扑的维度，也就是发言场所的维度、在他心中能够回答“在场！”并为他所陈述之物负责的在场维度。

那么我会问：在这个位置上，所谈的主体、分析家，是否处在精神分析上对应“否认”的位置？也就是说，是否可能：

- 一方面对知识说“是”；
- 另一方面对发出这项知识的场所说“不”。

如果这项劈裂已经实行，那么实行了这项劈裂的主体内的真理，由于一直留在言语回路之外、被言语回路短路，会仿佛向他唤回一种绝对痛苦的乡愁；而这种乡愁决不能被唤醒。

相关知识卡 Spaltung：自我裂分、对象裂分与主体分裂

正因如此，我会说，如果此刻有一个“说话之在”旧事重提，发出一种不同的声调——比如英雄时代的拉康——那么所谈的分析家……

想想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甚至不必走那么远，想想在我们这里发生过的事情……由于它在他心中激起的回响，他简直无法忍受。

我所谈的这种劈裂很诱人，因为实行它可以避开分裂。事实上，就分析家而言，如果他自身发生了劈裂，这便意味着他的大他者也发生劈裂；而他的大他者被劈分为：[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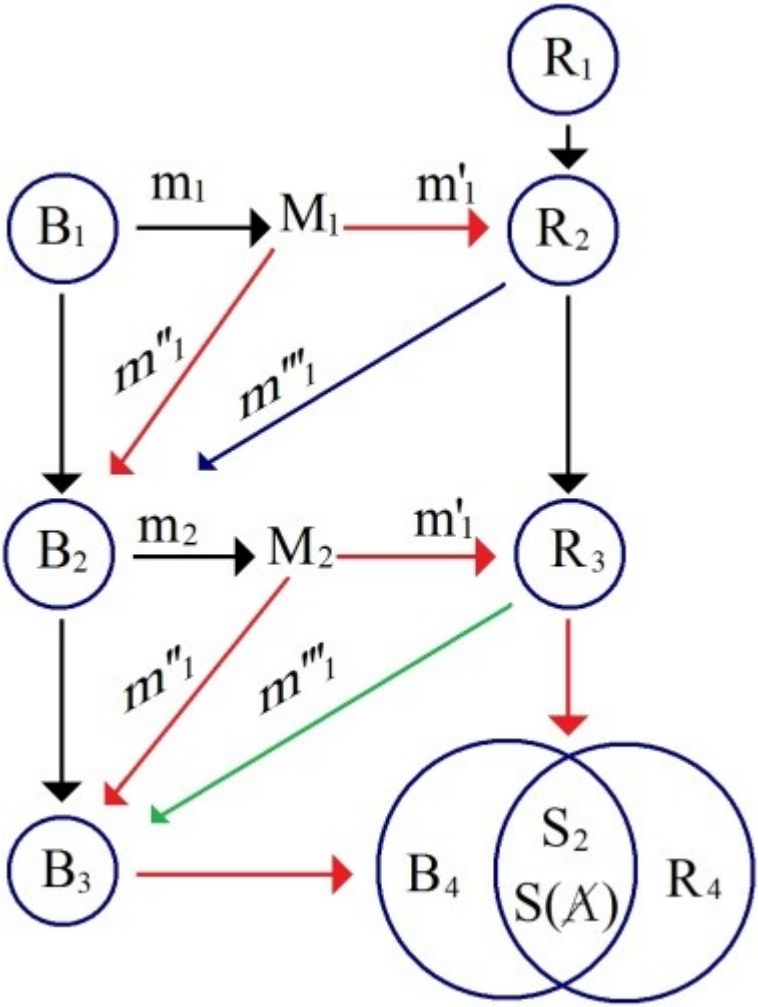
> [注] 原文在同一句中明确对举 clivage 与 division。译文分别用“劈裂”与“分裂”，不把前者——一种用来避开主体分裂的操作性切开——同后者合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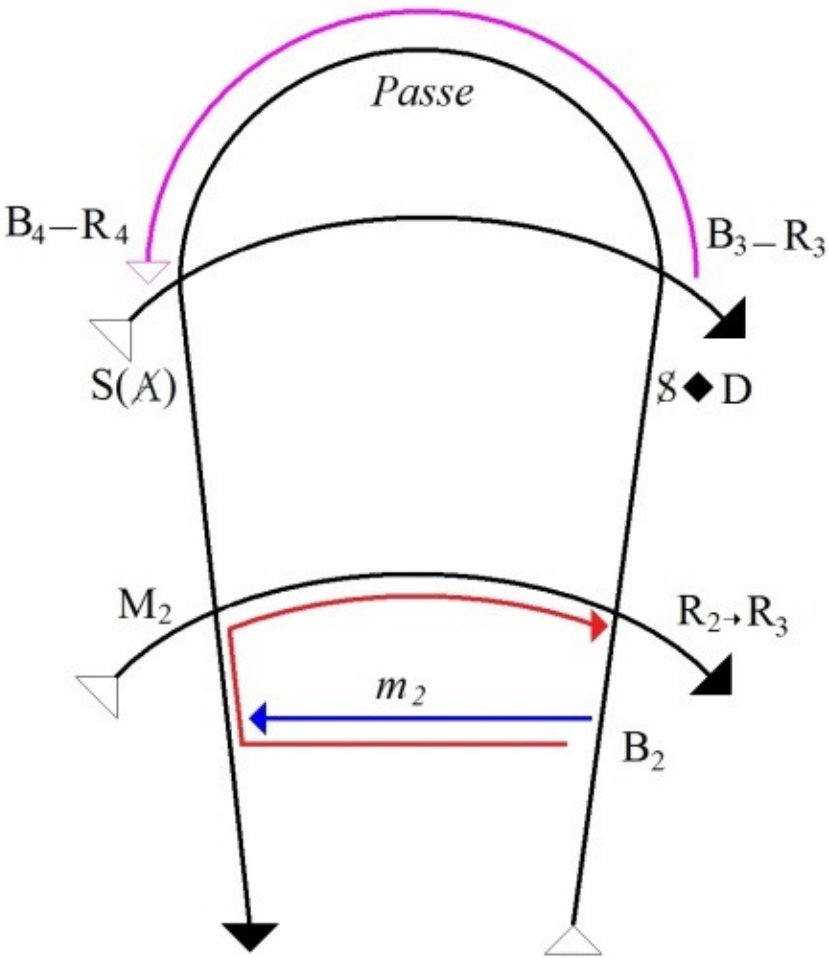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Spaltung：自我裂分、对象裂分与主体分裂

- 一个永远不说谎的大他者；
- 以及一个永远说谎的大他者：恶魔、欺骗者。为了提防它、为了不犯错，只须不上当。

你们很清楚，“不上当者会犯错”。你们也看到，主体必然正是通过放弃大他者的这种两面性，才处在渡越者的位置，也就是异端者的位置。我提醒你们，拉康不止一次明确称自己是“异端者”，也明确称自己是“渡越者”。

我的过渡性假设是：把淡出位置 $\not S \lozenge D$ 引向 $S(\not A)$ 的运动，就处在那支通往 B_4-R_4、使 S_2 与 $S(\not A)$ 共融的红色箭头上；也就是我在上方以紫色画出的箭头。这里就是渡越，是某种有关渡越的东西能够借以被说出的运动。


R1
B1
m1
M1
m'1
R2
m''1
m'''1
B2
m2
M2
m'1
R3
m''1
m'''1
B3
B4
S2
S(A)
R4


Passe
B4—R4
B3—R3
S(Ⱥ)
S◆D
M2
R2→R3
m2
B2

现在，如果你们愿意，让我们进一步深入 $S(\not A)$ 中所传信息——异端者的信息——那种“骇人听闻”的性质；这个词最合适。我首先已经告诉你们：

- 不再有这两尊神；
- 因而也不再有钱匣的保障；
- 主体说话时，在自身之中有一个为他所说之物负责者。

当我们阅读《宗教裁判官手册》时——让我作一个简短插话——事情非常有趣……

它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同我们不久以前经历的事情逐字对应……宗教裁判官非常准确地定位了 $S(\not A)$ 中所涉及的东西；他界定异端者的方式就显示了这一点：异端者不是走错路、陷入错误的人——“犯错乃人之常情”（errare humanum est）——而是坚持到底的人：

- 也就是再犯者；
- 也就是重复者；
- 也就是会说“我这样说，而且我重复一遍”的人；
- 也就是设定一个“我”，由另一个魔鬼般的“我”——“再犯乃魔鬼之事”（errare diabolicum）——来为它负责的人。发言行为的这个“我”的确是魔鬼般的，因为它像魔鬼一样难以捉摸。魔鬼并不总是说谎：如果它永远说谎，那就等于说出真话。

宗教裁判官十分清楚所涉及的东西，也就是在 $S(\mathcal{A})$ 层面两个“我”之间的衔接。

正因如此，无论异端者说什么，裁判官向他要求的都不是供认，而是撤回所认。

你们会感到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因为刚才我谈到，在两个大他者分裂时，宗教裁判官自身内部也有一项撤回所认。

此外，这项撤回所认……

请注意，我没有责怪任何人……它每时每刻都在等着我们。

比如说，在督导中的分析家走到自己行程的某个时刻，宁愿躺到长沙发上，也不愿继续督导；这种情况并不十分罕见。我们经常看到，他之所以宁愿躺下来，是因为仿佛在躺下以后……

规则允许人说任何东西……仿佛他此刻就摆脱了必须为自己所说之物负责这一事实，可以不负责任地说话。

这个被分析者可以相信这一点一段时间，直到某一天，他躺着发现：那些自己原以为不必负责——在责任意义上——的能指，他必须为之负责。在那一天，渡越也许对他显露出来；因为此刻可以说，他不再只是拉康或弗洛伊德的弟子，而成了自己的症状的弟子，也就是让症状教导自己。比如，如果所谈的被分析者就是博泽夫，那么无论博泽夫的行程多么复杂，他也只能发现：当他写出这条轨迹时，这条轨迹在他甚至还不识字以前，也许就已经画在某位拉康博士的图上。

可以说，此刻被分析者不再需要充当主人的代言人，因为他不再需要属于主人，不再需要——我会说——由主人的知识承载；他使自己成为这项知识的承载者，而这就是他在 $S(\not{A})$ 中送达的东西。

我正在兜圈子，一点点越来越靠近 $S(\not{A})$ 的核心。

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目前推进到的位置，我可以说，只有走完整段行程以后，博泽夫才会为自己所写的图负责。

现在的问题，是确实说明这种确定性的性质，以及拉康向我们谈到的大他者的享乐。我必须加快速度，因为时间确实在流逝。

在 $S(\not{A})$ 中，发生一种矛盾现象，也就是“共融”……

这个词出自拉康的《无意识的形成物》[注1]，你们可以在那里找到……也就是一种同主体与大他者之间的分离同时发生的“共融”。

> [注1] 雅克·拉康：1957—1958 年研讨班《无意识的形成物》，瑟伊出版社，1998 年。

悖论在于理解：为什么恰恰在转移解消的时刻，主体能够产生一种确定性，而且也许只有在此刻才能产生。

为此，我不得不迅速回到我们曾位于 B_3-R_3 的那个点：去存在之点。

在这个点上，我会说……

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必须理解主体以纯粹状态涌现的性质……简而言之，在 B_3-R_3，主体处在一个原初压抑仿佛已经消失、自己又被实在界的目光固定的位置。

什么会使主体解除固定……

请记得，弗洛伊德谈固定时，正是把它同原初压抑联系起来……什么会使主体解除固定？什么会使处在实在界中的大他者重新回到自己的象征场所？正是在这里，分析家的技艺必须懂得如何使自己被听见。

举个例子：一个被分析者处在这个位置，对他而言，大他者的知识正在实在界中四处游荡；他催促自己的分析家……

为了看看分析家会以什么方式显现、从哪里说话……有一天，他给分析家打电话，要求提前会面，以观察分析家的反应。

分析家回答："如果有必要，我们就会见面。"这条信息——所指——没有什么新奇，但它对被分析者产生了根本解释的效应；因为句法衔接使它成功把大他者重新运送到象征场所。分析家找到的表述是：

"如果有必要"（S'il le fallait）。他通过引入无人称代词 il，使自己同被分析者一样，服从能指的主导、能指的优先地位。

在主体无处求援的 B_3-R_3 点……

他"无处求援"：要理解这个概念，请想想儿童的夜惊。儿童在黑暗中为什么确实处于这个位置？

我会说，在黑暗中，儿童无处躲藏，找不到任何一个不处在大他者目光下的角落，因为黑暗中没有隐蔽的角落。

在 B_3-R_3，主体处在实在界的目光之下，无法求助于任何角落。作为对此的回应，父之名能指所带来的救援会创造一个隐蔽角落；这个角落

把主体从大他者那里减除，也通过把主体构成为“不知道者”而把他从自己那里减除，因为正是他自身的这个角落——他最属于自己的、最具自身象征性的角落——会被蒸发。

我会说，在这个时刻……

《圣经》告诉我们：“要有光”，Fiat lux……而此刻所涉及的是“要有洞”，Fiat trou；这是拉康的一个说法。

而刚才提到的句法表达中，也许就发生了这件事。

话虽如此，是什么使主体……

你们看，我始终在围着这个问题转……使已经失去言语的主体重新找回言语，并能够说出这个“就是你”？

唔，我会说，由于父之名能指的介入操作……

它重新创造了原初压抑，

使 S_2 消失，

并把对象(a)放回原位……由于父之名能指的这项操作，主体通达了另一个视点；在这个视点上，他不再把大他者的知识同自己心中欠缺的钥匙视作等价。

他发现，大他者承认他有所欠缺、承认他自己并没有那把钥匙、欠缺自己存在的根本钥匙，并不意味着大他者认识那把钥匙。

我甚至会说，当他发现大他者能够承认这把钥匙的存在，却并不认识它——也就是无法把钥匙还给他——起初他可能陷入绝望，但实际上，这可能把他引向希望。因为，如果大他者能够承认自己不认识的东西，这便引入了这样一个维度：大他者自身也丢失了同一把钥匙；大他者很清楚所涉及的是何种欠缺。此刻敞开的希望，就是使这个失落之物的缺席、这个不可写者取得在场；希望恰恰在于，不可写者能够停止不被书写。

而这就是在 $S(\not{A})$ 中送达的东西。

我们最终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悖论：一个能指——这个 $S(\not{A})$ 的能指——如何能够承担一种无法想象的矛盾？它既维持“不会停止被书写者”的裂口敞开……

当你们阅读、聆听一段撼动自己的音乐或一首撼动自己的诗时，那个击中你们的词，可以说会最大程度地重新打开原初压抑的维度……那么，这个能指如何能够承担这项矛盾：既维持这道裂口，同时又成为“停止不被书写者”，比如历时音阶上一个极其普通的音，一个再平凡不过的 A 音？

不过你们看，我们的 $S(\not{A})$ 第三个时间所实现的正是这场豪赌。我们可以说，这个 $S(\not{A})$ 的产生，是主体与大他者最终一场辩证运动的结果；在这场运动中，二者可以说一同协力，在一次相遇运动中真正复活……

拉康在谈妙语的产生时，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共融”这个词……他们使这道横杠本身复活；这道横杠的悖论就在于，它会同时结合与分离。

关于主体与大他者的这次相遇，我再作三点说明：

- 首先，它是一种共融，不是一种协作。主体使自己成为协作者时能做到什么，我们很清楚。

- 另一点：在 $S(\not{A})$ 中发生的这种共融，使主体此刻不再以反转形式接收自己的信息，因为这会是唯一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一个时间之外、真正处在时间之外的时间；主体与大他者在那里，在同一时刻共融于同一项知识。

- 我说“知识”时，所指的恰恰是对这道横杠、这种非存在的知识。

你们看到，在 $S(\not{A})$ 中对这种存在之缺的经验……

必须把它同消隐区分开来；消隐可以说是主体遭到绝罚。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存在，而可以说是非存在中的共融……正是在能指 S_2 与大他者所欠缺的能指被置于共同之中时，我正在表述、并将更紧密地同渡越联系起来的这个能指才得到送达。

可以说，主体与大他者的横杠通过一起共融，把主体带向……

这种共同欠缺的白热状态……存在自身的源头，远在对象彼岸，远在幻想彼岸。

主体在这条道路上放弃幻想、使幻想短路，这一事实本身表明，他所强调的是对纯粹状态的欠缺经验的追寻。

总之，你们看到，这个回答的特有性质……

也就是我此刻所界定的“就是你”……在于它是纯粹状态的隐喻。

不妨设想，大他者曾问主体：“那么，是还是否，就是我吗？”而主体回答：“就是你。”这样一来，他的话、他的陈述会完全相同，却不会产生 $S(\not{A})$ 的信息效应，因为它会处在一个纯粹转喻性的语境中。就像雅各布森描述的那个失语症患者：由于隐喻性失语，他无法说出副词“不”（non）；只有别人对他说“请说‘不’”时，他才能回答：“不，因为我告诉你，我说不出……”这表明，一个词一旦从自身的发言场所坠落，就会作为单纯的转喻剩余而坠落，丧失隐喻性信息的价值。你们看，我又回到这一点：这个 $S(\not{A})$ 只有同它的发出场所衔接起来才有意义。

好！时间已经不早，所以我会跳过若干内容，以渡越的问题结束。

让我们重新接上博泽夫的故事。

按照这里发生的事情，我们能说博泽夫已经完成渡越吗？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博泽夫……

通过送达“就是你”这条信息抵达这里……这对应我刚才定位的东西，也就是他成功摆脱了中介；不再是两个人，而只有一个人向一个场所致辞。

所以，博泽夫已经抵达同自己所陈述的信息衔接起来的拓扑发言点。

但是，博泽夫处在这个点，就因此……

如果用人们的说法，他是一个“渡越者”……他就因此能够作证，能够说明自己处在渡越之中——并说明自己从何处说话——吗？[注]

> [注] 底本与速记稿在 la Passe 和 d'où il parle 之间都没有稳定断句；也可理解为“说明自己从何处、即从渡越中的哪个位置说话”。后文连续追问“博泽夫从何处说话”，现译因而保留“处在渡越之中”与“从何处说话”两层意思。

相关知识卡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他有这个能力吗？

国王本人——他在 R_4 处在分析家的位置——能够认出博泽夫从中说话的场所。

他听得见。但国王……

国王是分析家，这并非偶然……国王并不是认可评审团。

我回到自己的问题：如果 $S(\not{A})$ 信息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它从某个特定场所发出，那么这个场所如何能够被传递、到达评审团？

因为在 $S(\not{A})$ 中，博泽夫能够支撑自己所说的东西，但所凭借的是自己碰巧经受的一项真理，而他对这项真理一无所知：他对这个场所一无所知。

换句话说，如果博泽夫以某种方式处在渡越之中，我却不会因此说他占据“渡越者”的位置；因为他此刻虽被置于真理之所，却没有被置于能够谈论它的位置。人能否同时“谈论”这个场所——B_4-R_4——又“说出”这个场所？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 $S(\not A)$ 的特有性质，在于它无法被收藏在任何钱匣中……

回到占有理论的分析家这个隐喻……现在我们再前进一步说：由于场所无法按其本来面目被说出，它也无法按其本来面目到达评审团。

好，我这样说明：当你们听见一个拉康派分析家、一个拉康派弟子，谈论“渡越者”拉康时……

因为拉康曾把自己界定为从不停止经历渡越……当你们听见这个传递者时，能说自己听见了拉康从哪里说话吗？

你们不能这样说！

拉康从哪里说话，拉康的 $S(\not A)$，你们也许能够在聆听或阅读他时定位。但我要提醒你们——而且在这里再前进一步——当你们听他时，他总是由某种书写所支撑。

再举一个例子：在拉康介入精神分析以前，精神分析之所以变成当时的样子，仅仅应归因于当时的分析家是不好的传递者吗？还是因为由他们构成的认可评审团，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认可它？

两个假设也许都是真的，但都不充分。

拉康曾在某个时刻提醒分析家，他们最好阅读弗洛伊德，而不是阅读费尼切尔。他这样提醒时，究竟告诉了他们什么？无非是：如果他们想真正认可弗洛伊德，就需要一位堪当此定义的传递者，也就是拓扑装置——弗洛伊德的书写。它见证弗洛伊德没有把自己所说的东西同说出它的场所分离；如果人想要……

像某些精神分析协会那样……把弗洛伊德的著作拉平……

你们听得出来，在“拉平”（nivellement）里，“或”（vel）被划掉了，也就是说，人不再听见说话之在弗洛伊德的维度……最终得到的，确实是一套可以放进钱匣的、遭人占有的理论。

那么会发生什么？如果分析家不使自己成为渡越者，危险不正在这里吗？

也就是说，阅读弗洛伊德——传递者弗洛伊德——时，如果弗洛伊德所显现的决定没有在分析家自身造成分裂效应，没有提出 $S(\not A)$ 的这项要求，使人感到弗洛伊德在其中［在这个 $S(\not A)$ 中］见证自己所说之物的不可分之所，并因而成为自己话语的异端负责者，那么会发生什么？

因为书写的特有性质……

在结束以前，我再给你们最后一个例子……任何书写的特有性质，都在于陈述主体与发言主体可以同时在场；但这并不因此使书写成为传递者。只有当两个“我”以可传递的方式彼此衔接时，书写才会成为传递者。

以演员这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来说：一个内心撕裂的演员表演一篇文本、一份书写时，也会使作为评审团的观众心碎；他的泪水会让你们落泪。尽管他自称只是在演戏，我们仍可以说，如果他哭泣、受到撼动，那么在某处，正是他的发言行为被作者的能指发动起来。

所以，我告诉你们的是：

- 不是演员充当文本的传递者；
- 而是文本充当演员发言行为的传递者。

我甚至听说弗洛伊德学派中有一种说法——这些话确实有人说——某些渡越者之所以得到评审团认可，是因为渡越者懂得在自己的传递者身上唤起传递者的一种发言行为；这种发言行为能够通过评审团，并在通过时使其余部分、也就是渡越者，一同通过。

我回到出发点，向你们表明事情比这更加复杂。

如果我所说的作者本人在虚构作品中扮演自己的角色，这并不证明……

如果他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且演得完美无缺，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真实得令人惊叹——莫里哀这样的伟大作者就曾如此……这并不证明……

如果偶然认可这场虚构，如果生活的偶然使他遇到同自己为人物描写过的完全相同的情境……他不会在此刻变得笨拙、不自然。

然而，所涉及的能指并不像演员的能指那样借自别人；原则上，它们本来就是作者自己的。

因此，我得出一个想法：作者同他搬上舞台的人物根本无法重合。于是我回到博泽夫。

我就以此结束。

所以，博泽夫在 $S(\not A)$ 中处于渡越者的位置，却不处在能够见证自己从何处渡越的位置。

除了我为你们画出的这一系列图，还有什么能够说明他从中说话的位置……

很遗憾，我没有画完……也就是我在黑板上为你们画出的图？

如果这个假设是真的……

也就是说，如果传递者——这份书写、这些图——作为传递者发挥了作用，因为它们见证了发言场所同陈述严格衔接……那么既然不是博泽夫，谁才是渡越者？

我的回答相当简单：

- 我会说，归根结底，渡越者就是安置并写下这份书写、这些图的那个人，即“书写者”[注]；

> [注] 底本作 le passant c’est « l’écrivant » de celui qui a mis en place, qui a écrit cet écrit, ces graphes；其他通行转录本也保留这个不完整的属格结构。现译结合下文“书写充当传递者”，把 de celui qui… 视为口语中的补说，而不硬译成语义不通的“某人的书写者”。

- 我甚至会说，拉康之所以说自己从不停止经历渡越，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他从不停止……

而我们可以认为，他永远不会停止……他之所以从不停止，是因为一场研讨班接着一场研讨班，他不断创造、复活作为自己书写的传递者；也就是创造自己发生分裂的条件。他创造……

就像博泽夫在自己的行程中，一度被逼到墙角，取代传递者的位置，使自己同时成为发送者与传递者；这发生在紫色箭头上，也就是他放弃中介时……

……拉康一场研讨班接着一场研讨班地创造、重新创造自己的传递者，因而确实无法停止经历渡越；何况他所致辞的大他者肯定不是一个他指望从那里听到某种“阿门”的评审团。

我可以想象，当我说书写可以在评审团面前发挥传递者的功能时，人们会用什么反对意见来回敬我。

此外，我偶然从让·克拉夫勒尔那里得知，若干年前，他已经提议思考书写作为传递者这个概念。

人们会立刻向我提出“反对意见”：让书写充当传递者，实际上不就等于写一份报告吗？为什么不干脆写一篇大学硕士论文？

当然，我会立刻这样回答这位反驳者：

- 如果写作者所致辞的大他者可以被认同为一个评审团，那么他所写的确实可能是一份非常出色的报告，但它确实属于大学话语。

- 但如果他在书写中见证——正如我认为自己曾试图做到的——一个陈述与一次发言行为以怎样有根据、可以表述的拓扑方式彼此衔接，而且除了字里行间所表述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个为书写负责的

> 在场穿越过去，一个负责的、异端的在场；这个在场便能保证它不是一份大学书写，而确实是一份创造拓扑布置的书写。在这种布置中，一个“说话之在”同时承担——总之，活出——自己作为传递者—渡越者的分裂。

作为结论，我要告诉你们：正是这个工作假设本身的后果，使我无法按弗洛伊德学派目前的拓扑运作方式参加渡越程序；也正是这些后果，使我制作出在我看来如同传递者的这份书写。这份书写通过它所安置的拓扑装置，使我得以说明两个“我”之间一种可能、可传递的衔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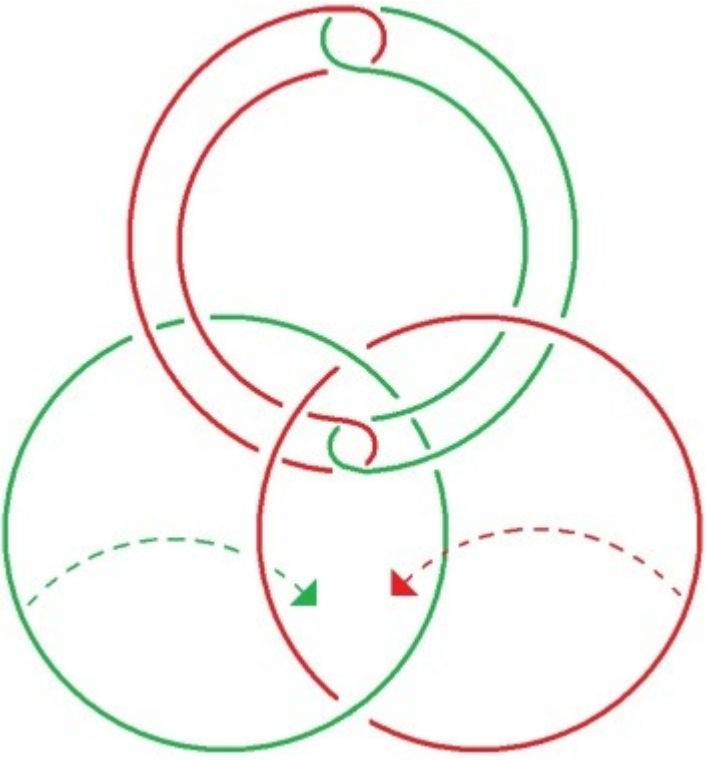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我写下这份书写时，它究竟是写给谁的？在拉康博士请我向你们谈论它以前，我对此一无所知。

第7课 • 1977 年 2 月 15 日

为了让你们明白我上次为什么让——也就是请——阿兰 · 迪迪埃-韦尔发言：原因显然是我正在为博罗米链环这些事情烦恼。

正如你们看到的，这是一个博罗米链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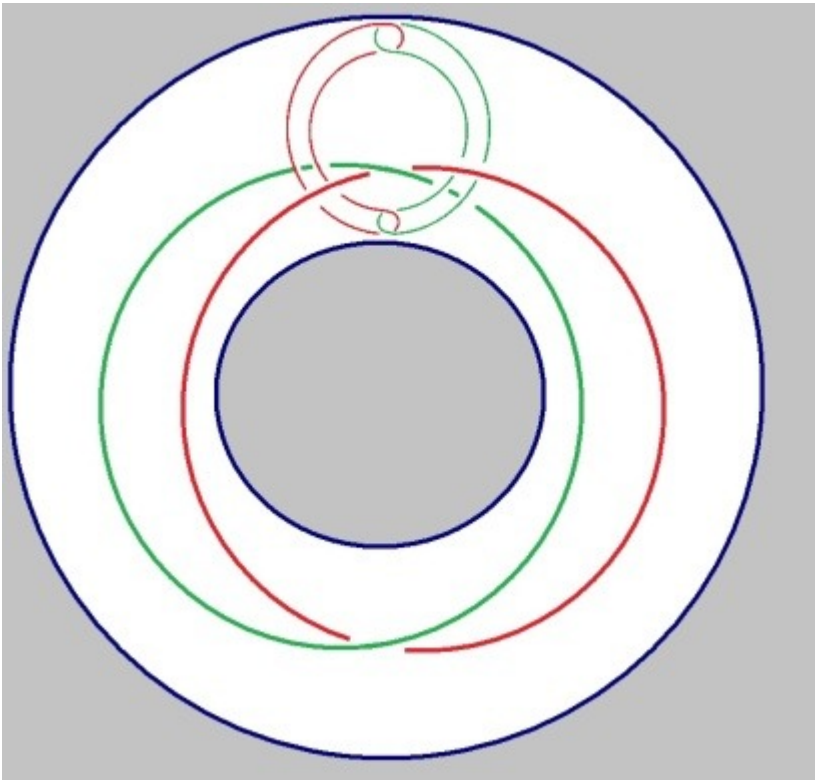
这个元素可以这样折叠，使两个圆环闭合，像你们在这里看到的圆环一样，从而实现一个博罗米结。

这绝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曾几次打扰皮埃尔·苏里……

我敢相信，他如此深入地投入博罗米结，我也起过一点作用……最近一次，我问他四个四面体如何能够彼此结成博罗米式结构。

他立刻给了我一个解法；我已经验证过，这个解法有效。

它暗含你们在这里看到的东西：



也就是说，这些项之间不是球面式关系，而是我将称作环面式的关系。

在我看来，皮埃尔·苏里把四个四面体的博罗米结寄给我的方式，也同样是环面式的……

不过我昨晚才收到它……皮埃尔·苏里正是以这种方式把四个四面体的博罗米结寄给我的。

我只是借此向你们解释：我当然在为一个问题忧虑——把博罗米结应用于可以用球面呈现的空间，是否也会产生一个环面式空间？

这也是为了向你们解释：归根结底，我当时深陷这一切，十分混乱，所以求助于阿兰·迪迪埃-韦尔，请他代替我作这次陈述；因为我对他以博泽夫之名提出的东西曾寄予很大希望。

他把“博泽夫”这个名字作为闯入者带进《被窃的信》。我就这个博泽夫之名以及那句著名的话追问了他：

“我知道他知道……”——“他知道”，也就是国王——“……因为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他。”

告诉了他什么？这并没有被说出。

原则上，阿兰·迪迪埃-韦尔把博泽夫引入《被窃的信》的故事时，并不确切知道自己提出的是什么。

我向他提出而他作出回答的问题，便是见证。

他回答说，如果博泽夫可以取代坡的故事中的一个人物，那么只能是王后；也可能是大臣，但只限于大臣处在——正如我强调的——女性化位置时。

事实是，他通过你们知道的那件事进入故事，也就是信件遭到劫取，因而被称作“被窃的”；而我通过恢复坡的标题 The Purloined Letter 所陈述的，是一封没有到达的信，一封在回路中被延宕的信。

我曾对此作过若干思考；你们可以在我的文章中找到，它位于所谓《文集》之首。

我在文中展示了一个非常醒目的事实：受这封信支配，会使一个人物女性化。换一种说法，这个人物绝非胆小之辈；单凭他劫取信件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王后知道信在他手中，而他因此被女性化；不是因为他经历了向大他者——也就是国王——隐藏这封丑闻之信的考验。

他告诉自己：“大他者不知道。”不过这只等价于他掌握着信这一事实：他自己知道。

阿兰·迪迪埃-韦尔的外推便由此而来，而这项外推取决于对信的掌握。

他向大他者隐藏信，并不会使国王知道任何事情。

阿兰·迪迪埃-韦尔继续说：故事中的王后同博泽夫之所以有别，是因为王后的确同大臣公开经历了他本人描述的四个“知识时间”。他在坡那里找到这些时间的痕迹，依据是大臣凭借劫取者所具有的知识取得了优势……

也就是受害者对劫取自己之人的知识……按照他的说法，四个时间是：大臣知道［1］王后知道［2］大臣知道［3］她知道［4］。

这确实可以得到定位。随后，阿兰·迪迪埃-韦尔在信中提醒我：王后并没有像博泽夫抵达上次所说的 B_3-R_3 层面那样，把大臣对她造成的客观剥夺体验为主体性剥夺。

的确，阿兰·迪迪埃-韦尔在上次课上所作的陈述中，这里有一项欠缺。

但在这一点上，我明确表示异议。

博泽夫——尽管他给了它一个名字……

我恰恰在这里抓到了阿兰·迪迪埃-韦尔的缺陷……

……博泽夫尽管被他赋予一个名字，却不是什么值得命名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它不是某种可以说被看见的东西。

它不可命名。

我会说，博泽夫是绝对知识的化身；阿兰·迪迪埃-韦尔完全在坡的故事边缘作出外推，从这个假设出发展示一条行程……

也就是博泽夫体现了绝对知识的意义……从这个假设出发展示一条行程……

他自己、博泽夫，就是这项化身……展示一项事实上从未在任何地方迸发的真理的行程。

大臣从来没有……

他归根结底把这封信保留为王后善意的抵押品……大臣从来甚至没有想过把信交给国王；而国王其实是唯一能够从中得出后果的人。

可以说，真理“要求”被说出。

它没有声音来“要求”被说出，因为归根结底，正如人们所说，可能……

语言的非凡之处恰恰就在这里……可能……

我们必须把法语看作一个个体；它究竟怎样使这种形式得到使用？

……我跟着法语说，“可能”（il se peut）……

这里所谈的是具体的法语……我跟着它说，可能没有人会“说出”真理，连博泽夫也不会。

事实上，发生的恰恰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神话中的博泽夫——因为坡的故事里并没有它——什么也没有说。

我会说，绝对知识并不不惜一切代价说话。

如果它想沉默，它就保持沉默。

我这一次所谓绝对知识，就是：某处有知识，而且不是随便哪里——它在实在界中。这要归功于某个物种的“表面存在”……

也就是以一种需要说明的方式坠落而来的存在……这个物种的“表面存在”，我已经说过，对它而言，不存在性关系。

这是一种纯属偶然的存在；不过，我们从它能够陈述某种东西这个事实出发——可以说，从这个事实出发——对它进行推理。我们当然是从表象出发，因为我强调的是“表面存在”。我给“显现”（paraître）这个名字使用的拼法是 parêtre（“似—在”）；我们需要知道的只有“似—在”。这里所说的“存在”只是“说话之在”的一部分；正如我说过的，说话之在只由说话之物构成。

知识本身意味着什么？

这是作为处于实在界中之物的知识。

我通过把实在同想象界与象征界结成博罗米结，而阐发了实在这个概念。

实在按照其显现方式说出真理，但它并不说话；而要说出任何东西，必须说话。

象征界由能指支撑；它说话时只说谎，而它说得很多。

它通常通过 Verneinung（否定）来表达自己；但 Verneinung 的反面……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否定》：判断、肯定与否定

正如某个人[注1]所作的出色陈述；他曾好心在我的第一期研讨班中发言……Verneinung 的反面……

> [注1] 指让·伊波利特在 1953—1954 年《弗洛伊德技术著作》研讨班中所作的 Verneinung 报告；研讨班由瑟伊出版社于 1975 年出版。报告正文收入《文集》，瑟伊出版社，1966 年，第 879—887 页；另见 Points Seuil 版第 1 卷，第 527—537 页。

换句话说，某种伴随否定的东西……Verneinung 的反面并不会给出真理。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否定》：判断、肯定与否定

谈到反面时，人们总是在谈某种存在的东西；尤其是对一个特称项而言，这种东西是真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一个全称项为它作保。

典型的 Verneinung 可以通过一点辨认出来：必须说出一件虚假之事，才能成功使一项真理通过。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否定》：判断、肯定与否定

一件虚假之事并不等于谎言；只有当人有意把它当作谎言时，它才是谎言——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也就是它以让一个谎言被当作真理为目标时。

不过必须承认，除精神分析以外，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正是在精神分析中，这种对 Verneinung 的提升……

也就是有意把谎言当作谎言，以使一项真理通过……具有示范性。

当然，这一切只有通过总是出错的想象界才结在一起。

它总是出错，但所谓意识正属于它。

意识远非知识，因为它恰恰适合承载虚假。

“我知道”从来不意味着任何东西；我们很容易打赌，所知道的东西是假的。

它是假的，却由意识支撑；意识的特征恰恰是以自身的实存性支撑这个虚假。

甚至可以说，在承认某种“显明性”以前必须再看一遍；必须把它本身筛过，因为在显明性方面，没有任何东西是确定的。正因如此，我曾说，必须“挖空显明性”（évider l’évidence），显明性来自挖空。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我也可以开始谈一些日常分析使我不堪重负的私密话……一个有意识的“我知道”……

也就是不仅知道，而且决意不改变……是我很早就体验过的东西。我可以向你们吐露，这项体验来自一个像所有人一样同我亲近的人；也就是我当时称作……

我比她大两岁、两岁半……“我的小妹妹”的人。她叫玛德莱娜；有一天，她对我说的不是“我知道”……

因为“我”会太过分……而是“玛内娜知道”。

无意识是一个实体……

我曾试图用象征界来界定它，但归根结底，它只是又一个实体……一个需要“懂得如何同它打交道”的实体。

“懂得如何同它打交道”，不同于一种知识，也不同于我刚才谈到的绝对知识。

无意识恰恰是使某种东西发生改变、使我所谓“圣状”得到缩减的东西；我用你们知道的特殊拼法书写“圣状”（sinthome）。

我一直同意识打交道，不过它采用一种构成无意识一部分的形式……

因为这里是一位人物，一个“她”；她之所以是“她”，是因为所谈的这个人用第三人称称自己“玛内娜”……我说，它采用一种构成无意识一部分的形式，因为这是“一个她”，她……

正如我今年的标题……是“一个她”，她“向 mourre 振翼”（s’ailait à mourre），把自己当作知识的承载者。

“他”或“她”是第三人称，是我所界定的大他者，也就是无意识。

它知道——在绝对中，而且只在绝对中——它知道我知道信里有什么，但我独自知道这件事。

所以实际上，它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我知道，但这并不构成我必须告诉它的理由。

事实上，我不只在某处暗示过这个绝对知识，而是穿着大木鞋重重强调过它：我为《被窃的信》一文添加的全部附录，也就是从第 52 页到第 60 页、部分题为“括号的括号”的内容，恰恰就是在这里取代博泽夫的东西。

至于阿兰・迪迪埃-韦尔，他不是取代博泽夫，而是同博泽夫认同……

他感到自己、感到自己处在渡越之中。

相关知识卡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相当奇怪的是，他可以说在这篇书写中找到了那个替我作出回应、又使我以渡越作出回答的召唤。[注]

> [注] 原文 l’appel qui a répondu pour moi, m’a fait répondre par la Passe 把同一个“召唤”写成两个动作的主语：它既“替我回应”，又“使我以渡越回应”。第一层不是“召唤得到我的回应”，否则会把动作方向倒置。

这里所涉及的实在，就是整个结。

既然我们在谈象征界，就必须把它置于实在之中。

对这个结而言，有绳子：绳子也是“某某之体”（corps-de）；这个“某某之体”遭到能指寄生。

因为如果能指构成实在的一部分，如果我确实有理由把象征界置于那里，就必须想到：我们同这个“某某之体”打交道时，很可能只是在黑暗中。

在黑暗中，我们如何认出它是一个博罗米结？

渡越所涉及的正是这件事。

“我知道他知道”能是什么意思？无非是把无意识对象化；不过，对无意识的对象化要求一次加倍，也就是：“我知道他知道我知道他知道。”

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分析才维持自己的地位。

这对某种东西构成障碍：如果只停留在“我知道他知道”，就会向神秘学、心灵感应敞开大门。弗洛伊德之所以偶尔会受到所谓“灵异现象”的挠动，是因为他没有充分、没有足够清楚地把握反—知识，也就是反—无意识的地位……

换句话说，就是作为意识的这一极……结果他开始慢慢滑入妄想：一个患者碰巧提到琼斯的名字，紧接着琼斯就把名片递给他。

我只是以摸索的方式构想这里所说的“渡越”；它无非意味着，可以说，“在夜晚（soir）之间彼此认出”，但条件是在第一个字母后插入 av：“在知识（s(av)oir）之间彼此认出”。[注]

> [注] 法语 soir（夜晚）插入 av 后成为 savoir（知识）；拉康借书写插入，把“彼此认出”从人与人之间移到知识的层面。

有没有某些语言会阻碍人对无意识的辨认？

这个问题是“就是你”启发我的；阿兰·迪迪埃-韦尔要让博泽夫与国王在那个时刻借这句话沟通。他还把它归到我的名下——完全归错了——因为他在我的《文集》中某处发现了“共融”这个词。

“就是你”：有没有某些语言可以把它写成动词“知道”的“你知道”（toi sait），也就是把“你”推向第三人称的东西？

这一切都是为了推进并说明：阿兰·迪迪埃-韦尔能够把我所谓“渡越”同《被窃的信》联系起来，实在具有预言般的性质。

相关知识卡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引入博泽夫，肯定带来了某种站得住、某种实存的东西。

博泽夫在其中游荡，正如我确实已经在《被窃的信》正文中指出的……

正如我确实指出的：我始终在谈这件即将发生的事情，几乎每一页都在谈；我甚至以它结束……一封信总会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也就是说，它归根结底是写给国王的，因而必须到达国王手中。

我在整篇文章中只谈这件事，也就是国王即将获知这封信；这难道不是在说、在提出，他已经知道它？

不只是他已经知道它；我还会说，他“重新认出”它？

这种“重新认出”，难道不恰恰是唯一能够保证王后与国王这对伴侣维系的东西？

这就是我今天想对你们说的。

第8课 · 1977 年 3 月 8 日

人们写……

我说“人们”，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写；我说“人们”，因为说“我”令我不自在。

这份不自在并非没有理由：在这里，“我”凭什么现身？

于是，碰巧我曾说过……

而它也由此被写了下来……我说过，“元语言并不存在”，也就是说，人们并不在语言之上谈论语言。

碰巧我重读了一篇东西——收在《Scilicet》第 4 期——我曾把它叫作，或者说给它题名为……

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像是一件带着你印记的东西……总之，我把它题为《晕眩言说》（L’étourdit）；在《晕眩言说》里，我发觉、我认出了某种东西：可以说，我几乎让这种元语言诞生了。

当然，那会构成一个日期。

那会构成一个日期；然而并没有日期，因为并未发生变化。

我在句子里加上的这个“几乎”，正是强调事情并没有发生。

那只是元语言的一种假象。

相关知识卡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而且，正如我在那篇文字中使用的写法：s'embler，向元语言显似（s'emblant）。

相关知识卡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把这个 s'embler 变成反身动词，便使它脱离"存在"所是的那种享有（affruition）；而照我的写法，它"似—在"（par-est）。

Par-est 的意思，是一个"存在之显似"（s'emblant d'être）。就是这样！[注]

> [注] 拉康把 semblant（假象 / 显似）拆写为反身形式 s'embler，又把 paraît（显现）改写成 par-est（似—在），使"显现"同"存在"在书写中发生错接。译文保留法语写法，并以"显似 / 似—在"标出这组文字游戏。

说到这里，我才发现：我翻开这篇文章，是为了写一篇序言——一篇我曾答应为意大利文版撰写的序言……

我不一定会把它交出去……我不一定交，因为这让我厌烦……不过借这个机会，我意识到自己曾请教过一位意大利人……

对他来说，这门我一窍不通的语言是母语……我请教了他；他向我指出，意大利语里有一个东西很像 s'embler，但若要连同我赋予它的书写变形一起引入，就并不容易。

总之，这不容易转写；所以我提议，干脆不要翻译我的序言。何况，不翻译任何东西根本没有任何不便，尤其不必翻译序言。

同所有序言一样，我本来会倾向于……

序言里通常就是这么回事……我会倾向于赞同自己，乃至为自己鼓掌。

人们一向如此。这是一出喜剧……

它属于喜剧的秩序；这使我——诱使我、推动我——转向但丁。

这出喜剧当然是“神圣的”，但这只意味着一件事：它是一出滑稽戏。

我在《晕眩言说》中谈到“小丑”；我不记得在哪一页，但确实谈过。

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拿所谓“神的作品”插科打诨。

根本没有什么“神的作品”，除非人们想把它等同于我所说的实在界。

不过，我很想把自己关于实在界的这个观念说得更确切，也希望它能流传开来。

它有“一面”……

竟敢提出这种说法，真是闻所未闻……实在界有“一面”，由这一面，它区别于同它——直说吧——结在一起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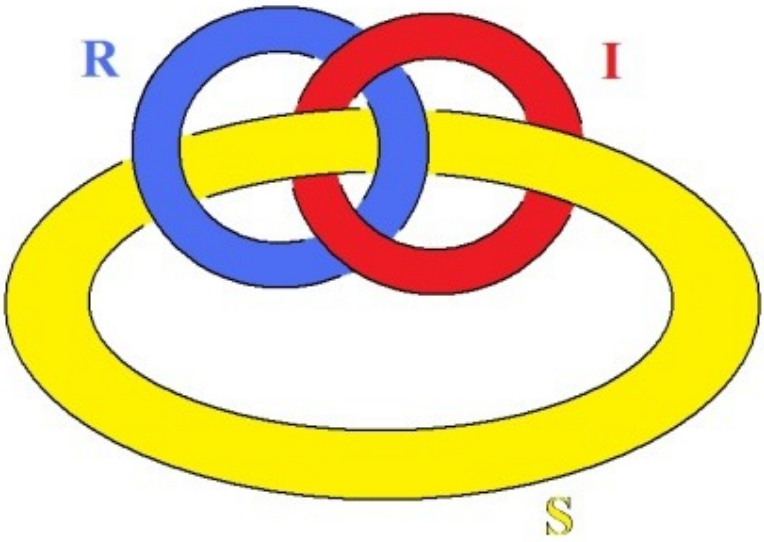
这里有些事情需要讲得更精确。

如果可以说“一面”，就必须让这个词具有分量；我的意思是，它必须有一个意义。

很清楚，正因为实在界这一观念是某种具有实存性的东西，我才能提出它。

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我称作“绳圈”的那些东西……

我正是让实在界、想象界与象征界这个三元组由此取得实存性：



我被推向这个三元组，并不是随便被什么人，而是被癔症者推向它；因此，我重新从同弗洛伊德一样的材料出发。因为弗洛伊德正是为了对癔症者说出某种连贯的东西，才建立了他的全部技术；而那是一种技术，也就是说，在这里是某种十分脆弱的东西……不过，我还是想指出：这些绳圈在这里站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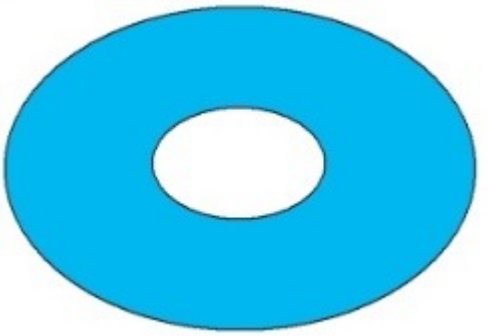
还需要更多一点东西。

必须说，这是前几天苏里的课程向我提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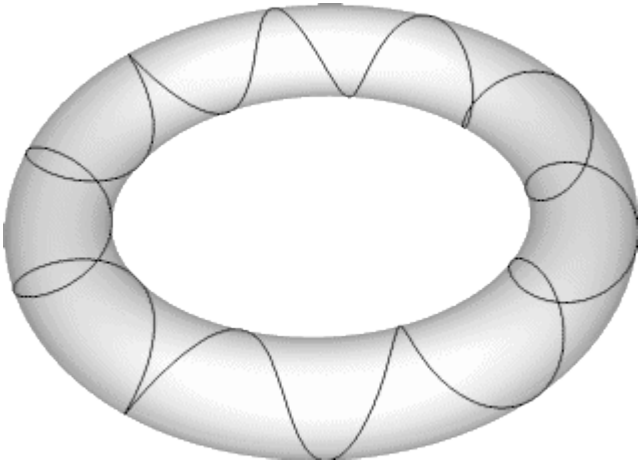
苏里每周四晚上七点一刻在朱西厄授课——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告诉你们——至于地点，你们可以去问他。我希望在座有几位会去听……他非常恰当地向我指出：这些绳圈只有在它们是某种必须直呼其名的东西时才站得住，也就是：一个环面。

换句话说，需要三个环面。三个环面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如果不假定它们，就无法凸显这样一个事实：这些环面是由所谓环面的翻转所必需的。

换句话说，我们习惯把一个环面画成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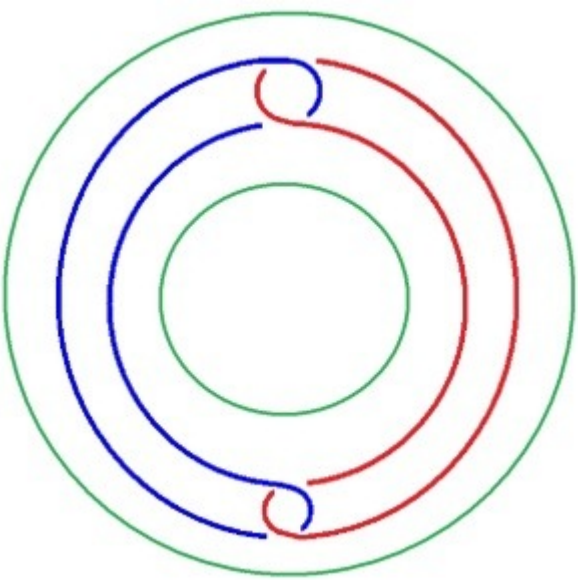
当然，这张图远远不够，因为除非像这样明确标出，否则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曲面，绝不是一个球体里的气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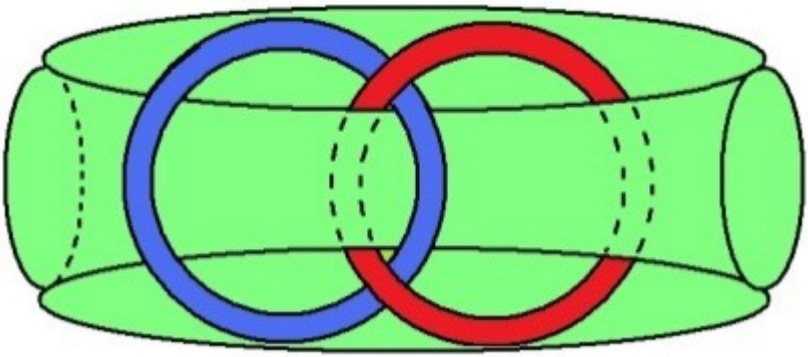
这个曲面可以翻转；它具有一些性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

我曾经提到过环面的翻转……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正因为如此才显现出来——翻转以后，环面……

例如三个环面中的一个，就以这个为例〔绿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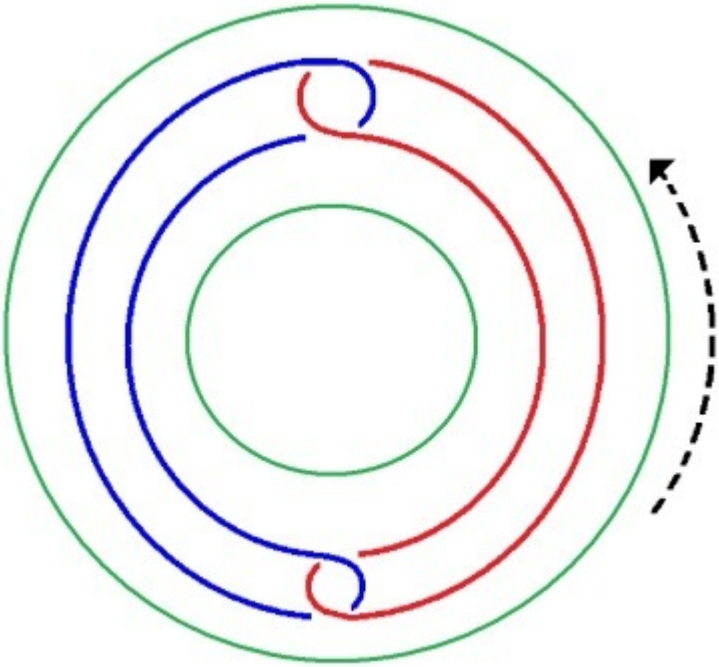
……翻转后的环面包含另外两个绳圈；后两者本身也必须由环面来表示。也就是说，你们在这里看到、被我这样画出来的东西，不该像我刚才起笔那样去画，而应该这样画：画成另外两个环面。而另外两个环面，并不等于另外两个绳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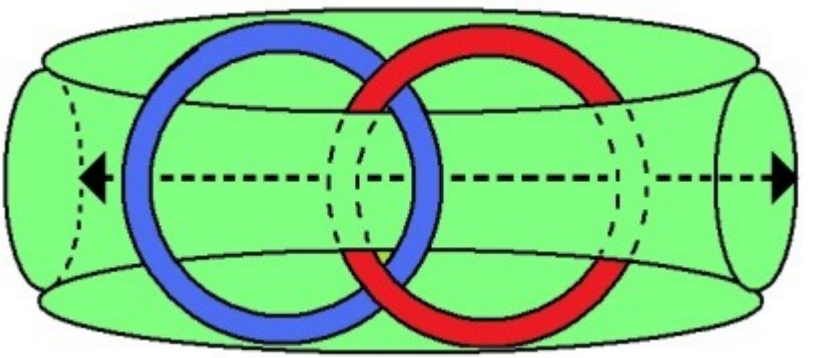
这是否意味着三个环面构成博罗米结？绝对不是！

因为，如果你们以这种方式切开这个环面——比如我在这里标出的这一个——那么另外两个环面并不会因此得到释放。

你们必须把它切开……

请允许我用比喻的方式表达……必须沿着“长度方向”切开它，它才会松脱：





所以，环面只能以一种方式切开——尽管它其实可以用两种方式切开——这个条件，在我此处所称的并非“隐喻”而是“结构”中，值得保留下来。

因为隐喻与结构的区别在于：隐喻由结构来奠定根据。

沿着刚才所谈的但丁问题继续下去，我又读了一本旧书，是我的书商拿来的——他不时给我带来一些东西。作者名叫德莱克吕兹，出版于 1854 年；他是波德莱尔的朋友。书名是《但丁与爱情诗》，读来并不令人安心。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正如我刚才说的，但丁正是在这个契机下开始……

也就是借所谓爱情诗之机……开始插科打诨。

他创造了……

并不是我没有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就是元语言……他创造了可以称作一种新语言的东西，也可以称作“一种元语”；毕竟，每一种新语言都

是一种元语。不过，同所有新语言一样，它依照旧语言的模型形成，也就是说，它失败了。

究竟有什么宿命，使得一个人无论多么有天才，都会回到同一条轨道——这条轨道使语言注定失败，使它归根结底成为一场语言的滑稽戏？

法语并不比其他语言少几分滑稽；只因为我们喜欢它、使用它，才把它看得更高一等。它根本不比任何语言优越。

它同“阿尔冈昆语”或“科约特语”完全一样，并不更有价值。

如果它真更有价值，我们便可以用但丁在某处说过的话来谈论它。他是在一篇拉丁文文章中这样写的，并称之为：Nomina sunt——法语里读作“sounte”——consequentia rerum，即“名称是事物的后果”。[注1]

> [注1] 名称作为被命名者之本质的表达，以及名称对于被命名者的权力。

这里所谓“后果”是什么意思？

它只能意味着实在的后果；然而并不存在实在的后果。因为，正如我用博罗米结来符号化的那样，实在界消散为一团环面尘埃：这两个位于另一个环面内部的环面，当然会解开。

它们会解开；这意味着，实在界……

至少是我们自以为能够表示的实在界……实在界只由一种结构联结起来——如果我们提出，“结构”除了博罗米结之外别无所指。

归根结底，实在界被界定为不连贯的，恰恰因为它是结构。

这一切只是在使某个人——这里碰巧就是我——关于实在界的观念更精确：实在界并不构成一个宇宙，除非它同另外两项功能结在一起。

这并不令人安心，因为其中一项功能就是活的身体。

我们不知道活的身体是什么。

在这件事上，我们把自己托付给上帝。

我的意思是……

> “我的意思是”——假如我说的话真有意义的话……我的意思是，我读过一篇论文，奇怪的是，它发表于 1943 年。

别去找它，因为你们永远也找不到：在座人数远多于这篇论文的印数。作者名叫玛德莱娜·卡韦，生于 1908 年——论文对此有所注明——也就是大约比我晚出生七年；而她说的话并不愚蠢。

她非常清楚地看出，弗洛伊德那里一片混乱，正如俗话所说，“母猫也找不到自己的小猫”。她为此采取一个尺度，提到了巴斯德的工作。

巴斯德这件事可真古怪。

我的意思是，在他以前……

因为这终究是由他而来的……在他以前，人们相信所谓“自然发生”，也就是说，人们以为，只要把……

这就是表面上的根据……只要把一个活体放着不管，它上面自然就会蠕动起来；我是说，会布满所谓微生物。于是人们想象，这些微生物

可以从任何东西上长出来。的确，如果把一个杯子暴露在空气里，就会有东西沉积其中，并且有时还会形成所谓“培养物”。

可是弗洛伊德所证明的……巴斯德！所证明的……

考虑到刚才那位玛德莱娜·卡韦论文的含义，这个口误自有其全部价值……巴斯德证明的是：只要在容器口塞上一小团棉花，里面就不会繁殖起来；这显然是反驳自然发生说最简单的证明之一。

可这样一来，就得假定一些古怪的事情。

这些微生物从哪里来？

如今，我们只得认为它们不从任何地方来。

这无异于说，是上帝造出了它们。

人们放弃了“自然发生说”所打开的这道口子，实在非常、非常麻烦；因为它归根结底曾是抵御上帝存在的一道壁垒。我们亲爱的巴斯德，当时也被医生们看作一个可怕的教士；而且这完全属实：他确实怀有宗教信念。

人们完全忘了巴斯德的这段插曲。人们忘了；而我们只得设想陨石上有着或多或少繁茂的生命，这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在月球上、也在火星上找不到哪怕最细微的生命痕迹，这并没有让事情好办一些。

因为，凭什么——若不是凭借某个终究必须安置在某处的存在者，某个仿照人的方式、特意做出这一切的存在者——仿佛人……

人会操弄、摆弄各种东西……仿佛人突然看见自己有一只猴子，一只“猴—神”……

我是说，上帝会模仿他……仿佛一切归根结底都从这里出发，于是又绕回原点。

谁都知道，“猴神”大致就是我们能够用来设想“人如何诞生”这一观念的观念；而这也并不完全令人满意。

因为，人为什么会有我称作“说话之在”（parl'être）的东西，也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说话：Nomina non sunt consequentia rerum——“名称并非事物的后果”。换言之，在我所构想的结构、也就是所谓博罗米结中，某处有东西出了问题。

事情确实如此。这一切值得用“博罗梅奥”这个名字来唤起：它是一个历史日期，也就是“结构”这一观念本身被炮制出来的方式。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在当时，这意味着：如果三家之中有一家退出这个集团，另外两家就会同时恢复自由——自由到不必再彼此和睦。

当然，这段博罗梅奥家族史的卑污，也值得提醒。

名称不仅不是事物的后果，我们甚至可以明确断言其反面。

我有一个叫吕克的外孙……

这名字有点古怪，不过是他父母给他取的……他叫吕克，而且会说一些很得体的话。他说，那些自己不懂的词，他会努力把它们说出来；他由此推断，正是这件事把他的脑袋撑大了。因为他像我一样……这不奇怪，他是我的外孙……他也像我一样有个大脑袋。

这就是所谓——严格说来我并不是脑积水——但我的脑袋仍然……

而脑袋是按照平均值来衡量的……我的脑袋的确偏大。

我的外孙也是；他显然错在认为，他这种把无意识界定得如此贴切的方式……

因为问题正在于此……他这种把无意识界定得如此贴切的方式……

也就是词语进入他的脑袋……让他推断，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个大脑袋。

归根结底，这个理论不大聪明，却切中要害，因为它有其动机。

毕竟，有某种东西让他感觉到：说话是一种寄生。

于是他又向前推了一点，直至认为自己正因此才有大脑袋。

在这里，要不滑入身体的想象——也就是大脑袋——非常困难。

可怕的是，它合乎逻辑；而逻辑绝非小事，它正是人的寄生物。

我刚才说宇宙并不存在；但这是真的吗?

以下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 作为宇宙观念之原则的“一”，
- 这个“一”能够化作尘埃，
- 宇宙之“一”并非“一”，或者只是诸多“一”中的一个？

“有一个存在”这件事，单凭自身是否就蕴含普遍项？

这就要求我们说：无论普遍项如何遭到排除，对这一普遍项的拒斥都意味着特殊项仍被维持。

在逻辑中，“有一个存在”只有同后续命题相连时才会被连贯地提出：“有一个满足该函数的项存在。”归根结底，函数逻辑正是以“一”的逻辑为基础。

不过，这同时意味着另一件事；我曾试图在自己的图式中，在某处把它勾勒出来……

在我从前炮制的那张图式中，有几个人正拿它作种种推测……我写下了一个表示“大他者并不存在”的能指；我把它写成这样：$S(\not{A})$。

不过，这里所说的大他者，必须直呼其名：

- 大他者就是意义，
- 就是“实在之外的他者”。

在这里，要不漂浮不定非常困难。

必须在“实无限”……

它可以是循环的，只要其中没有可指认的起点……与可数的、也就是有限的结之间作出选择。

这里面有许多“可能”，意思是说，人们中断书写……

这就是我对“可能”的定义……除非人们愿意，否则便不再把它写下去。事实上，人们会放弃，因为放弃总是可能的，甚至因为不放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注]

> [注] 句末 réellement 通常意为“实际上 / 确实地”，下一句却立即转向 le Réel“实在界”，因而也可听成“在实在层面”。中文无法用同一个词自然保留这次过渡，正文先保留副词义，并在此标出另一层读法。

我所说的“不可能，就是实在界”，受限于“不矛盾律”。

实在界只是在书写上“不可能”，也就是：它不停地不被书写。

实在界就是“可能”，直到它被写下为止。

而且我必须说，这一点得到了证实。因为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竟跑去了萨克莱；更确切地说，我请人带我去了那里。

那人名叫戈德扎尔……

有趣的是，他的姓意为“黄金数”；是啊！……他带我进入一间小屋，那里有“迹线”……

因为萨克莱极其庞大，庞大得惊人；人们想象不到其中有多少人在纸上涂画——足有七千人。况且，他们除了在纸上涂画什么也不做，唯

独这间小屋里的几个人例外；正因为他们，人们才得以看见那些表明绝大多数仪器正在运转的迹象……于是，人们可以看到某种东西的波形迹线……

当然，必须先把仪器装配好，使它能够运转、使这一切得到表征……而那条迹线所表征的，正是主要磁体的磁性。

在另一些仪器上，人们看到某个东西移动——如果从左向右、由一个点支撑的运动可以称为移动的话；线段末端的一个点构成“迹线”。而在这间屋里，人们只看见这些迹线。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以一个圆形围住每一个代表“粒子”的点，借此符号化它们的结构。

于是，一个粒子同所有这些仪器衔接起来；而可以肯定，全部仪器的总和正是所谓 Ψ〔psi〕，换言之，就是弗洛伊德忍不住用来标记“心灵”（psyché）首字母的那个符号。

如果没有研究粒子的科学家，也就不会有“心—粒子”（psarticules）；这迫使我们设想，不仅有“说话之在”（parl'être），还有“心—说话之在”（psarl'être）。假如没有那个虽荒唐却名为“思想”的东西运作，这一切都不会存在。

我刚才告诉你们的这一切，我不认为比我外孙讲的东西更有价值。

相当恼人的是，实在界只能被设想为不合适的。

它同语言不完全一样：语言只是不适合说出任何东西。

实在界则只是不适合“被实现”；按照 to realize 这个词的用法，它无非意味着“把某物想象成意义”。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假如真有什么事能够确定的话——那就是：实在界这一观念本身就包含对一切意义的排除。

只有当实在界被抽空意义时，我们才能稍稍把握它。

这显然使我甚至不愿赋予它“一”的意义；不过，我们总得攀住某个地方，而“一”的逻辑正是剩下来的东西，是作为外—存在而剩下来的东西。就是这样。

我很抱歉，今天同你们谈了这样一种极端状态。

事情终究需要转向另一条路。我的意思是，得出“唯有排除一切意义的东西才是实在”这个观念，恰好同我们的实践背道而驰。

因为我们的实践始终浸泡在这样一个明确指示之中：

- 不仅名称，
- 就连词语本身……也会产生作用。我看不出该如何解释这一点。

如果 nomina——名称——无论如何都不与 choses——事物——相连，精神分析又怎么可能？

精神分析便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所谓“唬弄”，也就是一种假象。

相关知识卡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我在陈述自己的不同话语时，正是这样定位了所谓“精神分析话语”唯一可设想的表述方式。

我提醒你们：我把小对象 a 放在“假象”的位置；这个位置并不是我所表述的“真理”的位置。

相关知识卡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一个主体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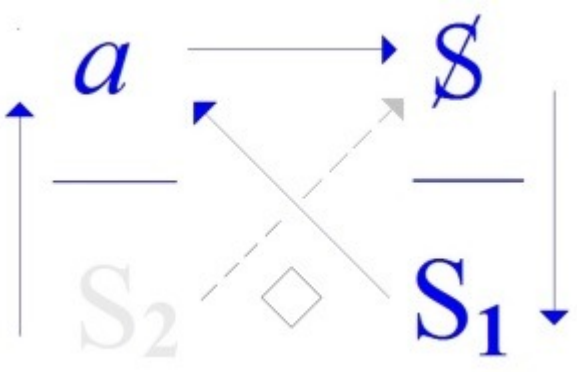
因为我就是用这种方式、用带横杠的 $\not S$ 来标示主体……一个主体，连同它的全部软弱和无能，如何能够占据“真理”的位置，甚至还让它产生结果？

它以这种方式被安置在那里，也就是一项“知识”……

$$\frac{a}{\not S} \longrightarrow \frac{S_1}{S_2}$$

嗯？我当时不是这样写的吗？

雅克-阿兰・米勒：$\not S$ 放在 S_1 的位置，S_1 放在 S_2 的位置，S_2 放在 $\not S$ 的位置。



你们看，这足以让人糊涂！

是的。这样无疑更好。

这样无疑更好，但也更加令人困惑。我的意思是，S_1 与 S_2 之间的断裂更加醒目，因为这里有某种东西被中断了；而归根结底，S_1 只是知识的开端。

可是，一项满足于不断开始的知识——正如人们所说——不会抵达任何地方。

正因为如此，我去布鲁塞尔时，并没有对精神分析说什么好话。

在座有几位，我认得出来。

因为开始去知道，却始终无法抵达；这件事归根结底同我所说的“缺乏希望”相当合拍。不过，它终究牵涉一个名字、一个术语；我还得留给你们去猜。

那些曾在布鲁塞尔听我谈论此事的比利时人，可以自由决定要不要告诉你们。

第9课 · 1977 年 3 月 15 日

有些人对我怀着善意……

单是这一点就已经带来堆积如山的问题：什么会使人们对我怀着善意？因为他们不了解我！就我而言，我并不满怀善意……总之，这些好心人有时给我写信，信里试图——确切地说，信上写着——我上次谈论所谓“分析话语”时的语无伦次，是一次口误。

他们就是这样逐字写的。

口误与严重错误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尤其倾向于把人们所谓的“口误”归入错误，因为不管怎么说，我对这种“分析话语”多少谈过一点……

我说话时，总以为自己在说某种东西。

麻烦的是，我发生口误的地方……

也就是据说我发生口误的地方……如果可以这样说，我恰恰是在书写的材料上、在书写这件事上发生了口误。

当所涉及的是被某个人——这里就是我——找到的“书写”时，这便格外重要。从前，我曾模仿一位著名画家说过：“我不寻找，我发现。”〔毕加索〕

到了如今这个地步，我发现的还没有寻找的多；换言之，我在原地打转。

关于这次“口误”，发生的正是这种事：写下来的字母没有朝向正确的方向——也就是它们旋转的方向——而是彼此搅乱了。

不过还是必须说，我犯下这次口误并非全无理由。我的意思是，字母旋转的次序的确是我想象出来的，但我至少自以为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今天，我要试着向你们解释那是什么。

昨晚，我在弗洛伊德学派听了克雷斯-罗森女士的发言；这使我受到鼓舞。

我不会请她站起来，尽管我看得很清楚，她就在这里。

我甚至很在意要弄清，她是否身处所谓女性听众之中；不过我看不出为何要把“听众”这个词改成阴性，因为这毫无意义，毫无有效的意义。

克雷斯-罗森女士昨晚好心地说出了几乎正是我想对某个人说的话……

而且，我已经不可能同那个人见面了，因为我曾请她打电话到我家，她却没有打……此人供职于德国广播电台，我不太清楚她具体做什么，说实话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不过据说她依照罗曼·雅各布森的建议，请我就雅各布森说点什么。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说我所称的“语言学术”（linguisterie）……

相关知识卡 Linguisterie：精神分析与语言学的边界

克雷斯-罗森女士特别谈到了这个称呼……我所称的“语言学术”，必须以精神分析为支撑。

相关知识卡 Linguisterie：精神分析与语言学的边界

我要补充说，除了我所谓的“语言学术”，并没有别的语言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分析就是语言学的全部。

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人们从很久以前便在从事语言学……

从《克拉底鲁篇》开始，从多纳图斯、普里西安开始……人们一直在做语言学；可这并没有改善任何事情，因为上次我想说……

我是在注意到 S_1 与 S_2 时意识到这一点的；在我所谓“精神分析话语”的正确记法中，两者彼此分离……我想，你们终究多少向比利时人打听过了；我曾说精神分析可能是一场骗局，这件事大概已经传进你们耳朵。我甚至要说，我当时坚持谈论那个仿佛许诺着一个 S_2 的 S_1。

这时仍然必须记起，我曾经如何谈论主体……

也就是这个 S_1 与这个 S_2 的关系……我曾说：“一个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的东西。”

那么，应当由此推出什么？

我还是要给你们一点提示，哪怕只是为了照亮我自己的道路，因为这条路绝非不言自明。

精神分析也许是一场骗局，但并非随便哪一种骗局。

这是一场恰好切中能指之所是的骗局。

而且必须注意，能指是一种十分特殊的东西：它具有所谓“意义效果”。只要我把 S_2 标示为并非时间上的第二项，而是具有“双重意义”，S_1 就会取得自己的位置，而且是正确的位置。

不过必须说，这份意义双重性的重量，是所有能指共有的。

我想，克雷斯-罗森女士不会反驳我……

如果她想以某种方式提出异议，尽可以向我示意；我再说一次，她在这里令我很高兴……精神分析并不比诗本身更是一场骗局；而诗恰恰建立在我所谈、并称为“双重意义”的这份歧义上。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在我看来，诗终究涉及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诗是“想象性地象征的”。

我的意思是，克雷斯-罗森女士昨晚提到了索绪尔，以及他对语言与言语所作的区分；当然，她也指出，索绪尔在这项区分上曾经摇摆不定。

不过，他的出发点仍然存在……

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成熟的产物，是某种在使用中结晶之物逐渐成熟的产物……然而，诗来自对这种使用施加的暴力。我们对此有证

据：上次我提到但丁和爱情诗，正是为了标出这种暴力，而哲学竭力要把它抹去。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正是在这一点上，哲学成为骗局的试验场；也不能说诗没有以自己的方式、天真地参与其中。我刚才称作、标示为“想象性地象征的”东西，名叫真理。

这就叫作真理，尤其是在涉及性关系时；也就是说，正如我所说……

也许我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不过我看不出为何要把它当作自己的头衔……性关系并不存在。严格地说，我的意思是，不存在某种能使一个男人必然认出一个女人的东西。

我确实有这样一种弱点，会认出“那个女人”——那个阴性定冠词 la；不过我毕竟十分清楚，也曾指出并不存在这个 la。这同我的经验相符：我并不能认出所有女人。[注]

> [注] 法语 la 既是阴性定冠词，又在拉康的公式 La femme n’existe pas（“女人这一全称并不存在”）中标记被划去的全称位置。此处“认出一个女人 / 认出 la”有意借同一语音滑动。

“它并不存在”……

不过，仍然必须说，这并非不言自明。

……它并不存在，除非是乱伦的关系……

这恰恰是弗洛伊德所提出的。

……它并不存在，除非是乱伦的或杀人的关系。我的意思是，弗洛伊德说的是：俄狄浦斯神话指明，唯一想与之同床的人是自己的母亲；至于父亲，人们会杀掉他。

这种事甚至更有可能发生，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亲、谁是自己的母亲。俄狄浦斯神话正是这样才有意义：

- 他杀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
- 又同一个自己完全不知道是母亲的人上了床。

然而，按照神话，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它意味着，归根结底，唯有阉割是真的。

无论如何，有了阉割，人们就肯定能逃脱这种关系，正如整个所谓希腊神话向我们清楚表明的：对于父亲，问题与其说在于谋杀，不如说在于阉割——阉割通过谋杀而发生；至于母亲，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切掉，以确保自己不会犯下乱伦。

我想做的，是向你们展示这些真理在意义中的折射。

我们需要设法给出一种结构的观念，使它能够以正确方式体现意义。

同人们所说的相反，并不存在关于实在界的真理，因为实在界被勾勒为排除意义的东西。

说“有实在”甚至已经说得太多，因为这样说毕竟是在假定一种意义。

“实在”这个词本身具有意义。我从前甚至稍微玩弄过这一点：为了召唤事物，我以回声的方式唤起拉丁词 reus，意为“有罪者”。我们或多或少对实在负有罪责。精神分析正是在这一点上是一件严肃的事；我的意思是，说它可能滑入骗局，并不荒谬。

顺便需要指出一件事；正如我上次向皮埃尔·苏里指出的……

所谓“上次”，是指就在他的场地、朱西厄，我上次对你们提过的地方……我向他指出，他用来逼近博罗米结的可翻转环面，就这里所说的结而言，假定只有一个环面被翻转。

当然，这不是说其他环面不能翻转；但如果也翻转它们，就不再是博罗米结了。

上次，我已经用一张小图向你们展示了这一点。

因此，就这个环面提出下面的说法并不奇怪……

也就是从一个三重博罗米结出发的环面……如果你们翻转这个环面，就可以把处在环面内部——象征界的环面内部——的东西称作“象征性地实在的”。

“象征性地实在的”并不等于“实在性地象征的”，因为“实在性地象征的”，就是被包含在实在界之中的象征界。

包含在实在界中的象征界，确实有一个名字：它叫作谎言。

与此相反，“象征性地实在的”……

我是指实在之中在象征界内部得到标示的东西……就是所谓焦虑。

圣状是实在的；它甚至是唯一真正“实在的”东西——也就是具有一种意义、在实在界中仍保留意义的东西。正因为如此，精神分析家如果运气好，便可以象征性地介入，把它消解在实在界中。

那么，我顺便为你们指出什么是“象征性地想象的”：那就是几何学……

也就是人们大谈特谈的著名 mos geometricus——几何学方法……那是天使的几何学，也就是说，是某种尽管《圣经》这样写、却并不存在的东西。

从前，我曾经常揶揄德日进神父；我向他指出，既然他如此看重《圣经》，就必须承认天使确实存在。

悖谬的是，德日进神父并不相信天使；他相信人，因此才有他那套行星“人化”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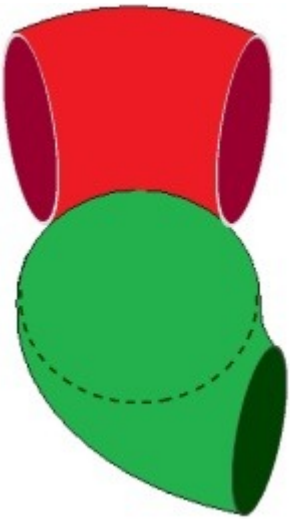
我看不出，为什么人们应当更相信任何东西的“人化”，而不是相信几何学。

几何学明确关乎天使；而在其余部分，也就是在结构上，只由一种东西统治，那就是我所称的抑制。

我所着手对付的正是这种抑制。我的意思是，对于我在这里带给你们、称作结构的一切，我始终挂心、始终忧虑。这份忧虑只同一个事实相连：真正的几何学并不是人们所以为的那种、属于纯粹精神的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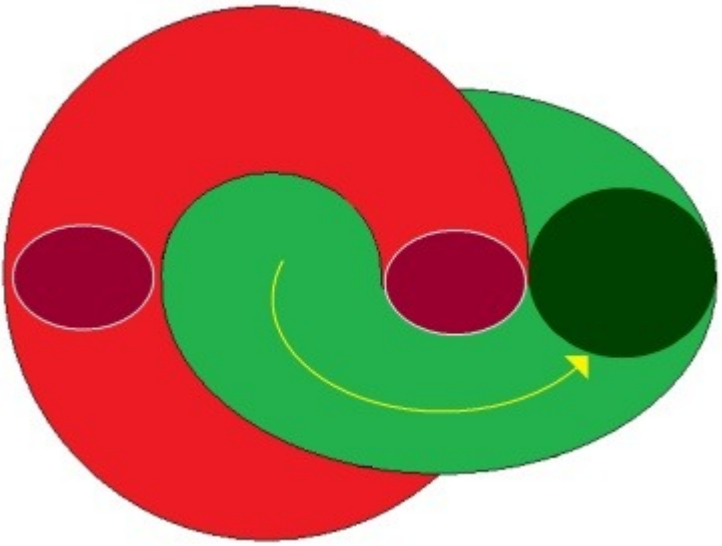
何学；真正的几何学有一个身体。我们谈论结构时，说的正是这件事。

为了开始把它白纸黑字摆到你们面前，我要让你们看看，谈论结构时所涉及的是什么。它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一个被打穿的环面——这个图我得归功于皮埃尔·苏里——我的意思是，很容易把这个环面补全。

你们清楚看见，这里可以说是——如果允许我们如此不恰当地表达——环面中孔洞的边缘；而其余这一切就是环面的体部。



仅仅把这个环面画成这样，还不够。

因为我们会发现：给这个环面打孔，同时也在另一个环面上打了孔。

这是环面的特性；因为在这里画出孔洞、再画一个可以说同它链结在一起的环面，同样完全合乎道理。

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给一个环面打孔，也同时给另一个环面打了孔；后一个环面同前一个处在链环关系之中。

现在我要试着为你们描画一种结构。你们可以看到，当我用两种颜色把它画出时，我想已经足够清楚：这个绿色部分位于红色环面内部；但在这里，你们反而可以看到，第二个环面位于外部。

不过，那并不是第二个环面；因为这里始终是同一个图形，只是这个图形被证明能够在我所谓红色环面内部滑动。它一边旋转一边滑动，从而把这个环面实现为同第一个环面链结在一起。

这个位于表面、处在红色环面外部的绿色部分，一旦被我们旋转，就会在这里通过自身的滑动得到表示。对于两者，我们可以说：这个绿色环面恰恰表示另一个环面的“补环”，也就是同它链结的环面。

不过，请假定我们以这种方式滑动的是红色环面。

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个：它会反过来实现为，某个“空”的东西同另一个“空”的东西结在一起；也就是说，在这里的东西会出现在那里。

换言之，我通过这项操作所假定的，并不是我们拥有两个同心的东西；相反，我们会拥有两个彼此相互活动、相互作用的东西。

我想借此标示的东西，正是人们在我谈到“充实言说”与“空洞言说”时向我提出的问题。现在我把它阐明：

相关知识卡 空洞言说与充实言说

- 充实言说，是充满意义的言说。

相关知识卡 空洞言说与充实言说

- 空洞言说，是只有意指的言说。

相关知识卡 空洞言说与充实言说

我希望，始终露出机敏微笑的克雷斯-罗森女士，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一项言说可以同时充满意义；它之所以充满意义，是因为它从这里画出的双重性出发。正因为词具有“双重意义”、正因为它是 S_2，“意义”这个词本身才是充实的。

相关知识卡 空洞言说与充实言说

当我谈论真理时，我指向的是意义；不过，诗一旦失败，其特征恰恰是只有意指，成为一个词同另一个词之间的纯粹结。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尽管如此，追求单一意义的意志，正在于消除双重意义；而这只能被设想为实现一道切口——也就是说，只剩一个意义；在这里，就是绿色覆盖红色。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诗人如何完成这项绝技，使一种意义缺席？

当然，是用我所谓“意指”去替代这项缺席的意义。

可以说，意指绝不是无知的众人所以为的那样。

意指是一个空洞的词；换言之，就但丁而言，它体现在加到他的诗之上的修饰词中，也就是把诗称作“爱情的”。

爱无非是一项意指，也就是说，它是空的；而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但丁如何把这项意指体现出来。

欲望具有意义；但我在《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研讨班中已经谈过的爱、由骑士之爱支撑的爱，只是一项意指。

今天我就满足于告诉你们这些；反正我也看不出为何还要坚持下去。

第10课 · 1977 年 4 月 19 日

今天我有点小麻烦：背疼，所以站立也变得困难。

而我坐着也疼。这当然不是一个理由，让人去炮制某种被假定为有意的东西，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有意的。

自我……

既然人们这样称呼它——在弗洛伊德的第二局部论中，人们就是这样称呼它的……自我被假定具有意图，因为人们把它喋喋不休的东西，也就是所谓它的“说”，归到它名下。

它确实在“说”；而且它以命令的方式说。至少，它一开始就是这样表达自己的。

命令式，就是我用带下标 2 的能指——S_2——来加以支撑的东西。

我曾借这个带下标 2 的能指来界定主体：我说过，一个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的东西。

在命令式的情形中，正是听者由此成为主体。

这不是说，发出命令的人不会顺带也成为主体。是的……

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件事：精神分析中只有“我想要”。

我当然是个资历有些过老的精神分析家；不过确实如此：到了我今天这个地步，精神分析家取决于他对分析者所作的“阅读”，取决于分析者亲口对他说的东西、分析者自以为正在对他说的东西。这意味着，分析家所听到的一切，都不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按字面来理解。

这里我必须插一句。我曾说过，这个字母具有一种倾向……

法语“按字面”（au pied de la lettre）中的“脚”，表示字母钩连在地面上；这是一个隐喻，一个蹩脚（piètre）的隐喻，倒正好同“脚”（pied）相配……这个字母趋向于同实在界相接，那是它自己的事情。

而在我的记法中，实在界正是无法与之接合的东西。

分析者自以为对这位分析家说出的东西，毫不涉及……

这一点弗洛伊德已经注意到……毫不涉及真理。

然而仍须想到，“相信”已经是某种存在的东西：他说出自己相信为真的东西。

分析家知道的是，分析者始终只在真的旁边说话，因为他对“真的”一无所知。

弗洛伊德在这里恰如其分地谵妄，因为他想象，“真的”就是他所谓的“创伤核心”。

他正式就是这样表述的：随着主体说出的东西越来越靠近他的“创伤核心”——这个所谓核心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有那种“破烂货”

（roulure），分析者同他的分析家一样，都是这种东西——也就是说……

正如我借外孙的例子指出的……他被迫学习了诸语言中的一种；对他而言，那就是 lalangue……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 罗德尼・尼达姆《亲属关系问题》：亲属范畴与 lalangue

众所周知，我把它连写成一个词……怀着“套牢她”（ferrer elle）的希望——这个“她”就是 lalangue；而 ferrer elle 又同“造—实在”（faire-réel）形成谐音歧义。[注]

> [注] ferrer 可指给马钉蹄铁或钩住鱼；ferrer elle（钩住她）与 faire-réel（造出实在）在语音上相近。译文保留法语，以免把 lalangue、阴性代词 elle 与“实在”的音链拆散。

无论哪一种 lalangue，都是一种淫秽。

弗洛伊德用——请原谅我这里的歧义——l’obre-scène 标示的，也就是我所说、他所谓的“另一场景”（l’autre scène）：语言凭借所谓自身的结构占据这个场景；而这项基本结构可以归结为亲属关系结构。[注1]

> [注1] 克洛德 · 列维-斯特劳斯：《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法国大学出版社，1949 年。

我提醒你们，有些社会学家在一个名叫罗伯特 · 尼达姆的人主持下提出过一些说法……[注2]

> [注2] 罗德尼 · 尼达姆：《亲属关系问题：人类学理论十一篇》，瑟伊出版社，1977 年。罗德尼 · 尼达姆（1923—2006）是英国人类学家，曾把克洛德 ·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论题引入英语世界的大学。

相关知识卡 罗德尼・尼达姆《亲属关系问题》：亲属范畴与 lalangue

他并不是那位如此细致地研究中国科学的尼达姆，而是另一个尼达姆；研究中国科学的那位并不叫罗伯特……这里所说的尼达姆，自以为比别人做得更好，因为他作出了一项其实正确的评论：亲属关系必须受到质疑。也就是说，事实中的亲属关系还包含别的东西，比……

必须说，他所参照的正是这个……比分析者们谈到的亲属关系包含更大的变化和更多的差异。

可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是，分析者们只谈亲属关系。无疑，亲属关系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价值；然而，这项观察并不妨碍一个事实：分析者不断重复自己同父母——而且必须说，是近亲——的关系。分析家必须承受这个事实。

相关知识卡 罗德尼·尼达姆《亲属关系问题》：亲属范畴与 lalangue

没有任何一个例子显示，某位分析者会指出自己的近亲关系有什么特殊性、独特性，使它区别于其他分析者的近亲关系。

他只谈这些，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某种……

……某种堵塞了他自身特殊关系的一切细微差别的东西。

因此，《亲属关系问题》……

这是一本由瑟伊出版社出版的书……《亲属关系问题》凸显了一个首要事实：问题涉及的是 lalangue。

相关知识卡 罗德尼·尼达姆《亲属关系问题》：亲属范畴与 lalangue

然而，这里产生的后果全然不同：分析者只谈亲属关系，是因为近亲教给了他 lalangue；他并不区分自己同近亲关系中的特殊之处。[注]

> [注] 项目底本原有不合语法的 la mêmes conséquence，现据速记稿与通行转录本校为 les mêmes conséquences；比较句仍省略了前项。就长段上下文看，它很可能回指上文“亲属关系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价值”的观察，但证据不足以把这一回指写死在正文。米勒在《Ornicar?》第 17/18 期整理本中把这一段收束为：“亲属关系事实上不能相互翻译；其共同点只在于分析者只谈它。”该整理本没有保留底本这句未完成的比较式。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 罗德尼・尼达姆《亲属关系问题》：亲属范畴与 lalangue

这里需要注意到，我此处所谓的真理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被某种占优势的东西削弱了。甚至可以说，文化在这里被缓冲、被减弱；在这里，或许最好换用另一个隐喻……

因为“文化 / 栽培”（culture）本身也是一个隐喻……也就是同名的“农业”（agri-culture）隐喻，不是吗？我们应当用“培养液”（bouillon de culture）来替换那个 agri；最好把“文化”称作一锅语言培养液。

“自由联想”是什么意思……

我在努力把事情再向前推进一点……自由联想是什么意思？

它是否是一种保证……

它看起来毕竟像是一种保证……保证正在陈述的主体会说出更有一点价值的东西？

可人人都知道，“繁琐推理”（ratiocination）……

精神分析中就是这样称呼它的……“繁琐推理”比推理本身分量更重。

所谓“陈述”，同“一个真命题”有什么关系？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需要努力弄清，某种东西建立在什么之上……

它只有在磨损中才会运转……而真理被假定建立在它之上。

我们需要看见并敞开于真理作为变量的维度，也就是……

把两个词这样压缩在一起……我会称它为 varité：在 variété（多样性）中吞掉一个小小的 é，同时让它贴近 vérité（真理）。

举例来说，我要提出一件颇有价值的事：如果一位正在接受分析的主体在话语中滑入一个新词……

比如我刚才围绕 varité 造出的这个词……对于这个新词，我们能够说些什么？

至少有一件事可以说：新词是在某物被写下时出现的。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并不自动意味着自己就是实在。

某物被写下来，并不会因此就给我刚才借“按字面”唤起的东西赋予分量。

总之，我们终究必须提出这个问题：精神分析……

请原谅，我至少请求精神分析家们原谅……精神分析是否就是所谓的“两人自闭”？〔参见“两人共有的谵妄”〕

不过，有一件事使我们能够突破这种自闭，恰恰是：语言是一桩共同事务，而且……

我此刻就在这里，也就是说，我有能力让在座所有人听懂……这正是保证……

正因为如此，我才把“精神分析的传递”提上日程……这正是保证精神分析不会因为我刚才所谓的“两人自闭”而不可挽回地跛行。

人们谈论“理性的狡计”；那是一个哲学观念，是黑格尔发明的。

根本不存在任何“理性的狡计”。

没有任何东西是恒定的；这同弗洛伊德在某处所说的相反：“理性的声音很低，但它总是重复同样的东西。”

理性只有在原地打转时，才会重复一些东西。

直说吧：理性重复圣状。

今天，我带着所谓身体性的圣状出现在你们面前；但你们完全有理由问，这是否出于有意。例如，我是否曾深陷某种愚蠢至极的行为，以至于我的症状即使完全是身体性的，仍然是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没有任何理由停止对圣状作这种扩展，因为无论我们愿不愿意，它都很可疑：这个圣状为什么不可能是有意的？

有一个事实：élangue……

我把它写作 é.l.a.n.g.u.e……各种 élangue 在彼此翻译中被拉长（s'élongent）；然而，唯一的知识仍是关于各种 élangue 的知识。事实上，亲属关系并不能被翻译；它唯一共有的东西，就是分析者们只谈论它。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 罗德尼 · 尼达姆《亲属关系问题》：亲属范畴与 lalangue

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我此处所谓"一位老分析家"，已经听腻了。

为什么弗洛伊德没有引入……没有引入某种他本可以称作"他"（lui）的东西？

我为了在这里同你们闲扯而写下那篇小东西时，犯了又一次笔误：我本来要写"像我"（comme moi）……

这个"像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善意；它涉及我所谓的心智薄弱……我却犯了一次笔误，把"像我"写成了"像这样 / 像本我"（comme ça）。

书写……

因为这一切都会被写下，甚至正是书写构成了"说"……写下分析者同"我"（moi）周旋，也就同样是"我"同"他"（lui）周旋。

分析只谈"自我 / 我"（moi）与"本我 / 这个"（ça），却从不谈"他"（lui）；这毕竟非常醒目。

然而，"他"是一个本应自行显现的术语。

如果弗洛伊德不屑于谈它，必须说，这正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甚至是“超—自我中心”的！

他的病正在这里。他具有主人的一切恶习：什么也不懂。

因为，必须说，唯一的主人就是意识；而他关于无意识所说的，不过是混乱和语无伦次，也就是重新回到粗糙图画与形而上学的混合物中——两者从来形影不离。

每个画家首先都是形而上学家；他的形而上学正在于，他会画一些粗糙的图。

他是个乱涂乱抹的人；所以，他才会给自己的画取标题。

就连抽象艺术也同其他艺术一样被“题名化”（se titrise）……

我并不是想说“获得头衔”（se titularise），因为那毫无意义……即便抽象艺术也有标题；它竭力让标题尽可能空洞，但终究还是被“题名化”。

否则，弗洛伊德本该从自己说过的话中推出后果：分析者不知道自己的真理，因为他无法把它说出来。

被我界定为“不停地被书写”的东西，也就是圣状，在这里构成阻碍。

我再回到这一点：分析者所说的东西，在得到验证之前，并不是真理，而是圣状的 varité——真理的多样变体。

我们必须接受心智的条件，其中首要的就是薄弱。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维持一种无法遭到反驳的言说——确切地说，无法遭到心智上的反驳。

心智就是话语。人们尽力设法让话语留下痕迹。

这正是弗洛伊德《草案》（Entwurf）的故事；但记忆是不可靠的。

我们知道的是：我们对所谓活的身体造成的某些损伤，会中止记忆；或者至少，当所涉及的是话语的记忆时，它们使人无法依靠那些被归于身体的痕迹。

对于精神分析实践，必须提出这些异议。

弗洛伊德同所有人一样，也是个心智薄弱者……

我自己有时——尤其如此——也是……此外，他还是神经症者。正如人们说过的，是一个“被性欲困住的强迫者”。

我们看不出，“对性欲的强迫”为什么不如其他强迫同样有效；因为对人类来说，性欲有充分理由令人着魔。

它的确是反常的，所谓反常正是我所界定的：“性关系并不存在。”

弗洛伊德——也就是一个个案——的功劳在于看出：神经症在结构上并不是强迫性的；它在根本上是癔症性的，也就是同“性关系并不存在”这一事实相连。有些人对此感到恶心；这毕竟是一个征兆，一个积极的征兆：它使他们呕吐。

性关系必须通过一种话语重新构造，也就是通过某种目的完全不同的东西重新构造。

话语首先服务于什么？它服务于发号施令——我是说，承担命令。这就是我斗胆称作“话语之意图”的东西，因为一切意图中都留有命令式的东西。

一切话语都有暗示效果：它具有催眠性。

话语受到睡眠污染这一点，值得先加以凸显，然后才由所谓“有意图的实验”赋予其分量——也就是把这种实验当作施加于事实的命令。[注]

> [注] Expérience 既可指“经验”，也可指“实验”；intentionnelle 又承接上文的 intention du discours“话语的意图”。鉴于下文紧接实验室动物与盒中老鼠，正文取“有意图的实验”，但“意向性经验”仍是句法上可能的读法。

话语总会让人昏昏欲睡，除非人们听不懂它：那时，它会把人唤醒。

实验室动物受损，并不是因为人们或多或少弄疼了它们。它们完全被唤醒了，因为它们不明白人们想从它们那里得到什么，即使人们刺激了它们所谓的本能。

当你们让老鼠在一个小盒子里跑动时，你们刺激的是所谓它的“摄食本能”；所以，问题不过是饥饿。

总之，唤醒就是处于“不可能”这一面向下的实在界。

它只有用力或凭强制才会被写下。至于“自然”，它同所有进入我们头脑的观念一样，是一个极其含混的观念。

说实话，“反自然”比“自然”更加清楚。

所谓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对反自然有一种偏好。

唯有这一点，才值得我们把“文化”归给他们。

他们必须有某种天赋，才能稍稍强迫话语，强迫那种我们已经看到会使人昏睡的命令式之“说”。

真理使人醒来，还是使人睡去？

这取决于说出它时的声调：诗一旦被说出，就会使人昏睡。

我借此向你们展示弗朗索瓦·程构思出来的东西；他的本名其实是Cheng Tsi Chen。

他给自己加上“弗朗索瓦”这个名字，是为了融入我们的文化；但这并不妨碍他十分坚定地维持自己所说的东西。

他所说的东西就是《中国诗歌书写》；这本书由瑟伊出版社出版。我很希望你们能从中得到启发——如果你们是精神分析家的话；而在座并非人人都是。

如果你们是精神分析家，就会看到：精神分析家正是通过这种强制，才能让另一种东西鸣响，让意义以外的东西鸣响；因为意义是借助能指而共鸣的东西……

可共鸣的东西走不了多远，它相当软弱；意义具有缓冲作用……然而，借助所谓“诗歌书写”，你们可以触及精神分析解释可能具有的维度。

完全可以肯定，书写并不是诗——身体的共鸣——借以表达自身的东西。

然而，十分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诗人通过书写表达自己；而对我们来说，所需要的是从中国书写中取得关于诗之所是的观念。

这并不是说所有诗……

我尤其指我们的诗……都能让我们通过书写、通过中国诗歌书写来想象。

不过，也许你们会从中感觉到某种不同的东西……它不同于那个使中国诗人只能去写的东西。

有某种东西使人感到，他们并没有被逼到只剩书写这一步：他们会吟咏，会调节声调；其中有弗朗索瓦·程曾在我面前说出的东西，也就是声调的对位、调式的变化，使它能够被吟唱——因为从声调到调式变化之间存在一种滑动。

如果你们有时能从诗一类的东西中得到启发，并以此介入；我会说，你们应当转向的正是这个方向。

因为语言学毕竟是一门我会称作“方向很糟”的科学。

语言学如果有所振作，是因为罗曼·雅各布森这样的人直面诗学问题。

隐喻和转喻，只有当它们能够发挥另一种东西的功能时，才对解释具有作用。

而它们所发挥功能的这另一种东西，恰恰让声音与意义紧密结合起来。

正因为恰当的解释会熄灭一个症状，真理才被明确规定为诗性的。

我们不应从已经表述成形的逻辑那一边……

尽管我有时也会滑入其中……不应从已经表述成形的逻辑那一边，去感受我们的“说”所具有的作用。当然，这不是说某处真有某种东西值得被划成两个侧面。

我们总是陈述的东西……

因为这是话语的法则……我们总是把它陈述为“对立系统”；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克服的。第一件事，就是熄灭“美”这一观念：关于“美”，我们无话可说。

这里涉及的是另一种共鸣，它应当以机智语为基础。

机智语并不“美”；它只依靠一项歧义，或者像弗洛伊德所说，只依靠一种“经济”。

没有什么比“经济”这个观念更加含混。

不过，无论如何，经济奠定价值〔a〕。

一种没有价值的实践：这就是我们需要建立的东西。

第11课 · 1977 年 5 月 10 日

我正在绞尽脑汁；这已经很麻烦，因为我是认真地在绞尽脑汁。不过最麻烦的是，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为什么绞尽脑汁。

有一个人——名叫哥德尔〔1906—1978〕，住在美国——提出了“不可判定”这个名称。

这项陈述的坚实之处在于，他证明了不可判定之物确实存在。

他是在什么领域证明的？

在某种我会称作一切心智之中最心智的东西上……

我是说，一切最为心智性的东西，是心智之典范、心智的尖端……也就是可以计数的东西：可以计数的东西就是算术。我的意思是，正是算术展开了可数之物。

问题在于，是否有一些不可数的“一”；至少，康托尔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

不过，这仍然很可疑，因为我们只认识有限之物，而有限之物总是可以被数出来。

这是否表明心智的软弱？

它只表明我所谓想象界的软弱。

不知道为什么，弗洛伊德把无意识等同于心智。

至少，从心智由词语织成这个事实，会得出这样的结果；而词语之间……

在我看来，这正是弗洛伊德给它的定义……词语之间始终可能发生“失误”（bévues）。所以我才陈述：就实在界而言，只有不可能者。

我恰恰在这里碰壁：实在是否是不可能被思考的？

“如果它不停……”

但这里有一个细微差别：我并没有说“它不停地不被说出”，哪怕只因为我确实把实在如此命名；我说的是……“它不停地不被书写”。

归根结底，一切心智性的东西，都是我用“圣状”（s.i.n.t.h.o.m.e.）这个名称写下的东西，也就是“符号”。

“成为符号”是什么意思？

我正在为此绞尽脑汁。

我们能否说，否定是一个符号？

从前，我曾试图提出《字母在无意识中的动因》所涉及的东西。

只说表示否定的符号——写作 ¬ ——不必被写下来，是否就把一切都说尽了？

否定是什么？人们能够否定什么？

这把我们带入弗洛伊德所凸显其根本要点的“否定”（Verneinung）。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否定》：判断、肯定与否定

他的陈述是：否定以一项“肯定”（Bejahung）为前提；人们从某种以肯定形式陈述的东西出发，写下否定。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否定》：判断、肯定与否定

换句话说，符号应当从某处寻找……

而这正是我在《字母在无意识中的动因》中所提出的……应当在符号与实在的一致关系中寻找。

一个无法被写下的符号是什么？

因为这个符号是被“确实地”（réellement）写下来的。

我曾一度借此凸显法语 lalangue 所触及的这个副词何等切中要害。[注]

> [注] Réellement 通常意为“确实地 / 实际上”；拉康随即把同一音链重新切成 le Réel ment（“实在会撒谎”）。中文无法用一个副词同时保留通常词义和这次切分，故在正文保留法文。

我们能否说，实在会撒谎？

在分析中，我们当然可以说，“真者”会撒谎。

分析是一段漫长的行程——这随处可见；而“行进—不—撒谎”（chemine-ne-mente），有时只能向我们表明：我们像被电话线绊住一样，缠住了自己的脚。[注]

> [注] 拉康把 cheminement（行程）拆写为 chemine-ne-mente：“行进——不——撒谎”。这一否定式随即被电话线缠脚的形象打断，使“行进”本身成为一次语言失足。

既然能够提出这种说法，就会带来一个问题：意义是什么？

难道只有撒谎的意义？因为对于实在这一观念，我们可以说，它排除……

这里必须把“排除”写成虚拟式……它排除意义。这是否表明，它也排除谎言？

归根结底，当我们押注于实在会排除某物这一事实时，处理的正是这个问题……

要用虚拟式；而虚拟式是情态的标记……在这项会排除谎言的情态中，究竟有什么得到调节？

说实话，我们清楚感觉到，这一切之中只有悖论。悖论可以被表示吗？

δόξα〔doxa〕就是意见。在所谓——或可以称作——“我的起步时期”，我第一次以《美诺篇》为题作了一场讲演；那里提出，δόξα 是正确意见。

根本不存在任何正确意见，因为悖论存在。

这就是我提出的问题：悖论是否能够被表示，我的意思是，能否被画出来。

说真的之原则，就是否定。

至于我的实践——既然实践确实存在，而且我正在追问它——我会滑入、我必须滑入……

因为事情就是这样该死地构成的……我必须滑入所谓“负性”转移与另一边之间。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称它为负性转移，但事实是，人们就是这样称呼，因为人们清楚感觉到那里有某种东西……至于正性转移是什么，我们始终不知道。我曾试图用“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个名称界定正性转移。

谁“被假定知道”？是分析家。

这是一项“归属”；“被假定”这个词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一项归属不过是一个词：有一个主体，有某种在“下面”的东西，被假定知道。

因此，知识是它的属性。问题只有一个：把知识这一属性赋给任何人，都是不可能的。

在分析中，知道的人是分析者。他铺陈、展开的是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区别只在于，是一个大他者——可是真有大他者吗？——跟随他不得不说的东西，也就是他所知道的东西。

我曾在一张图式中，以一道把大他者划破的横杠标记“大他者”这一观念：$\not{A}$。

这是否意味着，大他者被划破以后，也就被否定了？

严格地说，分析陈述的是：大他者无非就是这份双重性。

“有一”，但没有别的东西。〔$S_1,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S_1, \ldots$，可以任意延续，却绝不会有 S_2〕

我说过，“一”独自同自己对话，因为它以颠倒的形式接收自己的讯息。

知道的是它，而不是那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我还提出过某种通过“普遍项”陈述的东西，并且是为了否定它：我说，“并不存在全体”。

正是在这一点上，女人比男人更是男人。

我说过，她们并非全体。

所以，这些所谓“全体”没有任何共同特征。

然而，它们确实有一项共同特征，而且是唯一的共同特征：我曾称作“一元”的特征。

它们从“一”那里取得支撑。

我刚才再次说“有一”，是为了说：有“一”，除此之外别无所有。

有“一”；但这意味着，终究有情感。

这份情感——按照各种一元性——就是我所谓的支撑；它支撑着某种我必须承认的东西：仇恨，而仇恨同爱具有亲缘关系。

我在……中写下的 la mourre……

我终究必须在这里作结……也就是我在今年标题中写下的：L’insu que sait——知道什么？——de l’Une-bévue。

相关知识卡 Une-bévue：从 Unbewußt 到“一桩—失误”

没有什么比“一桩—失误”（l’Une-bévue）的这一特征更难把握。

我正是用这桩“失误”来翻译 Unbewußt，也就是无意识。

在德语中，它意为“无意识”；但译作“一桩—失误”以后，它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意味着一次碰壁、一次绊倒、一次从一个词滑向另一个词。我们拿错钥匙去开一扇恰恰无法由这把钥匙打开的门时，问题正在于此。

弗洛伊德急忙说，人们曾以为这把钥匙能打开那扇门，只是弄错了。

对于这个意识，“失误”确实是我们唯一还剩下的意义。

意识除了允许一次失误之外，没有其他支撑。

这很令人不安，因为这个意识酷似无意识；而人们所说应当负责的恰恰是无意识——它要为所有这些使我们做梦的失误负责。凭什么名义做梦？

凭我所谓的小对象 a 之名；主体由它而分裂，主体在本质上被划杠，也就是甚至比大他者被划得更深。

这就是我绞尽脑汁之处。

我绞尽脑汁，并且认为，归根结底，精神分析就是“造出真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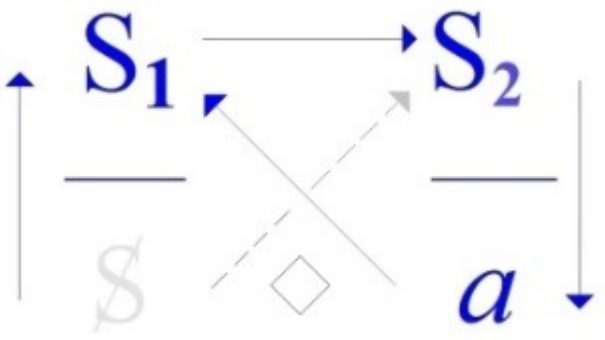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可是，应当如何理解“造出真的”？它是意义的一击（coup de sens），是一种“空白意义”（sens blanc）[注]。

> [注] Sens blanc 字面是“空白的意义”，连读时又贴近 semblant“假象”。拉康随后正把分析家置于“造出真的 / 假象”的位置。中文无法同时保留字面义与近音关系，故保留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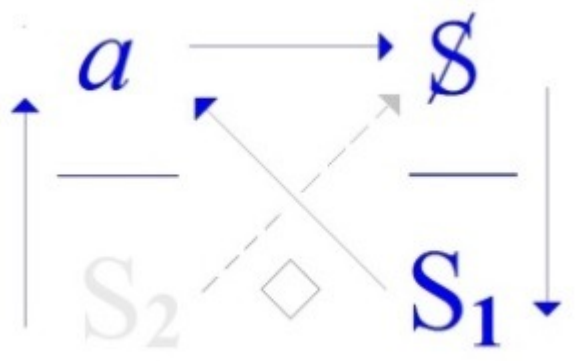
从带下标 2 的 S_2 到它所产生的小对象 a，有我曾标示的全部距离。

当然，分析者会产生分析家；这一点毫无疑问。



正因为如此，我才追问分析家的这一地位究竟如何；在这项地位中，我给“造出真的”、给“假象”〔a〕留下位置。

相关知识卡 Semblant：话语中的假象位置



而且，我认为事情发生在别处。在那里——正如你们上次看到的——最容易的莫过于滑入“失误”，也就是滑入无意识的一项效果。因为那确实是我的无意识的一项效果；你们好心把它视作一次口误，而不是我自己下一次所称的一项严重错误。

这个主体——分裂的主体——会产生什么效果？如果 S_1，也就是带下标 1 的能指，位于我们的四面体中，那么正如我标出的，这个四面体总有一条连接被切断；也就是说，S_1 并不为带下标 2 的 S_2、也就是大他者表征主体。

S_1 与 S_2，恰恰就是我用被划杠的大他者来标示的东西；我又把它本身变成一个能指：$S(\mathcal{A})$。

著名的无意识正是以这种方式呈现。

归根结底，这个无意识不可能被把握。它并不表征……

我刚才谈到悖论可以被表示，也就是能够被画出……无意识没有任何可能的图画。

无意识仅限于一项归属、一种实体，限于某种被假定处在“下面”的东西。

精神分析所陈述的恰恰是：它只是一项——我说“推论”——被假定的推论，仅此而已。

我曾试图通过创造象征界来赋予它身体；而它的命运恰恰是：它无法抵达收信人。

可它为什么仍然能够被陈述出来？

这就是精神分析的核心问题。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我希望八天后还能讲，既然会有一个 5 月 17 日——天知道为什么……

总之，有人告诉我会有一个 5 月 17 日；而我在这里不会有太多应试者，除了你们。我要亲自考察你们，也许还会向你们提问，希望我所说的某些东西能够传过去。

再见！

第12课 · 1977 年 5 月 17 日

好。那么，按照重要性递增的次序来说，我很高兴地发现，我的教学已经传到了《草原回声》！〔笑声〕

我只引其中两行："精神分析并不比这更复杂。总之，这就是拉康的理论。"就是这样！

你们可以在《草原回声》第 30 期读到这段文字；不过，这一期确实有点色情。〔笑声〕

我竟然成功地……

总之，所谓"成功"……我可不是故意的！……我竟然成功地一路推进到色情，这毕竟……这毕竟就是所谓成功！

好。就是这样！我一直仔细收藏《草原回声》，仿佛自己一直只等着这件事；但显然并非如此。

那么，继续按照重要性递增的次序，我还是要提醒你们：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复调话语》（Polylogue）已由瑟伊出版社出版。我很喜欢这部书；它是若干文章的合集。

但这丝毫不减它的价值。既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今天早上特意移步到这里，我很想向她了解，她如何理解这个 Polylogue。

我很希望她告诉我：就我目前读到的部分——也许这个 Polylogue 在我看来……

因为我收到它不久……这个 Polylogue 是否是一种“多重语言学术”（polylinguisterie）？我的意思是，其中的语言学是否以某种方式……

相关知识卡 Linguisterie：精神分析与语言学的边界

就我而言，我认为它就是这样……不只是散布四处，而是极其分散。

她用 Polylogue 想说的就是这个吗？

她上下点头，看起来是在赞同我；不过，如果她还能挤出一点细声把答案喊给我，我也不会不高兴。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这不是语言学，而是另一种东西。它经过语言学，但并不是语言学。

拉康：

是的。唯一麻烦的是，我们从来只能从语言学“经过”。

我的意思是，我们会“经过它 / 死在那里”（on y passe）；而如果我曾提出过某种有效的东西，却无法以它为支点，我会感到遗憾。

说实话，我不知道……曾有人过来拉我的衣袖，告诉我雅各布森希望我参加一场访谈。我很为难，觉得自己完全做不到。

这并不是说……然而，正如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刚才所说，我确实从那里经过。就是这样！

我从那里经过，但没有留在那里。

我仍在追问精神分析以什么方式运作。

它为什么能够维持，为什么能构成一种甚至有时有效的实践？

当然，在这里终究必须经过一系列追问：精神分析是否发生作用……

既然它有时确实发生作用……它是否借所谓“暗示效果”发生作用？

要让暗示效果站得住，就得假定语言……

我又在重复自己了……就得假定语言系于所谓“人”。

从前，我曾对边沁一本谈论“虚构之效用”——虚构的“使用价值”——的书表现出某种偏爱，这并非没有理由。

相关知识卡 边沁《虚构理论》：奥格登编本与拉康的虚构结构

虚构朝向服务；而服务归根结底正是他所辩护的东西。[注]

> [注] 项目底本原先只作 qu’il justifie；现据速记稿与多种通行转录本补回 service 后犹疑的 qui est…，校为 qui est… qu’il justifie。这里很可能是 qui est ce qu’il justifie（“正是他所辩护的东西”）的口语中断，il 回指上文的边沁；若只按底本原句，也可能误读成“服务使虚构正当化”。现译保留较完整异文所支持的方向，并在此说明证据边界。

相关知识卡 边沁《虚构理论》：奥格登编本与拉康的虚构结构

但另一方面，这里有一道裂隙。

说语言系于“人”，就得假定我们很清楚、至少足够清楚“人”是什么。

对于“人”，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他有一种结构；可是，我们并不容易说出这项结构。

精神分析曾就此发出几声啼哭：也就是说，人趋向自己的快乐。这句话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精神分析所谓“快乐”，就是尽可能少受苦、少承受。

这里必须记起我是如何界定“可能”的。它产生一种奇特的翻转效果，因为我说：“可能，就是停止被书写的东西。”

至少，在我谈论可能、偶然、必然与不可能时，我是这样表述它的。那么，如果笨拙而粗暴地把“最少”这个词移过来，就会得到：

“最少停止被书写的东西”。

而事实上，它一刻也没有停止。

正是在这里，我想再次向亲爱的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提一个问题：她把什么称作……

这会迫使她发出比刚才那一点细声更大的声音……她把什么称作“元语”？

如果元语不是翻译，“元语”又是什么意思？

在我看来，一门语言只能在另一门语言中得到谈论——如果我从前所说的“元语言并不存在”成立的话。

元语言有一个胚芽，但我们总会滑脱；理由很简单：在我所知的语言中，只有一系列具身的语言。

人们努力通过书写抵达语言。

而书写只有在数学中才会产生某种东西，也就是在形式逻辑运作之处。它主要通过抽取若干被界定为公理的东西来运作；而人们只是粗暴地抽取这些“字母”，因为它们确实是字母。

这丝毫不能成为一个理由，使人相信精神分析会通向“撰写自己的回忆录”。

恰恰因为并不存在一场精神分析的记忆，我才如此为难。

没有记忆，并不意味着这件事不牵涉记忆。

可是，“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是另一回事。

这里的一切都建立在一个隐喻上：人们想象记忆是某种可以留下印痕的东西；但没有任何事情表明，这个隐喻有效。

在他的《草案》（Entwurf）中，弗洛伊德非常确切地阐述了留在记忆中之物的印痕。

我们知道动物会记得东西，但这不足以成为一个理由，使人也是如此。

无论如何，我所陈述的是：发明一个能指，是不同于记忆的事情。

并不是儿童发明了这个能指；他接收了它。

而这恰恰值得我们再多做一些。

我们为什么不发明一个新的能指？

相关知识卡 解释的效应：从意指到无意义的能指核心

我们的能指总是接收而来的。

例如，一个像实在界一样没有任何意义的能指……

相关知识卡 解释的效应：从意指到无意义的能指核心

谁也不知道；那也许会有成效。

那也许会有成效，至少可能成为一种使人惊愕的手段。

这并不是说，人们没有尝试。

机智语甚至正在于此：它把一个词用于不同于其原定用途的地方。

以 famillionnaire 为例，人们把这个词稍稍揉皱了；不过，它的操作效果恰恰处在这份揉皱之中。

相关知识卡 解释的效应：从意指到无意义的能指核心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上，我曾冒险朝元语的方向进行操作……

也就是我刚才拿来询问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元语……这里所说的元语，在于把 Unbewußt 翻译成“一桩—失误”（une-bévue）。

相关知识卡 Une-bévue：从 Unbewußt 到“一桩—失误”

它们的意义完全不同；但有一个事实：人一入睡，就会大把大把地“一桩—失误”（une-bévue）起来，而且不会有任何不便——梦游的情况除外。梦游确有一项不便：如果在人梦游时把他唤醒，他当时又正走在屋顶上，就可能突然感到眩晕。

相关知识卡 Une-bévue：从 Unbewußt 到“一桩—失误”

不过，说实话，无意识这种心智疾病并不会醒来。

弗洛伊德所陈述的，以及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存在醒来。

科学在这里也只能被间接唤起：它是一种醒来，却是一种困难而可疑的醒来。

只有当呈现并再现出来的东西——我已经说过——没有任何意义时，才能确定人是醒着的。

可是，迄今为止作为科学得到陈述的一切，都悬系于上帝的观念。

科学与宗教相处得非常好。

这是一场“神—读 / 谵妄”（Dieu-lire）！

但这并不能预示任何醒来。

幸好，这里有一个洞。

社会性谵妄与上帝观念之间，没有共同尺度。

主体把自己当作上帝，却无力说明为何会产生能指——带下标 1 的能指 S_1；他更无力说明，为何这个 S_1 会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他，以及为何一切意义效果都经由这里发生——而这些效果又立刻堵塞，陷入死路。就是这样！

“人”的伎俩，就是用诗把这一切塞满——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诗是意义效果，也同样是“洞的效果”。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我曾告诉你们，唯有诗使解释成为可能；而我的技术如今恰恰无法再让解释站得住：我还不够“噗哇特”（pouate），我“还不够噗哇特”（pouate assez）。[注]

> [注] pouate 是拉康对 poète（诗人）的变音；pouate assez 又与 pas poète assez（不够诗人）形成语音叠合。后文据此把亲属关系从家庭移向同一位 pouate 的“亲缘”。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这是为了引出一个引发诸多问题的东西：神经症的定义。

终究必须讲点道理，并注意到：神经症系于社会关系。

人们稍稍撼动神经症，却完全不能确定这样就治好了它。

例如，强迫性神经症就是意识的原则。

而且，还有一些古怪的东西。

有一个名叫克莱朗博的人，有一天注意到……

相关知识卡 精神自动症与思想回声：克莱朗博术语及拉康的重读

天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的……某处存在“精神自动症”。

没有什么比精神自动症更加自然。

有一些声音……

这些声音从哪里来？它们必然来自主体自己……有声音说："她正在擦自己的屁股。"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嘲弄……

因为据说这里存在嘲弄……竟没有更经常地发生。

最近，我在所谓"病人展示"中见到……

假如他们真是病人的话……我见到一个日本人，他有某种自己称作"思想回声"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精神自动症与思想回声：克莱朗博术语及拉康的重读

如果克莱朗博没有把它标出来，"思想回声"会是什么？

他把它叫作"蛇行过程"！

甚至不能确定，在那个被假定为语言中枢的地方，真有一种蛇行的过程。

无论如何，我曾说，这个日本人对元语有极其强烈的兴趣；也就是说，他从学习英语、随后又学习法语中获得享乐。

滑动是否正发生在那里？

他之所以滑入精神自动症，是因为在所有这些元语中……

而他碰巧又能相当自如地使用它们……他无法重新认出自己身在何处。

我的建议是，应当允许他拥有一些空间，不要仅仅停在克莱朗博有一天发明的、名叫“精神自动症”的东西上。

相关知识卡 精神自动症与思想回声：克莱朗博术语及拉康的重读

精神自动症是正常的。

相关知识卡 精神自动症与思想回声：克莱朗博术语及拉康的重读

我自己没有精神自动症，碰巧只是一个偶然。

不过，的确有一种东西可以称作坏习惯。

如果人开始对自己说一些东西……

正如那位日本人一字一句所说……如果人开始对自己说一些东西，它为什么不会滑向精神自动症？因为毕竟完全可以肯定……

正如埃德加·莫兰在最近出版、追问《自然之自然》的书中所说……十分清楚，自然并没有那么自然。这甚至正是通常所谓文化的那种“腐败”之所在；正如我顺带向你们指出的，文化这锅培养液沸腾着。

由社会关系塑造出来的各种“类型”，由文字游戏构成。

不知道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把“癔症”归到女人身上：这是围绕 ὕστερον〔hysteron〕所作的文字游戏。[注1]

> [注1] 参见亚里士多德《动物志》第四卷。

关于亲属关系，我曾向你们指出过某件事：《亲属关系问题》是一本由尼达姆——罗德尼・尼达姆——开路的书；而他并不是“正确的”那位尼达姆……

相关知识卡 罗德尼・尼达姆《亲属关系问题》：亲属范畴与 lalangue

- 为什么一切都被最平板的亲属关系吞没？
- 为什么那些来到精神分析中同我们谈话的人，只向我们谈这些？
- 为什么不说，我们完全可以同一位“噗哇特”（pouate）有亲缘关系，例如……

按照我刚才表述的意义：“还不够噗哇特”（pas pouate assez）……我们同一位 pouate 有着同样多的亲缘。

- 为什么精神分析把那些逐渐适应它的人引向——它凭什么把他们引向——自己的童年记忆？
- 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转向同一位 pouate 的亲缘关系——诸多 pouate 中的一个，随便哪一个！即使一位 pouate，通常也不过是所谓心智薄弱者；我们看不出 pouate 凭什么例外。

一个新能指，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能指，也许正是它会向我们开启我笨拙地称作“实在界”的东西。[注]

> [注] De mes pas patauds 字面是“以我的笨拙脚步”，修饰拉康自己命名、逼近实在界的方式，并不是说“实在界”本身笨拙。米勒整理本与速记稿都保留了这个插入语。

相关知识卡 罗德尼・尼达姆《亲属关系问题》：亲属范畴与 lalangue ・ 解释的效应：从意指到无意义的能指核心

我们为什么不尝试构造一个能指，使它不同于通常用法，能够产生一项效果？

这一切确实带有极端的性质。

相关知识卡 解释的效应：从意指到无意义的能指核心

如果是精神分析把我引到这里，那终究并非没有作用。

“作用”（portée）意味着“意义”……

它恰好没有别的影响……“作用”意味着“意义”，而我们总是黏在意义上。〔参见《电视》：“……不是去‘理解’，不是扎进意义，而是尽可能贴着它削过去，却不让它变成黏胶……”〕

为什么我们至今还没有把事情推进得足够远，去试验一下：锻造一个“别样”的能指，会产生什么？

相关知识卡 解释的效应：从意指到无意义的能指核心

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如果我为了这个能指再次召集你们，你们会看到告示；那终究会是一个“好兆头”。

既然我只是在相对意义上是心智薄弱者……

我的意思是，我同所有人一样心智薄弱……既然我只是在相对意义上如此，也许会有一小点“亮光”降临到我这里。

课程目录